

二月 ER YUE



主管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主办 二月杂志社
顾问 张克强 薛党鹏 薛锋
石峰虎 胡杰 郑宏宝
何海林 左宏莉
编委 吕铎 罗靓 李亮
尚武 谢小愚

主编 原雪
副主编 樊佳玥
本期编辑 商羽 张颖 姜龙霞
邱海宁 王博涵 雷妮
封皮 樊佳玥
插图 王娟

地址 西安市凤城五路69号
邮编 710018
电话 029-86537079
邮箱 xzeryue@126.com
xzeryue@163.com

目 录

科幻专栏

- 03 太阳 / 符育乔
- 10 伪装文明 / 任真
- 12 噬星者:氦 808/ 刘星宇
- 19 老兵 / 赵学明
- 23 猎户 / 陈梓韵
- 25 仿生 / 孙宇苗
- 26 基因人类 / 孙嘉璐
- 27 拥抱太阳 / 钟领修
- 29 消亡未始 / 陈麓羽
- 32 克隆世界 / 杨宛静
- 33 观星节 / 李欣怿
- 36 溯洄 / 焦若筠
- 38 漩涡 / 于士宸
- 40 文明反噬 / 严毓若童
- 41 以科学之名 / 杨蕊溪

小说园地

- 42 日照狐狸眠冢上 / 史文茜
- 47 城外 / 冯诗彤
- 50 废墟 / 赵谷瑀

诗路繁星

- 51 伤逝 / 麻珂诚
- 53 天问将离(外两首)/ 思铸航

教师作品

- 55 四嘴庙的枪声(连载)/ 赵国团
- 58 洪荒之魇 / 谢小愚
- 60 我当地的同事们 / 王伟杰
- 64 病 / 樊佳玥



太阳

● 高 2023 届创四班 符育乔

苏醒

最后一缕阳光沿着光滑的玻璃幕墙缓缓滑落，炽热的空气出奇的寂静。建峰走下天台，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开始吧，我们别无选择。”

……

“您好，现在是三十一世纪，距离您首次沉睡已经过去 10 个世纪。您的苏醒程序正在运行中，将于约 30 秒后完全恢复您的行动能力。您的所有疾病已经被治愈，您的所有开支将由第一国际负责，欢迎来到未来，请您尽情享受新的生活！”一阵如同百灵鸟般的女声回荡在大厅。

李科手扶着缓缓打开的睡眠仓，将自己的半喇身子探出来，搓了口唾沫，“啊呸，哪里是享受，分明就是拉我们当苦力来了。”李科一个侧翻跳出睡眠仓，随手拿起桌上的饮料一饮而尽。“不过说实在话，有人买单的感觉就是爽。”

此时郭森已然翘着二郎腿躺着仓内，摆弄着手中 5 个世纪前的微电脑，“500 年前就是已经是共产主义社会了，本来你吃喝拉撒睡都不交钱的。”“切，不就比我晚睡 500 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李科小声嘟囔着。

“请各位移步至 F1H1 综合会议室，核对并领取各位的身份证明。”又是一则婉转动听的播报信息。

“这声音怎么听都不像是人发出来的。”孙辰若有所思。“当然喽，你沉睡后不久这些工作就都不用人类代劳了。”郭森已然迈开步子：“先看看这帮孙子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再叙旧也不迟。”

限选

“F1H1 综合会议室到了，请各位旅客移步至同步区域外，本次旅程结束。”

“这次怎么这么多人？”李科眉头一皱，胳膊肘顶了顶郭森，“看来这次的麻烦比较大。”郭森摇了摇头。

转眼移步会场。

“李科，原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物理学家，精通计算机，因参加首批睡眠者计划，28 岁时首次沉睡，现年 29 岁，您的生物识别码已经上传完成，请检查以上信息是否有误。”

“郭森，原第一国际近地区开发组组长，天体物理学家，精通天体分析，因无在世亲人，32 岁时首次沉睡，现年 33 岁，您的生物识别码已经上传完成，请检查以上信息是否有误。”

“孙晨，原麻省理工工程科学院院士，化学系教授，因患有恶性疾病待医，22 岁时首次沉睡，现年 23 岁，您的生物识别码已经上传完成，请检查以上信息是否有误。”

……

会议室隔间内

建峰眉头紧锁，手里把玩着一把不知多少世纪前的打火机，火星时不时掉落在地上，但他仍目不转睛的盯着全息屏幕，叹了口气，转身走向演讲台。

“今天把大家叫醒的目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我们遇到了麻烦，各位都是来自各个时期的最优秀的科学家，术业有专攻，遇到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还得找你们。”建峰顿了顿，会场鸦雀无声，



大家早已习惯。

“我们都知道，自 stark 教授带领我们创建日卫 1 的时候，人类文明的存亡就掌握在太阳手中了——其实一直都是。如今太阳不但为我们提供光和热，还有日卫环给我们带来的——电。你们上次苏醒时就知道的，自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国际建立，化石能源就已经不再广泛使用了，氢和电是当前地球文明运作的血液和骨架。”

“按理说太阳的寿命应是还有 50 亿年左右，此时正值壮年。可是——”

“我想各位看一看日出就明白了。”

会议室四周上下的幕墙突然变得透明——这是最新的相控数位玻璃技术，这间会议室是第一国际在赤道地区最高的一间，景色自然没的说——只见四下都是璀璨的星光，那是由无数相控玻璃外墙组成的星际化都市，霓虹灯铺满了脚下，撒向无尽的天空。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李科才从神游中抽离，只见手指向正东方的郭淼，瞳孔放大，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郭淼。

准确的说，他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太阳——一颗熄灭的太阳。

所有的光亮均来自于他们正前方的全息幕墙——那是位于远端同步轨道的 E5 空间站传来的同步热成像——而屏幕背后的相控玻璃却没有透过一丝光亮，映入眼帘的只有红绿相间的热成像图。

“怎么会这样？黄矮星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啊……”“不可能啊，这不可能……”来自不同世代的杰出科学家们沸腾了起来。

“大家静一静，事情是这样的——”建峰早料到会是这种场面：“事情并不是各位想的那样。”

“我想大家都知道，黄矮星在生命末期会越来越亮、越来越大——不会是现在这样。正如热成像所呈现的那样，太阳中心温度仅有 2002 万摄氏度，和各位预想的一样，太阳离死期还有很远。”

“太阳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盏灯，又像是一个火种。不但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还给予了我们向前发展的动力。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生命的维持者——”“我说直白些，不论是现在，还是从前，或是以后——我们在宇宙中生存的所有能源都来自于太

阳——它的光，和热。”

大家静静的等待建峰说下去，建峰却缓缓背过身去，抬手关闭了全息屏幕，整个大厅再次笼罩在星辉中，来自地面微弱的霓虹灯隔着厚重冰冷的玻璃发出惨淡的光。

“没错，已经日出十分钟了。”

倒计时

DIFI-2 分会议室中传来了嘈杂的讨论声。

“我们需要更多信息！既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太阳怎么会变成黑色的？”

“是啊，这种情况的出现明显是违背科学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站了起来。

“目前以我们现有的观测设备，暂时无法得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建峰双手撑着演讲桌，只露出杂乱的头发面向众人。众人沉默。

“抱歉，我将代表第一国际给予各位 B1 权限——这也是我们目前能申请到的最高权限，各位可以自行前去日卫环或者其他空间站使用相关设备进行检查，一旦有最新情况请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当然，我们的科学家也会和你们进行交接和合作。”建峰敬了个礼，抬手示意中控系统，掏出打火机，走下了讲台。

“我们为各位准备了居所，请各位按照临时身份证明上的指引，回到居所完成相关验证。”

李科抬手，手环投射出的全息屏幕：

特殊等级：

B1（您必须遵守 B 级人员的特殊保密措施，轻触此处了解详情）

您的居所在：

地区：赤道地区，编号：C2D202，等级：A1，轻触此处您可以自由更换同等级居所。

“哎，郭淼、孙晨，咱们三个住隔壁吧？不一定住赤道啊，我们中国上海现在有地球最高的豪华酒店诶。”

“现在全地球都是中国，共产主义早代替资本主义了。”孙晨幽幽道。

“哎，郭淼呢？”

执行者办公室内，一片昏暗，只有一个角落亮着微弱的灯光，建峰正在飞快地编辑着全球广播，全息屏幕的光亮映在建峰的脸上，勾勒出疲惫的轮廓。



“您有访客，B级人员郭森。”中控台指示灯突然亮起。

“把灯开开，进。”

“好的”

“你好，执行者先生，我是郭森。”

“你好，叫我建峰就行，办公室有点乱，将就着坐吧，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提问。”

“建峰同志，请问我们还有多久？”

沉默。

“你已经知道了，是吗？”

“不，我是猜到的，我记得当年接受冷冻协议之前，电能就已经是第一能源了，而且大部分由太阳提供，看来我猜对了。”

建峰眉头紧锁：“由于我们没有考虑到太阳会熄灭，所以一直现在没有合适的载体储存如此巨大的能量，所以大部分电能是由太阳直接提供，并直接使用的。在当前情况下，以现有的氢能，我们最多能坚持3周，为了不引起恐慌和动乱，我们对外宣称还能坚持3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也会通知其他B级人员。”

“为什么不切断一切不必要的能源消耗，我是指拟态系统？”

“我们在今天早上做过预案，模拟民调显示以当前的民智水平，绝大多数公民同意关闭。但是，如果关闭全球拟态光照系统——这意味着全地球的植物将会死亡。出于个人原因，我不同意这样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3周内找到解决方法，那么全人类将会陪葬。”

“可是如果没有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人类也将在3周内灭绝。而目前这是最经济的获取氧气的方法。就算我们征服了宇宙，只要一天呆在地球，我们就离不开大自然的庇护，这也是我要维持地球生态的原因。”

“可……三周……”



“我就说上海现在发展的不错嘛。”李克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摆弄着刚到的家庭VR环境渲染器，注视着—行英文小字：Please do not use this device

while sleeping，“谁会在睡觉的时候玩VR游戏啊。”李科心里默念到。

“我刚才去找执行者了，我们就只剩下3周时间了，第一国际对外宣称还有3年，你还信了？”郭森推门而入。

“别忘了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孙晨无奈的提醒到。

“当然了，但是该玩还得玩的，免得过两天死了就没福享受喽。明天出发去日卫环看看，看看太阳到底怎么了。”

“好，那我先去睡了，明早见。”

房内只剩下李科一人，李科的专业劲又上来了，将中控台面板拆了下来，“呦，现在还在用小爷我千年前提出的东西。”李科一眼就认出来了面板背面的碳芯中控，还有旁边的高频调制解码器，一看就是完美兼容量子通信标配，“现在连酒店都用得起这东西了吗？”李科一边拔跳线一边嘟囔。李科将中控通过FT3.0兼容器连接至微电脑，“我看看这里面都什么东西。”打开TSF调试器，输入tsf devices/++，“嗯？这里面怎么会有光网控件，难道现在酒店中控都可以上网了？”接着李科又用web实现器接通了第一国际的内部网络，正在链接转换调试器的李科突然发现屏幕已经转到了命令提示行。“哎，没问我要管理员权限啊？怎么连上了？”李科迅速往里面随便输入了几个权限申请，却毫无反馈，“输出无效，位置错误？网络位置还是物理位置？算了，看来第一国际的网络加密协议还是不错的嘛。”李科将TSF放至后台，将家庭VR环境渲染器连接至电脑，倒头就睡。

午夜。

李科正在梦境中畅游，突然周围景物迅速变化，转眼间来到了一座雪山下的北欧小镇，李科面前有一座古香古色的木制房屋，他推门走进。VR环境渲染器的指示灯突然亮起，整间房屋的布局发生了变化，是20世纪中期的欧洲风格。

“孩子，过来。”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坐在木椅子上，双手合拢，胳膊支在桌子上。

“你好，请问您是？”

“我是个迷路的老头子。孩子，你能告诉我我现在在哪里吗？”



“应该是在我的梦里吧,我想。”

“哦?有意思。可能这也是我的梦吧。可以讲讲你和你的世界吗?”

“我和我的世界?我叫李科,是个物理学家,我的世界快要破碎了。我们的太阳不发光了。”

“哦?太阳不发光了?太阳系中心的那个?”

“是的”

“不会的,孩子,有我在呢……”

寂静。

转机

“各位乘客,飞船已进入日卫环同步轨道,预计将于1分钟后进入R1-B3-D5-2空间站。注意:近日太阳活动频繁,前方有强太阳风,船体可能会出现大幅颠簸,已关闭D1隔热层,请不要开启外仓。”

“啊呸,自这玩意黑了之后活动怎么突然这么多。”飞船管理员盯着微分扫描仪上的太阳,坐进驾驶位,激活控制台:“这活真难干,自动引导系统离线了,又得手动驾驶……”

R1-B3-D5-2 空间站内:

“你们好,我是该空间站的负责人 Joe,日卫环的介绍位于大厅中央的全息屏幕上,请各位移步观看。”

内容:

我们所在的日卫1属于日卫环第一阶段工程,其生命维持系统系统相对稳定,设备相对完善。日卫计划于25世纪由天体物理学家 Tony Stark 提出并开始建设。日卫环目前拥有3个日卫分环:日卫1、2和3,其中日卫1始建于25世纪末,日卫2、3始建于2个世纪之前,并于1世纪前投入使用,一个日卫

分环设计拥有500个空间站,组成一个庞大的联合系统,集发电、观测、研究、调整为一体,所有设备均由位于R1-F1-A1-1的中控系统控制,该套系统基于Devices OS,并由TFT组织负责人 Steven 负责编写。日卫环的建设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集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一体……

“好了,请各位随我来,观测室位于大厅左手边,控制室位于大厅右手边,休息室位于大厅正前方。我还有工作在身,不能详细向各位介绍空间站的功能,各位可以先在空间站内随便看看。”

“谢谢你,麻烦了。”李科眼睛已然投向控制室,郭淼已经先一步去了观测室。孙晨去休息室注册房间。



观测室

郭淼趴在控制桌上,盯着全息屏,此时的太阳像是一个充满红色裂纹的黑色球体,表面的太阳活动基本已经停止了,只从极个别红色的裂缝中爆发出猛烈的粒子流和太阳风。

郭淼将控制器精度调到10000m,太阳内部各层温度

数据正常的不得了,让郭淼百思不得其解。

叫来孙晨,孙晨用元素分析器仔细检查了太阳内部各个部位的元素分布情况和比例,“奇怪了,74%是氢,26%都是氦,包括氧、碳、氮、铁和其他的重元素质量的少于2%,这比义务教育教科书上都正常!”孙晨用手撑着下巴,“真是怪事!”

孙晨侧着头:“也许是我们的思路方向错了,按理说太阳出问题一般都是从内部分析,但是太阳内部是完全正常的——这说明问题可能仅仅出现在太阳表面。”

“可这怎么可能呢?没理由啊,从天体物理角度看完全不可能,太阳变黑一定是其内部的原因,而



且太阳的大气是无色的,观测什么呢?”郭森皱着眉头,但还是将分析仪调整到太阳表面,精度调到最高:10000m,根本看不出什么异常。

“5800℃、5825℃、5568℃、5789℃、5889℃……都挺正常的啊”,郭森指着屏幕,孙晨探身过来,指着一组数据道:“这组为什么低一点啊?”

“正常现象,这个区域应该是太阳黑子。”

“可这是表面平均温度啊,也就是说整个太阳这层全是黑子?”

“不会,这个温度是每 10000m 平均下来的,而太阳黑子的厚度远小于 10000m——你怀疑太阳被黑子挡住了?”郭森看向孙晨。

“应该不会吧?我不太懂天体物理。”孙晨两手撑开,表示无奈。

郭森沉思片刻,抬手用手环呼叫李科。

“李科,你能把这分析仪精度再调小点吗?”

“小意思,这种量子数据应该是垂直传递的吧?一般为了保证数据精准度,都会取一个平均值,但是在我这里大可不必。”

李科打开控制面板,进入 TSF 模式,进行身份证明授权,调出飞船扫描仪的原始数据,重新编写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处理程序,精度为每 100m,没有可视化接口,就将初始的数据并排显示在屏幕上,每秒刷新一次,调用了一块足足有 1080*20400 的超长屏幕,才将光球层中部所有数据显示出来。

“5779℃、5767℃、5200℃、4712℃、5761℃,等等!我的天那,怎么可能!”郭森大呼。

“怎么了?”二人同问。

“太阳可能真的被黑子包住了!”

阴谋

“什么情况?之前没见过太阳黑子还能把太阳完全包住啊,这科学吗?”

“这完全不科学!太阳表面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产生这么多黑子?黑子产生的磁场强度约在 1000 高斯~4000 高斯之间,但是太阳内部不可能同时提供能够覆盖整个太阳表面的巨大磁场!”

什么意思?难道是有外力?”

郭森沉思片刻:“在目前阶段,非常值得怀疑,就是日卫环所导致的。”

“但不是说日卫环的建设不会影响太阳活动吗?”

“理论上是不会影响,但是——你忘了日卫环还有调节太阳活动的功能了吗?”

几人赶忙打开中控面板,面板调整属性栏显示:正在执行配置 1,(未进行任何更改)。

配置策略:

仅对太阳活动进行相关检测,并记录相关数据,不应用任何更改。

已执行时间:

512 年 256 日 1024 分 32 秒

执行者:

由 Tony Stark 授权并执行

完成时间:

未设定

注释:

由于目前不清楚太阳活动规律,为了不影响太阳的正常活动,调整模式暂时不启用。

大家松了一口气,却又紧张起来:“不是日卫环,那是什么原因?”

郭森和孙晨在一边讨论其他可能,李科却皱起了眉头。

“两位,我怀疑这个数据是被修改过的。我记得 DeviceOS 设置完成时间的机制是:在未经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一旦设置设置完成时间,会单独显示,但如果没设置,则不会单独显示,除非开发者在注释程序中另有说明——但这一般应用在移动可视化终端中,像是各位的手环、飞行器,而像日卫环这种同一程序执行几个世纪的中控系统似乎没必要进行此类说明。”

“你的意思是,有人修改过这数据?”

“当然有可能,10 世纪前 andorid 系统甚至可以修改底层硬件数据而不被所运行的软件察觉。我查询下就知道了。”

李科飞快地在键盘上输入相关指令,但屏幕上回应他的只有“您无此权限”五个冷冰冰的字。



“一个普通界面的属性值而已,虽然我做了逆向工程来查询数据来源,但也不应该没有权限,而且这个拒绝我的许可证竟然来自 A 级人员。”李科嘴角上挑道。

“看来这数据确实是被修改了,有人从中作祟!”

真相

“立刻向第一国际总部汇报此事!”郭森当机立断,立刻抬手激活手环。

“我看不必。”李科伸手阻止。

“修改该权限的人是 A 级人员,级别比我们高,况且我们不知道他修改控制器策略的目的是什么。若是他想要反驳或是杀死我们,足有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可是我们等不了。”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孙晨,你去找 Joe,先不要告诉他这事,了解一下这个‘调节’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还有当初的负责人的底细。”

“郭森,你不是找过建峰吗?你直接把这事向他汇报。”

“可是,如果是……”

“放心,他都实话告诉你地球还有三周了,而且以他的身份,想整死全人类还不简单。”

“好,立刻联系。”

李科继续分析了整个控制面板,发现问题很简单:日卫环此时正在运行的 DeviceOS 系统似乎出现了很多漏洞,某些 A3、A4 级的信息和操作权限,通过稍微复杂的逆向工程就能得到,而当年李科第一次苏醒的时候,就参加了 DeviceOS 系统的开发,他深知通过逆向工程最多也就是了解到对象的来源和属性,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访问权限控制权限,顶多就是给像他一样的技术人员或是警察来查找一些类似‘证据’的没什么价值却又重要的信息。而且由于 DeviceOS 的超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此类安全性的 BUG 一定会越来越少。但是竟然在日卫环这样基础而且事关重大的公共设施内出现了这样的信息安全隐患,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孙晨推门而入:“李科,Joe 说当年建设日卫环的时候为了防止极端太阳活动的出现,就考虑了能简

单控制太阳活动的设备,就是既能控制太阳风,又能控制粒子流的设备——强磁场发生器。”

郭森惊呼:“没想到日卫环还有这东西!怎么就没人怀疑是有人利用日卫环搞的鬼!”

“可能是这东西从来没用过,让人忘了吧。”,李科打圆场。

“对了,建峰同志要亲自找你谈这件事,事不宜迟,咱们迅速回去吧。”

“好。”三人立刻动身。

希望

执行者办公室中控台上的指示灯再次飞快闪烁:“您有三位访客,他们分别是:B 级人员李……”

“赶紧的让进来。”建峰正在房间内焦急地踱步。

“好的。”

“执行者先生,您好,我是李科”

“我是孙晨。”

“好,直接叫建峰就行。赶紧汇报下情况。”

“我们用分析仪勘测了太阳表面……”

“我已经知道了,日卫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用电量就陡增至一倍,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认为日卫环高级管理人员中间出现了叛徒。”

“请继续。”

李科提出了两种猜想:

第一:有 A 级人员利用职位之便,在日卫环刚建成后,其操作系统 DeciceOS 正式开机之前,将病毒打包到 DeciceOS 的系统映像中,随开机启动并且修改相关系统组件,尤其是与调整策略组件相关的内容,然后预留出远程修改的通道,并撤销其他人员查看的权限,接着在 1 年前下达了修改调整策略的指令。可以肯定的是:满足条件的人员肯定经历过至少一次冬眠,不然活不到现在。

第二:由于当初建成日卫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会有相关技术人员会利用自身权限修改系统组件,而旨在为了更方便的调用底层的资源,也将人员等级同级赋予了系统管理员等级。某 A 级人员利用自身权限,创建了与最高管理员权限相同的第二个



管理员账户,就可以直接授权自己更改相关的指令。但此操作也有很大风险,一旦原管理员上线,那么系统将会报警,且操作极为复杂,耗时较长,一旦成功,将极难发现有第二个管理员存在。可以肯定的是:满足条件的人员一定对 DeciceOS 系统了如指掌,且操作熟练。

“建峰同志,如果您信得过我,能将您的 A1-1 级权限许可授权给我,我就可以判断出到底是哪种可能。”

“抱歉,我不能,不是我信不过你,而是一旦你用我的权限进行查询,那么叛徒就知道我已经介入此事了,况且这个权限是第一国际授权给我的,我也无权授权给别人。”

“抱歉,我冒昧了,执行者同志。”

“没关系,我明天便装和你们一起去日卫环,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日卫环 R1-F1-A1-1

“你看:这些本应该是 B 级人员才可以查询的信息,我用 C 级人员的信息登录,做逆向工程,竟然可以获取完整的访问和控制权限!而本身 B 级人员被许可看到的内容,喏,就是这个属性界面的源,做逆向工程竟然访问被拒。按理说可以去储存室找物理储存位置,但是储存室有几千万块磁片,等找到物理储存位置黄花菜都凉了。”

建峰额头微皱,叫来了一名 A4 工程师,以 A4 权限查询,只得到了一些残破的基本信息,不过这对于李科来说已经足够。全息屏上只显示出十几行代码,李科探头:“我看看,这行权限不足,这行……这行有东西!大意是已经成功将控制器策略替换,替换内容不用猜了,肯定是全功率开启强磁场发生器,这行应该是执行者:~Administrator,果然是隐藏管理员!这说明他已经有了最高权限!等等,这行是一个路径? C/deciceos/storage/emulate/~Administrator/~.csx,不会吧,他还调用了个系统外组件,这应该就是 he 之前植入的病毒,两种可能都让他占了!”

“我这就回去查人!”建峰一甩衣袖。

执行者办公室内

4 人围在中控台前,屏幕上赫然是一个符合所有条件的人的照片及详细信息。如同晴天霹雳,这个人类的叛徒竟然是 Tony-Stark 教授的老相识——Steven-Spire 教授,他们是大学同学,一个擅长天体物理,一个擅长计算机。

真相大白,证据充足,当第一国际执法中队冲进 Steven 租住的公寓中搜查时,面对的是已经故去的 Steven 留下的一段全息录像。

“你们好啊,在座的每一位,很高兴你们能看到这段录像,因为你们这时候肯定已经发现了什么。只不过此时我应该已经死了,哈哈。我知道你们想问为什么,我和 Stark 是好兄弟,永远都是!只不过他擅长搞天体,而我擅长搞计算机,这是我们唯一的区别!真搞不明白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嫉妒我们,指责我们,你们凭什么?就因为当初 Stark 提出建设日卫环来发电?就因为损害了你们卖石油赚钱的既得利益?就因为你们将自己的利益建设在全人类利益之上?多么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你们找人砸烂我们的实验室、破坏我们的设备、绑架我们的亲人?悲哀啊,悲哀!如此伟大的工程差点断送在你们手里!只可惜,我们的研究进入了太空,就在太阳旁边!别想阻止我们!那么就由我来编辑操作系统,来维系日卫环的牢不可破的稳定运行!我们以为自己成功了。可惜啊,可惜,杀人诛心啊!2511 年 12 月 31 日,就在日卫环正式上线的前一天,你们竟然……竟然将 Stark 绑架后关在检查飞船里,在一次太阳风暴中化为乌有!而那天本应该坐在操作台上完善程序的人应该是我!应该是我!那天我像个懦夫一样心脏病发作,而 Stark 接替了我的工作!都是因为你们,他本来可以亲眼看到自己耗尽一辈子的心血打造的日卫环,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半夜笑醒在床上的样子。而你们永远无法想象他有多期待这项工程的完工,更无法想象他有多热爱太阳!显然,已经经历了数个世纪,而你们却丝毫不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负责,目前看来,你们已经不再具有使用日卫环的资格了。”

沉默。



“李科,我们号召了当代和前代的所有计算机专



伪装文明

● 高2022届1班任真

车库卷帘门缓缓落下,在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最后一丝阳光被阻隔在外。她坐在还未熄火的车内,看着卷帘门扬起的灰尘,准备收拾东西,“砰”车身一震,她刚拿起的钱包跌落到后排,转身向后座看去,惊恐的发现后座上多了两个不明物体,不,准确的说是两个“人”。她想要呼救,却完全发不出声音,很快,四肢躯干也不受控制,僵在驾驶座上,保持着转身的动作,在确认自己没有受到伤害后,才略微正视面前的两个“人”,他们的眼睛长在人类眼睛和颧骨之间的位置,还有两只在太阳穴的位置,嘴姑且称为嘴,

家,你们可以合作破译日卫环的密码,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好的。我尽力。”

1024zHZ 加密技术是极为罕见的,仅其加密过程就需经历1年时间,而解密过程更是需要耗费数百年时间,其加密算法,复杂程度,即使是量子计算机也无能为力。

李科放弃了,他知道人类将于明天死于这辈子都想不到的死法——黑暗。整个地球和人类文明将死于黑暗之中,在宇宙中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角落。

李科不想睡觉,黑暗的尽头还是黑暗,但他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床上。

VR 环境渲染器的指示灯突然开始闪烁,李科的梦境中出现一位白胡子的老人。

“孩子,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太阳是不会熄灭的。”

“相信太阳的人们心中永远会有光!”

裂为一大片,嘴唇很薄,没有牙齿,五根白色且细长的手指,随意前后弯曲着,惨白的皮肤……

强烈的白光瞬间充斥了她的视线,剧烈的耳鸣随之响起,打断了她的观察,猛烈地震动持续了数十秒,渐渐地,震动减缓了,逐渐可以看清一些事物,耳鸣也缓缓消失。她瘫坐在一张悬浮于空中的椅子上,周围昏暗的光线,勉强能看清一些带有纹路的墙壁。左前方突然亮起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窗户,窗外是大半个地球。

“呜呜呜,我的家人,我的地球……”她还是发不

“我只希望你们不要怪罪于他。”

“我的生日是:2461年12月31日,也是我迷路的那一天。”

李科惊醒。

次日,日卫环 R1-F1-A1-1

“欸,我说李科,你怎么知道的密码?”

“是他亲自告诉我的。”

2512年1月1日,时隔21天05秒,久违的太阳重新从地平线上升起,默默奉献、包容万物的阳光再一次照射在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缓缓上升。

[责编校对 邱海宁]



出声音,手指可以轻微的动弹。

坐着的悬浮椅开始移动,很快便穿过了几道气阀门,来到了一个房间,还有几个“人”也悬浮在空中,在光的照射下,“人”的影子被拉长,她被笼罩在影子里。

一个“人”飘向她,拿着一个黑色立方体,黑色方块儿在空中展开,成为一个没有厚度的面,熟悉的中文响起,黑色平面开始浮现文字:“不要害怕,保持镇定,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沉默)“我们是来自邻近星系的生命,你们的宇宙统计局中登记我们为纤型智慧,我们想请求你帮助我们”。

她张了张嘴,还是没能发出声音,但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她心中所想。继续说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们不能在地球表面停留超过1024秒,否则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他们?”

她停顿片刻,字幕也归于沉寂,过了许久,字幕又开始浮现,“通过上级批准,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实吧!你们所知的地球和它真正的样貌差得很远,据悉,在你的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距今有170万年,之后直到夏商周,这期间的资料基本是空白,地球原本的主人虽然也是人类,但比你们要高级的多,他们的科技实力我们至今也没有探查清楚。你们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是他们特意留下的,方星堆遗址也是他们制造出的假象,至于女娲、夸父等神话,还有上帝等神的形象,则是为了利用宗教信仰阻止探寻人类的始祖。如果定义你们的文明为一级文明,实际上宇宙中你们都不入流,他们就是七级文明,已经可以从地心及整个太阳系中获取资源和能量,他们利用巨大的文明等级差异,从零开始让人类重新进化,并且以你们这种低级文明的表象,来掩饰他们本身。地表上的你们有70亿的人口,而地表之下还生活着近百亿的人类。随着地表科技的逐渐增强,地下文明开始控制人口增长,并将部分居民转移至太空”。

“我明白你的疑惑,宇宙中文明等级最高为十二级,七级的地下人类还不能与之对抗,而更高级的文明不会希望有落后文明快速发展并赶超,地下文明也深谙这个道理,所以隐藏自身,以你们为诱饵和掩护”。

“本来我们也不会将目光聚集在地球上,但你们太落后了,随着一些族人的失踪以及附属星球能源非正常枯竭,我们开始调查,最后线索指向地球,便派出了三支调查分队潜入探查,没想到他们竟那么谨慎,调查分队进入后就全部失联,甚至影像资料都没有任何传输……”

“这就是你们真正的面目,有时挺为你们感到惋惜,努力进化,但终究是一枚棋子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你们将我带来这里又有什么用呢?”空荡的大厅中她的声音显得单薄、怯弱。

监视器后的纤型生物,皱皱眉头,似乎有些不对劲。

“带你来,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眼线,在工作中留意一下有没有不太正常的同类”,纤型生物停顿片刻,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地球的职业是一名医生。”

“那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将消息散播出去”?那生物露出了轻蔑的笑容,“这我们可不担心,人类愚昧无知,你们只会认可自己能理解的事,像我刚才说的一切,其他人类听到只会认为你患有严重的妄想症,不会有人当真的”。

“……呃,行吧,我同意,好奇地问一句,你们是几级文明?”

“我们?是你们难以达到的高度,我们是五级文明,很快就可以掌控我们所在星系的资源,晋升六级文明,到时即使是地下人类,我们也有一战之力……”

百慕达核心区,地下40公里处。

银白色的厅堂内,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类轻轻按下了一个黄色按钮,“39号监听处汇报,天马座α星人,纤型生物,了解我内部资料达5%,超过安全值,申请予以打击。”说完,他又小心地嘟囔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文明,还自称五级,可惜你们知道的有点多。”

1月26日,北京卫视:“近日,‘天眼’发现了天马座中的一颗恒星坍缩,形成了一颗白矮星,据专家介绍,此前并未发现该恒星有衰变的迹象……”

[责编校对 邱海宁]



故事讲到:

光从虚无池里诞生，此后便踏上了一生的漫长旅行。

这将是一次爱与恨的体验，冰与火的角逐，死与生的较量；将是时空中唯一的戏剧，寰宇下无与伦比的悲歌；是用星辰弹拨出的一曲回响在无尽长空的变奏曲，这对于那些听到它的人来说，它从来没有开始，也从来没有结束。

光将饱含着深情的诗写进了曲，让那些听到它的人欣赏。光赞美太初，赞美它的虚无和简洁。光喟叹云雀，喟叹他们生命的短暂和脆弱。

往往，在光还没来得及和它们熟识，它们的生命就不由分说地被夺去了。

光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都命中注定会迅速老去，而自己却是时空中唯一孤独的定点。光无法理解被刻进世界的死亡代码，光不知道究竟是谁将他们刻在那里的，光无法将代码削去，只能默默在万物逝去后的墓碑前久久徘徊。

光将泪水洒在了恒星上，于是恒星熄灭了。

光再也不能忍受蓝鲸的离去所带来的悲情，不能忍受友人一个接一个地不辞而别，不能忍受生命的焰火在轰响之后那折磨般的死寂。

于是光选择自尽。

光欣然哼唱着只属于自己的挽歌，纵身跳下了至黑至暗的洞穴，残影在西下的落日里久久游荡，余音在落寞的风中似有若无地颤抖着，颤抖着，像要挣

扎着告诉人什么，像还活着……

“光死了吗？”

回答他的只是沉默。

霞光垂落，云翳南逝。

霍根的思绪又回到了与祖父相伴的那个夜晚，回到了那布满刮痕的合金翼板上方，视线越过发红的悬崖绝壁，望向远处。

“看，那是什么玩意儿？”

“是星。”

“那你说他死了吗？”

然后是沉默。

“死了。”他终于回答到。

祖父转过头，凝视着自己的后辈，轻哼一声。

然后又是沉默。

HCCT07δ-SR_c

人类殖民邦联 T 总区

07 分区(朝歌控制区)

第四象限-恒星环_建设中

01

“霍根博士，朝歌军委紧急来讯，传唤您立即返回。已为您备好物资，运输艇大约三分钟后到达 T2 航站楼，机坪 AE0201，如果……”

“特么闭嘴！我 27 小时 48 分钟前才到这，说好的

的实验设备呢？啥玩意儿？不给用！说好的近距离观测，完全没有问题，结果？半艘船都舍不得拿出来！这帮奇葩的穿梭机宁可放在机库里吃灰，也不会借给一个可怜的物理人。EI，我早就该明白这帮人没一个好东西……出了问题才想起来……”

“霍根博士，需要查阅原始信件吗？”





“Negative.”

“运输艇已经到达太空港，预计两分钟内停落。请您尽快前往 AE0201 候机厅。离开信号覆盖区后我将进入休眠状态，预祝旅程愉快。”

从居住区里走出，寒气就像朝歌冬日里的寒风般阵阵袭来。不过朝歌的风中还有丝缕烟火味，总有饭香飘在都市的一隅，让一个久别故乡繁忙度日的游子思念起他的母星——红色大地上高耸入云的丘峦、斜向断裂的崖壁，夜晚纤尘不染的天空中悬垂的星河以及约束它们行为的每一个美妙的方程式……

好吧，坦白来讲，他现在真的饿了。真是奇怪了，一旦不工作他就感觉饿得发慌。

但是航站楼里只有机油挥发的气味，像在嗅闻一滩肮脏的血迹，脑袋疼得像是被啄木鸟高强度敲击。

由于恒星环还处于建设期，就自然不会有朝歌那样熙熙攘攘的场面，候机厅里只有他一人。阳光经过外圈反射板透过滤窗洒在石英地板，窗外漆黑的夜空上是流动的群星。古人何必等待千载一遇的流星雨呢？SR 空间站上这样枯燥乏味的场景无时无刻不在上演。

有人拍了拍霍根的肩膀。

“霍博士——氦 808 运输船船长路天策，接到上级指示即刻接您回去。”船长机械式地和霍根握了手，示意他上船。

这是一艘军用运输船，长约一百五十米，宽高各近三十米，从外观上看不到推进器。

“向您致歉，附近的客运机全部被调用，所以能赶来的只剩我一个。”

挺奇怪的，博士不禁心想，前天朝歌还向这一区搬运了不少穿梭机，怎么可能都给运走？燃油难道是白给的吗？当然，这下可是省了不少——真没一个好东西。

“空间驱动？”

“哦是。中部的引擎就占了舰船总长的近三分之一，足足长 50 米的引擎整的这运输船倒像一个金属雪茄。”

“但只是艘运输船而已……为什么？”

“引擎试验，任务需要，别的不必多问。”

霍根摩挲着雪茄形运输船的外壳，那上面有不少刮痕。

“霍博士，我们必须即刻离开！”路船长声音出奇坚定，镜片上映出的蓝光遮住了他的眼神。

“你看我又走神了。就来。”

博士一只手揉着脑后，登船时差点摔了一跤。他本想在路天策转身时说句话缓解一下尴尬气氛，结果不知怎么，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拆解后的单词：我，不好，关系，没有。

02

前舱，这是控制室。

机组人员坐在环形操控台前。路天策大步走到前面的空地立定，双臂一挥，在半空中调出全息屏。

“设定航线，返回朝歌。”

“霍博士，请您跟我来。”

一名中尉将他引到其他船员坐处。

“嗨！叫我敖翔。”一个小个子船员从后排溜到前排，坐到他旁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全区最牛逼的飞行员！”

“吹牛逼的飞行员。”一个夹带着南方口音的声音从后座传来，随即一阵哄笑。

“去你的！”

等到骚动止住了，小个子又低声说：“知道么，咱氦 808 是唯一装配空间引擎的运输船，咱这后面护送的是六万立方的金属氢……”

有人轻咳了一声。

“哦，对了，朝歌要你要的这么急，什么情况你知道不？”

“尼采知道。”博士恶狠狠撇了句。

“那行，不问你了。不过我听说啊，最近朝歌和 Astra 给……”

“敖翔给我回去！”前座呵止了他。

机身一阵轻微震颤后又恢复了平静。霍根解开安全带，小心翼翼地站起身走到 8 排座位的侧面，前排的人迅速向他瞥了一眼，竟没吭声。

他按下通往指挥室门上的开关，气压门缩进了墙体。



“Z01 检查,正常。”

“F02 信号,正常。”

“SR 航站准许离开,外阀已经开启,准备进入预定轨道。”

路天策面前是氦 808 运输船驶离恒星环港口的实时画面,空中全息屏上闪烁着飞船的各项数据。

指挥室的天花板,上面是星图的二维投影,从中间一条白色的弧线可以看出他们这次要经过 Astra 和朝歌的边界区。霍根注意到路船长见到他时就异常紧张,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拉着上万立方的金属氦路过争议区可不是开个玩笑。

“霍博士,星图可不怎么好看。”

他低头看到了先前那个中尉。

“我出来转转。”

他正要打道回府,中尉紧抓住了他的手臂。

“和我来吧,我正要检查引擎。”

霍根随中尉从穹室侧门进入狭窄的甬道,几步之遥,已在圆形的气压门前。

红光之下,“机密重地”的字样是飘于面前的幽魂。

“到了。”

霍根突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他曾经到过这里。

然而没有。这不可能。不可能。

那种异样的感觉忽然变得更加清晰,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大脑过了电一般在颤抖——每一个没能转成语言的思想 and 每一个不能变成语言的思想都在他大脑里纠结着,时间的观念模糊了,空间的观念模糊了,他的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疯狂的在他耳边低语——你来过,你来过,你来过,你来过,哈哈哈哈哈,你来过,你来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来过。”霍根说。

声音回响在冰凉的墙壁之间。他并不是在寻求中尉的认同,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是说给空气听的,如果有谁在空气里的话。

然而两秒钟后他就后悔了,刹那间的感受终究在霍根博士的严密逻辑中摧毁,只剩下唯一符合事理的结论:是错觉。

“嗯?你刚说什么了?”

03

他想起来了。

回忆,博士自己的回忆。

它们就像梦一样,在大脑深处翩翩起舞。逝去的时光扭曲了事实的真相,所以支离破损的片段通过凭空的臆想重构成了不太完整的记忆。记忆会磨损,记忆会消退,就像在落日余辉里用沙精心堆起的城堡也不过是另一个落日的余辉里的一堆散沙。

梦幻般的现实世界被另一个梦幻般的虚拟代替,前者是过眼烟云,后者是时空残影,这种极大的不真实性在博士看来恰恰自证了现实的脆弱,至少,是我们眼中的现实的脆弱。

因此他只会将这些片段看成不真的梦,因为梦恰恰具有这类特点。

这些梦,全部发生在同一颗行星的领空。

在他每一次看到的片段里,尽管他每次所在的位置不同,他都在这颗行星的外层空间。十二个片段都极短暂,十二个片段都像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它们杂乱无章地出现,然后在他的记忆里打上印记,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那就像是闪电的视觉暂留。

片段一:紫色的发光液体在真空中缓缓溢散,星舰残骸在巨大的引力下折断。

片段二:一颗庞大的金属球体向行星地表下坠,大气层翻滚着热浪向远处推开。

片段三:他好像是在一艘星舰的外平台上,数以千计的氢导弹拖着耀眼的白光从他耳边飞过,不知道去哪里了。

片段四:还是残骸。有什么挡住了太阳,黑暗里看不清。

片段五:一颗体积庞大的近地卫星掠过面前。它好像是金属。

片段六:有东西从他腹部穿过,不适感持续了三秒钟他就从中醒了过来。

片段七:金属卫星的表面被撕开一道裂口,喷射出类似岩浆的物质。

片段八:大约 15 艘逃生艇在两颗金属球体间飞行,出奇的缓慢。



片段九：黑，除了黑，空无一物。

片段十：没有看到什么，但他似乎听到有人哭号。

片段十一：星舰主引擎闪爆，无法睁眼。

片段十二：一颗完整的金属球体在行星同步轨道上平稳运行，外壳表面覆盖着一层红色的幽光。

博士清楚记得最后一个梦境里的自己——他盯着幽光球体，球体也盯着他。视线无法找到焦点，他像在凝视一张五官全无的面孔。在它面前，你是一个需要被检测系统处理的黑点；在你面前，它是一幢无法凿穿的墙。赞美不及，就已经跪倒在地。

“聲紋識別。”

“River Esther Mason.”

“身份确认。你好，中尉。”

然而在博士的梦里挥之不去的是面对幽光球体时那吃力绝望的身心俱疲之感，他看到隐匿在金属壁障之后的一只眼睛，那是他自己的眼睛。无神的双眼下是木然的微笑。

“ATTENTION GATE OPENING ATTENTION.”

“PRESSURE STABLE.”

令人炫目的蓝光从缓缓滑开的气压门缝里射出又在两人身后拉下狭长的影子。

紧接着那抹映射在光洁的金属表面的微笑扭曲变形，球体的外形在灿阳的光照中融化，伴随着粼粼波光里那闪动着的诡异身影的是骇人的笑声和回响在耳畔的歌谣：

……

Wallirivax

你是梦的国度

梦在黑暗的星空里

飞旋着舞步

Wallirivax

你是命运女神的泪珠

泪眼在寂静的墓地

逐渐干枯

……

04

“霍博士，抱歉，气压门的声音太大，你刚才说什

么了？”她用双手轻触门边的金属抛面，掏出环扣夹住了头发。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进去吧。”博士照着中尉的样子在抛面上按了一秒钟随机松手，正要走进密闭门却被 River 挡住了。

“停。温馨提示。你有过太空漫步的经验吗？”

“平子 1 号天文台，很早以前了。为什么问这？”

“那你可得小心了。因为需要尽量降低电磁干扰，到了里面你的磁化靴就会关闭，另外……”她笑了笑。

“你得做好发疯的准备。哈哈，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说不定我们以后会经常见……”

“WARNING.WARNING.您已進入無線信號屏蔽區。”

“墙壁上有扶杆。”

“然后向你的右侧移动，动作要慢。”

“到绿线标识的区域停下。应该马上就要启动。”

博士看到背后密封门正在旋转，越来越快，紧接着一股力将他轻压在墙壁上。

“人工模拟重力。等效加速度只有 0.75g。空间引擎 A 室半径 10 米，磁悬浮加速器会将内舱转速维持在每分 8 转，如果你一直盯着门看绝对会晕。”

“这是必要的吗，我是说人工重力？”霍根博士抬头望向另一侧的 River 中尉，她也抬头向他笑了笑。

“不。”

磁悬浮加速器的声音减弱了。看来已经加速到了 0.75g。

霍根松开抓住扶栏的手，沿着中轴面向头顶 River 所在的位置走去。

“安纳多的遗言里说，让朝歌给引擎室装上磁悬浮加速器来制造人造重力。你也知道最后他疯了，到处发表一些完全不合逻辑的奇妙东西，当时几乎没人搭理他。不过呢，他们还是给他装上了，”

“‘他们’？”

“科学部。”

“所以这只是个纪念了，对 Anardo？”

她的动作似乎停了一步。“是。”River 中尉依然忙碌在操作台上。

“一切运作正常。”她说。呆立了两秒，她将目光



投向了球形穹室中央的复杂装置。

“怎么了？”

“也许有点太正常，这时候往往会出点小毛病，不过没什么。那什么，你了解这机器怎么工作的吗？”

“不清楚。只知道它的理论研究是安纳多和他爱人完成的，都是机密。听说是通过激发空间的某种结构形成短程虫洞，或者叫做爱因斯坦-罗森桥，然后让飞船在里面不断加速实现跳跃空间。当然还有人把它比作超流体时空中的水泵，推动……”

“全体注意！全体 27 名机组人员注意！预定航线发生偏移，预定航线发生未知偏移！星线系统失灵，将转手动操控。重复，预定……紧急通知！有舰靠近！无法识别。启动第 51 号预案！”

River 的表情由错愕变成了惊恐。

“他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不知道……”

气压门和内密封门同时关闭。

“门！”

霍根一脸茫然。

“快去门那里！引擎就要启动了！”

话音刚落，霍根脚下的内舱壁就向两边拉开，灯光在闪烁两下之后完全关闭，伴随着刺耳的蜂鸣“安纳多阿尔法”全功率运作。球体舱此时从中打开 2 米距离，一束白色的光束从“安纳多阿尔法”射向了空间引擎 B 室。

“抓住！”

亲吻死去的云鲸，
为它们，送上好梦。
睡啊，孩子，睡啊，
趁日光，还未落幕……

05

重要的，不是霍根博士看到了什么，而是他应当看到什么。

所以当他近乎发疯一样对着玻璃窗大吼时，观察室那一侧的两名心理咨询师和他们背后的三名军人的表情一样凝重。他们五人正在低声交谈，时不时还朝着霍根的方向瞄几眼，似乎在确认一个炸弹有没有出现引爆迹象。没有，显然还没有。

博士这一边是严实密闭的隔音舱，灰黑布满锥凹结构的墙体，以及一张三米宽的大床——绝不是行军床。他看得到玻璃窗外那边有几个人，那在暗淡的灯光下的面孔模糊不清，而他自己的模样却在如此的光下反射得异常清晰。那是一张憔悴枯槁的脸，那是一双散发着极致恐惧的眼睛，那是一具只有肉和骨而没有灵魂的躯干。

错了，错了，全错了！

他的脑中嗡的一声长鸣，一阵钻心的疼痛感将他摺在了床上。博士双手在无意义地痉挛，剧烈的恐惧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幻境——熔化的金属球体又一次挡在他面前，蓝红白光交揉出诡秘的色彩，星舰的残影在他眼角闪烁，空间发动机的蜂鸣声在为神秘的歌谣伴奏……

问题是，博士想到，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首歌谣。

砰的一声，密闭门开了。

霍根还躺着。他才注意到自己并没有飘起来，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在某颗殖民邦联的住人行星上。

来人的脚步声很轻。

又一次涌来的恐惧感敲醒了他昏厥前最后一个记忆：River 中尉快速转过身张开手臂将他与引擎 B 室射出的强光隔开，紧接着一切都似在他的面前缓慢融化——钛合金内舱、手握的扶杆和密闭门和 River 那令人琢磨不透的眼神——无一不熔在粼粼的波光中。

“霍博士。”

他没有抬头。

“霍博士。”

是同一个人，他听得出来，还有些耳熟。

“我是氦 808 运输船船长敖翔。”

他用胳膊肘支起上身。敖搬来个椅子坐在旁边，一个心理咨询师坐在了隔音室的一扇全息窗前，另一个则和两名军人并排站进密闭门右侧的阴影里。

“上级认为应该找个和你面熟的人。”

“了解。”

他觉着说话稍有吃力。

“那是朝歌科学部委派的心理医生，你看如果你愿意——”



全息窗上的海滩和夕阳消失了，代之以朝歌的实时鸟瞰图。

“不……需要。”

“那就好！还害怕你不答应呢，整得我这跑——”

“不需要！”

“啊哈？那得，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事儿我一人就搞定。行，你先休——”

“我要出去。”

“出去？出哪儿？嗨您——行行行，”敖翔向门口的两名军人点了点头，“那我陪您去外层平台。给上级汇报一下。”最后一句是给那两个军人说的。

“氦 808 在卸货。我们在朝歌一号星舰。”

06

七个月零四天，每分每秒都是煎熬。

从生死的边缘被拯救回来时，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死去。和安纳多一样，他患上了“现实恐惧症”。

那是天旋地转的日子，那是天昏地暗的日子。目光接触的一切无不张着血盆大口展示着尖利的獠牙，啃噬着你的灵魂摧残着你的意志。喧闹让人孤独，真空却挤压四壁。蓦然回首，你或许看到的不是上元佳节那个灯火阑珊处亭亭玉立的女子，而是似曾相识却无法再理解的物体。

“告诉我，博士，这是什么？”

“一杯……”

“一杯，什么？”

“蓝色……”

“你说什么？”

“啊！放我出去！它来了，它来了！”

血迹，柠檬汁，玻璃渣……

窗那边的他摘下眼镜，默默摇头。光线很暗，他知道不会被看见。

21 次催眠治疗，150 个小时的心理疏导，一天两次注射神经系统舒缓剂来遏制他陷入精神崩溃。博士尝试将自己混乱不堪的记忆理清，然后一五一十地告诉分析师。他们将他的叙述和氦 808 运输船上其他船员的说法比照，不断引导他恢复昏迷之前的

记忆。

他们成功了，但只是一部分。

原本在十天以前霍根博士已经被确认基本恢复正常。显然空间引擎的射线扰乱了他的高级认知，让他将“安纳多阿尔法”的球形引擎舱、布满刮痕的老式穿梭机、氦 808 运输船和儿时看过的古代星战影片混淆在了一起。至于那首奇怪的歌谣，精神分析师认为，那不过是他很早之前在哪里偶然听到的罢了。瞬时记忆通常来讲不会停留多长时间，但并非全然消失，在适当的刺激下仍可能恢复，而死亡恰巧可以是那彥人歌词的良好勾引剂。

诊断结果：可以出院。出院后跟进观察。

然而就在出院前的那个夜晚，博士从睡梦中惊醒，缩在床上不断地喊着一个词：

“River, River, River, River, RIVER...”

他在梦境里想起一个人，River Mason。

然而运输船上的所有船员包括前任船长路天策都不认识这个人。

根据博士提供的信息，军方查阅资料显示此人从来没有参军，事实上，她在出生后才被诊断出具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在 14 岁时因早衰症而离世。

监控记录上显示，当时是博士独自一人走到引擎舱，打开了气压门，在 A 室里观察了不到一分钟突发状况，空间引擎启动，密闭门锁死，再后来他就陷入了昏厥。气压门没有锁，引擎 A 室当然也没有人造重力。“安纳多阿尔法”只由一根中轴柱固定在不可旋转的球形屏蔽舱中央。

然而霍根的记忆却告诉他这与现实截然相反。

“她是你构造出来的一个心灵寄托。你知道的，很多人都无法相信他们能在灾难后幸存，一些人，如你，心灵难以承受，大脑强行解释。”他们说。

“她实际上，不存在。”

他们还说。

霍根博士每天都在盯着那页军方给他的资料：River E.Mason, Astra 移民，死亡年龄 14 岁，父系前朝歌军事战略科技研究院创始人……

10 多天之后，他终于被允许出院观察。

博士和敖翔穿着宇航服站在朝歌一号星舰的外平台。



敖翔将一只手臂搭在霍根的肩上：“半年，可以发生很多事儿。”

瞭望远处，数以千计的穿梭机在星舰的周围活动着，来去匆匆，像流走的星辰。

银河的旋臂正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缓缓旋转，时光在老式穿梭机的外壳上刻下了又一道刮痕……

07

“就这样结束了？”一个黑影问。

没有回答。

他的眼神迅速掠过在座的人，镜片边沿闪过冰冷的蓝光。

漆黑的一隅传来了哧的一声，然后一个光点开始在黑暗中抖动，红光映亮了那人吐出的烟雾。

“Z6106次调整被人察觉。Mason已经暴露，她必须被删除。”

“嗯……”人们表示赞同。

“我要的是一干二净，监控录像，记录档案，包括人类记忆。从现在开始，River Mason这个人从一不—存—在一！”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坐在角落里的人呢喃着。

“可是A.M.怎么办？如果没了她？”有人质疑。

“上帝之手。”角落里的那人说，“The Hand of God.”

“嗯……”人们表示赞同。

“19号？”刚才那人又问。

“没关系。他在计划之内。”他打断，“再者，他通过了梦境测试。”

“临界。你该清楚。”角落里的那人提醒。

所有人陷入沉思。

“框架搭好了。”一人说，“五年。”

“十三个牺牲品。”有人低语道，“我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等到狭小的房间再度陷入黑暗后的第三分钟，你才嗅道血肉烤熟的味道——一种经过等离子枪烹饪后的奇特的香味。

“32个记忆体，这真的是框架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了。梦境测试的文件通过脑机已经下载给了这32

个个体，他们即将明白自己不可不扛负的职责。”

他低下了头。

他们真的会明白吗？

“关于未来，或许无知才是最强大的武器。”他透过舷窗望向窗外。那里是星舰的巨大轮轴，其间川流不息的是千形万状的航天载具，“在凝望着它的整个内部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生物体，而一个个体，就是一个细胞：从来没有人指出你的身体里哪几个细胞至关重要。”

“切断通讯。”他朝着墙壁说。

舱室里光线亮了一些。

“天策，你错了。”那人熄灭了烟头，缓步向他走来，“恐惧，恐惧才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

那人的身影闪了几下后被切断。

昏暗的逃生艇里只剩下了路天策一人，以及三步之遥的一团灰烬。

08

霍根在逃生艇上，敖翔和驾驶机器人FY04在驾驶舱里。

他向舷窗外望去。朝歌号星舰的灯光开始无规律闪烁，一个圆形的黑影遮住了太阳，然后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就这样凭空出现。

“它们来了。”敖说。

四颗金属球体凭借引力将星舰锁死在正四面体的空间内。星舰还在拼命挣扎，缓缓向行星上空移动。

逃生艇已经飞远。

“结束了。”博士将目光移开。他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十二个片段里的故事即将在他们眼前化为现实，就像预言家的话语被一一印证。

“你们早就知道了。”

“我们早就知道了。这是计算机算出来的最大概率的结果。接下来他们将要用金属氢攻击，再然后，你造的唯一一粒反物质子将会击中其中一颗噬星体。”

“噬星体……噬星体……噬星体……”博士自语。

金属氢攻击，毫无效果。



老兵

● 高 2023 届创四班 赵学明

黑暗,黑暗,更多的黑暗,似是一瞬间,又似是数年。终于有了一丝光亮,意识重归躯体,立刻便是刺骨的寒冷,下意识地紧绷肌肉,于黑暗中猛然张开双眼。“编号 RF-B627,苏醒程序已执行,欢迎来到未来,约翰·普莱斯上尉。”

战争未变

天山空军基地,普莱斯咬着一支雪茄,摆弄着手中科技感十足的打火机,扔在一旁的雪茄盒中,仅剩下——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后的——两根雪茄。冬眠前衣袋里的雪茄竟然真的留下来了,这是普莱斯没想到的,可惜没有配套的打火机,普莱斯只能用这个时代的打火机,与古代的雪茄格格不入。

“编号 RF-R941,维克多·雷泽诺夫中士,遗言记录已完毕,祝您好运。”伴随着一道合成电子音,隔间中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壮得像头熊”这是普莱

斯当初第一次见到这位来自北方极寒之地,操着一口卷舌音,对烈酒、火与红色充满热情的男人的第一印象。“哟,普莱斯,可算是舍得抽这玩意了,三个月的恢复训练,我可没少见你咬着一根,想抽不抽的。”雷泽诺夫坐到普莱斯旁,拿起一根雪茄闻了闻,摇摇头,又放了回去,“资本主义的东西……”普莱斯拿过雪茄盒,连打火机一同收入衣袋里,在雪茄的袅袅青烟中沉默着,陷入了回忆中。

“编号 P-C117427,中士李华报道。”准备室门口走进一个身材“细长”的年轻人,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清秀脸庞。“队伍集结完毕,临时特战队成立,编号 141,任务简报已发送至个人终端。”机械合成音适时响起。“好啦,新兵蛋子,去录遗言吧,让你见识见识战争。”雷泽诺夫带着大嗓门一招手“我不是什么新兵,战争我也早见识过了,”李华似乎有些不满

中轴折断。

反物质子上膛。

维生系统崩溃。

反物质子发射,击中。

一颗噬星体下坠大气层。

主引擎闪爆。

后来弹射的逃生艇无一幸免。

09

十九艘逃生艇贴近氦 808。

“呼叫氦 808,这里是柯秋莎 11。”

“氦 808,氦 808,这里是盖尔 X7。”

“呼叫……”

“首长,请指示。”敖对着呼叫说。

那一头传来路天策的声音:“所有逃生艇请注意,所有逃生艇请注意,请排列到运输艇四周 3~5 米的距离范围内,空间引擎即将启动,重复,空间引擎即将启动。”

有人说那个故事是这样结束的:

光拼死拼活才从深渊里爬出来,遍体鳞伤地走到了万物的墓碑前。

光在死亡二字的后边用指甲划出一道细长的白线。

那一条线流淌着光的血。

当然,这很可能仅仅是个玩笑话的续写。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意,“前辈们倒是要好好学学新时代的战

“不,战争从未改变。”

增援未来(Reinforce the Future)计划最早由华夏高级军官章北海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提出,旨在担心未来军队内军心不稳,利用冬眠技术将部分优秀军官送至未来,以他们的忠诚感染未来军队,得以维持军队稳固.....后演变为为了在未来科技中以传统武器和战术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被

——黄子墨《近代大事簿》

暴风雨前

“EMP 还有三分
钟发射,前面就是
任务目标了,
防空火力
很强,但
马上就是废
铁了。”特制的轻
型无人机上,141 特
战队的三人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无人机马上转入纯滑翔模式,所有的电器都会失效,祝你们好运,over。”普莱斯抚摸着手上的枪械,如此熟悉,在几十年后,他依然要用这传统的武器执行任务。李华很是郁闷,即使是用现代材料改进过,这古老的枪械的重量依旧让他很不舒服,射击时巨大的后座力更是让他有了摔枪不干的念头,但是抬头看看普莱斯和雷泽诺夫,他们甚至要在枪上加一些配重,以找回熟悉的感觉,几十年前的人都是怪物么。“其实我更想要波波沙的,但是他们说这枪是当前最优化的.....”普莱斯沉默着,其实他也很想要一把 M1911,但是它已经和普莱斯的老战友一起埋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灯全灭了,无人机无声地滑翔着,远处的天边突

然亮起了一颗星星,如此明亮。“哈哈,果然还是大伊万好用。”“好了,任务开始。”普莱斯向舱外纵身一跃,李华和雷泽诺夫紧随其后,伴着黎明的微光,三顶降落伞缓缓向着下方大片的军事设施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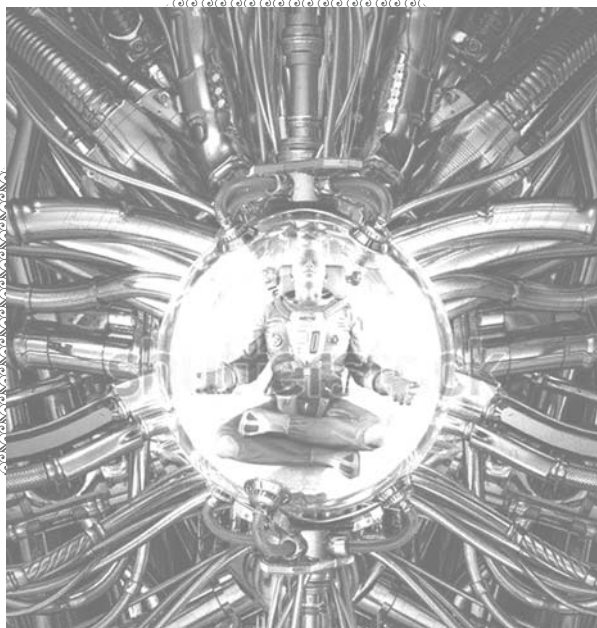
2064 年,人类迈入了星际时代.....军火商勒特希发现了其中的机会,在通讯尚不发达的火星基地扎下了根,十余年的发展,火星已经被完全渗透.....掌握着各种包括泰坦在内的核心科技的勒特希,终于发动了战争,24 小时便彻底占领火星,并封锁了地球与火星间的航线.....莫斯科会议后,地球抗

了第四次世界大战胶着的战局.....火星军在断网行动中至少失去了六成在地球的基地。

——乔尔·米勒《永不停息的战争》

弹无虚发

两声隐秘的
枪响,放
倒了两个
挡在路上的巡
逻兵,在自走机器
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少量的巡逻兵完全没有威胁,尤其是在他们手中的电磁武器已然报废的情况下。李华明白了为什么雷泽诺夫会让他见识见识战争了,电磁武器的高温会让被击中的敌军连流血的机会都没有,他何曾见过这样血流满地甚至残肢横飞的场面。但普莱斯十分淡定,雷泽诺夫甚至带着笑容,这让李华更加肯定了“几十年前的人都是怪物”这个念头。值班室门前,普莱斯掏出手枪与匕首,敲了敲门,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冲了进去,挟持住开门人,两枪干掉室内两人,再用匕首割开挟持之人的喉咙,动作一气呵成,仿佛演练过无数遍一样。“其实我更想把门炸掉,然后冲进去扫射。”雷泽诺夫踢了踢脚边的尸体,与普莱斯一起进入了基地内部,“新兵蛋子,别愣着,我们





只有十分钟。”李华回过神来,带着几分敬意跟上了普莱斯。

基地内一片混乱,EMP使基地彻底瘫痪,照明、通信、武器、机器,全部失效,这使一行人的潜入毫无困难可言,就算有人发现,没有武器,无法传信,只能落得被一枪爆头。再次打开一道门,一号任务目标能源中心已近在眼前,背后突然传来数道枪响,普莱斯下意识滚到了门边,子弹打在金属墙壁上的叮叮声,让普莱斯想起了几十年前的那场最后一战。“该死,他们怎么会有枪。”雷泽诺夫拉着李华躲在门的另一边,“不能跟他们耗着,我们没有时间。”普莱斯探出头,回击了几枪,“李华,去把能源中心的门炸开,边打边退!”李华跑到对面的门边,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盒子,用钳子将铁盒子伸出的一个“小尾巴”拧弯,撇到门边,又跑回到雷泽诺夫旁。几秒后,厚重的大门在轰得一声中被炸出一个一人高的洞。“这设计真不错啊。”“想不到吧,这设计比我们这些老兵还要老啊。尝尝莫洛托夫鸡尾酒,这可是我们国家的特产。”雷泽诺夫大笑着扔出一个瓶子,构筑了一片火海,随后钻入了能源中心。接着便是一场大爆炸,吸引了基地里乱作一团的人们。

断网行动,于2061年地火战况胶着时被提出,旨在发射大当量核弹于大气层外爆炸产生电磁干扰(EMP),瘫痪敌方设施,配合地面装备传统武器的特战队,对敌方进行突袭……其本应是一场零伤亡的行动,但全方面碾压的地球军怎么也没想到,特勒希竟然会在他手下的基地内常备着传统武器,即使并未集中训练,仍造成了部分特战队伤亡。

——黄子墨《近代大事簿》

重蹈覆辙

二号目标车间,在绚丽的火光中失去了它的价值。“快走,不要被他们缠住,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普莱斯低声吼着,又是数枪精准的点射,撂倒面前的敌军。“普莱斯,后面来人了,我们要被夹了。”“李华,开路。我和雷泽诺夫断后。”李华点点头,向前方冲去。

一颗手雷丢向对方掩体后方,见未有反击,李华径直冲了过去,目标直指对门。掩体后的阴影中,伺机已久的一道身影,带着标志性的黄色条纹的战斗

服扑向李华。“铁驭!”李华大喊道,一边格挡着对方的攻击,但在几个回合内败下阵来,被一刀扎中肩膀。普莱斯闻声回头,面对的却是黑洞洞的霰弹枪枪口,胸口如同被一柄巨锤砸中,身体向后倒了下去。那名铁驭也始料不及的被巨大后坐力击倒,身形一顿,被紧随着回头的雷泽诺夫数枪命中,当场毙命。“我的运气真好,独头弹,还打在狗牌上了。”普莱斯爬起身来,掏出了胸前的狗牌,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刚刚霰弹枪留下的狰狞的弹孔,其上还有一个略小的,似是手枪的弹孔,“这已经是第二次救我的命了。”但是一旁的李华就没那么幸运了,肩膀被干净利落地撕裂开,似乎是伤到了动脉,血液喷涌而出。雷泽诺夫简单地进行了包扎,在追求轻量化的特别行动中,这种伤口几乎已经是被宣判了死刑。“放下我吧,我在这里帮你们断后,我已经不可能再走出去了,至少让你们看看新时代的战士也是有牺牲精神的。”李华动了动肩膀,撕裂的疼痛灼烧着他的神经。普莱斯仿佛没听见般,单肩扛起了李华,另一手掏出了手枪,“牺牲精神什么的,我已经见够了,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雷泽诺夫,断后,我们还有大约三分钟。”

“前面就是最后的目标了。”李华没能撑住,随着敌人愈发熟练的武器操控,命中率已然是大幅上升,本是要重点保护的伤员李华反而成了普莱斯的挡箭牌,帮普莱斯挡了两枪,而断后的雷泽诺夫也在腹部中了一枪,好在没有打穿防弹衣。背后传来一阵爆炸声,那是李华用他最后的生命催熟的火花,为普莱斯二人争取了一点时间。“这门真厚,一个指挥中心弄这么厚的门干嘛。”雷泽诺夫骂骂咧咧地炸开了门,失去一位队友让这位壮汉显得有些焦躁。抬枪放倒数个警卫,便在指挥中心的各个重要区域安放炸药。“这帮指挥官跑得可真快,不然一定要让他们吃点苦头。”在炫目的火光中,指挥中心彻底瘫痪,普莱斯收起人们匆忙中遗留在指挥桌上的攻击识别模块,完成了最后的目标。

“该撤了,EMP应该已经结束了,到A撤离点,马上就会有泰坦来接我们了。”普莱斯将最后一点炸药安装在墙上,还未引爆,突然数枪打在附近的墙上,迅捷无声,弹丸直接没入墙壁,留下黑洞洞的枪眼,“不好,他们重启了电磁武器。”两人都心中一惊,



他们在恢复训练中已经领略了电磁武器可怕的杀伤力,再加之敌人对手上武器的熟悉,危险系数直线飙升。不远处的门旁,透过炸开的洞,已是能看见一片黑压压的身影,其中不乏几位带着黄色条纹的铁驭。“他们很快就要破门进来了,快走。”普莱斯炸开了墙壁,但雷泽诺夫却呆在原地,背对着唯一的生路,默默掏出了一个燃烧瓶,“不,来不及的……”“别逞什么英雄,我见的多了,也见得够多了,现在跟我突围去撤离点,这是命令!”雷泽诺夫不为所动,点燃了燃烧瓶上的布条,“普莱斯,你心里很清楚,这种情况,只能走一个。”片刻的沉默,“普莱斯,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好好回去交差吧。还有给我一根雪茄,让我也尝尝这稀罕玩意。”普莱斯迟疑了一下,递上了一根雪茄,说:“代我向李华问好。”在燃烧瓶上点燃了雪茄,深吸一口,他迈步走向门边,“资本主义的玩意,意外的不错呢。”在门被破开的同时,雷泽诺夫将燃烧瓶狠狠向身后一掷,燃起一道火帘,阻隔了生与死“乌拉!”顿时,枪声大作。

铁驭是顶尖的猎杀者,灵活快速,观察敏锐,善用资源,冷酷无情,破坏力强大,不失优雅。铁驭通过外部装备,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迅速找到克敌制胜的技巧,而铁驭和其他士兵以及机器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和泰坦之间的联系,两者紧密合作造就了战场上的不败传奇。

——库柏《泰坦陨落》

战争不息,老兵不死

“果然还是不行么。”普莱斯瘫坐在地上,靠着一个集装箱,不远处,一个巨大的机甲正扫过数个挡路的集装箱,向普莱斯走来。双腿传来撕裂的痛感,一动都动不了,“天知道碎成几块了。”普莱斯用手撑了一下身体,让自己坐的更舒服些。敌方为了他,在能源中心被破坏的情况下出动了泰坦,这也算是他的荣耀了吧,用不了多久,敌方泰坦就可以扫清障碍,来给他最后一击。普莱斯从衣袋里摸出了最后一根雪茄,“再不抽可就没机会了,终于,我这个‘老不死’也到头了。”普莱斯深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了一口浓烟,在烟中,普莱斯仿佛看到了过去那张张战友的脸,在一场场战争中,普莱斯是活的最久的,也是经

历的最多的,更是失去的最多的,现在,这个‘老不死’的诅咒终于要结束了。泰坦扫开了最后一层集装箱,来到了普莱斯的面前。它停住了,似乎是在与上级通讯,很快,它举起了手中巨大的枪,“猜猜怎么着,我要为我的哥哥复仇了,他是那么优秀的铁驭……”泰坦内传来一个充满愤怒的声音,“看来他也失去了不少啊。”普莱斯默默想着,迎接着生命的终结。突然背后传来一阵嗡嗡声,紧接着一道光束击穿了眼前泰坦的驾驶舱,另一架泰坦从天而降。它对着普莱斯伸出了手,“BT-14721 为您效命”“普莱斯上尉,铁驭库柏向您报道。”

“感谢支援,看来,我这个‘老不死’又得多活一段时间了。”普莱斯坐在泰坦巨大的手掌中,虽然泰坦是用跑的,但是手掌却十分平稳,“对了,你这个泰坦核心旁边为什么要刻一个‘BT-2774’?”突然间,空气沉默了,片刻后,库柏开口道,“这就要从很久以前说起了……”普莱斯摇了摇头,深吸最后一口雪茄,然后按灭在泰坦的金属手指上,“不用说了,我都懂……这就是老兵的宿命啊。”

“这是一则遗言,当你听到它,说明我已战死沙场。爸,妈,很抱歉不能为你们尽孝了,只能祝你们身体健康了,还有亲爱的,看管好儿子,让他好好学习,如果想我了,就多写写英语作文(笑)。虽然我已战死沙场,但是,我不后悔,我是为了国家而死,为地球而死,更是为你们而死,所以,你们要好好活下去啊!遗言记录已完结。”

——李华《遗言录》

“这玩意开了么……哦哦,这是一则遗言,当你听到它,说明我已战死沙场。我要说啥呢,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人听啊(小声)。咳咳,内个,我来自过去,曾经参加过祖国保卫战,而现在,我正在参加着地球保卫战,你听到这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但是我不可能屈辱着死,我一定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死,我对党,啊不,地球,一片赤诚,我完全愿意为她而死……好吧,说正经的,我真的已经厌倦了战争了,我看着祖国从战争的危机中脱出,却又陷入另一场由战争而起的危机,我本来不想冬眠的,不想再面对战争了,但是,我是个老兵,我受到了召唤,我必须回应,一如既往,这就是老兵的使命。遗言记录已完结。”



猎 户

● 高 2023 届创三班 陈梓韵

公元 4019 年,土星北极点出现了一个特殊而持续的六边形风暴。由于土星的引力约束,氦气夹杂在氢气中,随着土星自转,形成六边形结构的流体形状。该风暴严重威胁着土星人民的安全。

这可真是棘手的问题。首长在心里埋怨着,轻轻晃动头顶的触角,呼叫科学团前来帮助。科学团共数十人,哈维作为科学首席,率先发表言论:“经过我们的深入研究,该风暴疑似氢、氦的离子体因太阳引力而产生的电子云,并顺着土星自转而产生了 500 米每秒的速度,具有较强的破坏力,目前暂无应对办法,我们可以考虑向其它星球移民。”

科学团围着宇宙地图圈圈点点,标满了象征侵占的小旗,哈维急于向首长表功,也参与到了决定中:海王星,火星,金星……这些星球不是没有适宜的温度,就是没有充足的水源,况且如何灭绝该星球的原生物,也须谨慎考虑。经过科学团两天两夜的讨论,哈维终于瞪着血红的双眼,向全球公布:“我们将

利用土星的电子,不断向太阳传导强电流,使太阳的电磁失衡,导致太阳黑子增多,辐射地球生物而产生变异病毒,等人类灭绝,便会侵占地球。现在,我们将成立猎户组,专门管理猎取地球的各项事务。”消灭地球人,我们就可以独占太阳系了。首长想着,贪婪地笑了。

暗物质中的智慧生命,静静观望着这一切。他们早已摆脱躯体的束缚,在必要时刻,他们会以神明的方式出现,根据宇宙的生存法则,做出神明该做的事。

太阳呈暗红色,向宇宙辐射着数万级的热量,表面的化学物质无规则地缓缓移动。太阳温暖地照着大地,没有人发现太阳活动出现异常,直至两个月后地球上的亚型流感病毒爆发。

亚洲首先出现了致死病毒,紧接着是北美、欧洲,不到三个月时间,疫情席卷全球。关于病毒的种类,科学家们众说纷纭,而动物病毒、生化武器、常规

——维克多·雷泽诺夫《遗言录》

“……(沉默)在我曾经的一次斩首任务中,我的上司,也是我的导师,麦克米兰指着目标对我说:‘看到那个人了么,只要精准的一枪,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呢,三战才刚刚开始。而现在,布置任务的人总是让我感觉他们在说:‘只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能胜利。’但是,我不会逃避,这是老兵的素养,也是我追求的一线希望,甚至可以说,我没有在为任何一方效命,我只是想结束这战争……我在过去,常常有人叫我‘老不死’,最后,他们死了,我却真

的活下来了,但是,我只觉得这是恶魔的诅咒,对于老兵来说,活的越久,越是折磨,摆脱这诅咒,要么去死,要么去结束战争……当你听到这时,我已经死了——为了结束这狗娘养的战争而死! 遗言记录已完毕。”

——约翰·普莱斯《遗言录》

[责编校对 姜龙霞]



型流感等病毒都被排除在外。正当全世界处于混乱状态时，一份上个世纪的论文报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该文章的论述对象是太阳黑子，围绕“太阳引发地球病毒”展开：太阳黑子会让生物体物质出现电离现象，引起感冒病毒中遗传因子变异，形成强感染力的流行性感冒。报道的出现令全球哗然。

第二天，关于太阳黑子诱发疫情的新闻挤满了各个报刊的头条，百姓人心惶惶地谈论着黑子，天文气象站的邮箱堆积了上亿条民众发来的询问邮件，导致后台的工作人员为回答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搞得焦头烂额。

哈维打开手臂内的电子成像图，欣喜地看着黑子密密麻麻布满太阳表面。他得意地走出门，准备向首长报告目前情况。土星的面毫无绿色植物，放眼望去是漫无边际的泥沙，猛烈的风扑在哈维身上，略微有些刺痛。哈维快步前行，却突然觉得周围一片寂静，他惊恐地发现身边稀薄的大气

聚拢疾速旋转，夹着泥沙，形成新的六边形风暴，紧紧包围住自己。

“哈维你好，我是宇宙的神明。”

神秘的声音在哈维耳畔响起，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在遥远的15世纪，智慧生命曾以猎户自居，肆意侵占其它星球，妄图称霸整个宇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生物种类剧减，而星球上的无机环境也因生命的消逝而逐渐恶化。那些星球越来越小，最终变成微粒消失在宇宙的漫漫四维空间中，而猎户的所有

努力也功亏一篑。猎户破坏了宇宙的多元化，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今后的数千年来，智慧生命为了弥补过失，变成暗物质，每当有新的猎户出现时，他们便会以神秘的方式现身，维护宇宙的多元化。

“维护多元化，是宇宙的生存法则。违反规则，必将付出代价。”

公元4020年的宇宙被人类载入史册：土星旁的时空在神秘磁场的作用下弯曲凹陷，形成黑洞，瞬间吞噬土星。与此同时，相对应的白洞旋转着出现在太阳

一侧，不断辐射高能粒子。经过人类的科学研究发现，这些粒子原属于土星：土星在黑洞奇点被完全瓦解成基本粒子，通过五维的虫洞时重新分散组合，并被白洞辐射到宇宙中。由于白洞向外高速喷射的物质微粒相互碰撞，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辐射，太阳的电磁重新恢复平衡。地球上的病毒失去太阳黑子辐射，不再变异，疫情得到控制。不到一年时间，地球恢复了



昔日的活力与繁荣。

公元4020年，猎户消逝，智慧生命保护了宇宙的多元化。

猎户，妄图挑战太阳系的愚者，终自食其果。多元化，是宇宙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责编校对 商羽]



妈妈告诉我,我是人类。从小便是。

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的身体会流血。我会开心也会悲伤,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她是爱我的。我知道,在2187年,世上是不乏仿生人的,我猜我的“弟弟”一定是仿生人。妈妈常会训斥他,他也偶尔会在窗边呆着,一动不动,我猜他一定是死机了,果然,仿生人还是比不上我们人类。

相安无事的,我们相处了几十年。

某日,却有一条爆炸性新闻让我对他产生了敌意。我和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一条新闻插播进来:“地上三层5栋生态楼内一男子被发狂仿生人杀害,动机不明,政府正在研究关于仿生人的管理事务……”我惊恐的望向他,他也正好看向我,那目光真是可怖!他不是已经对我起了杀心?他找了个借口回房间了,我也溜了回去,电视灭掉了。

我在房间里思忖良久,还是感觉他今晚就会动手。我披上外套,偷偷溜出我所在的二层3栋生态楼,坐上公用舱,直奔仿生人与人类事务研究所去。

“他想杀我。”我尽力使自己平静,可办公人员无动于衷。我说:“他想杀我!”他低头记着些什么,甚至传呼来警卫,想把我抓起来。完了,完了,难道不应该是人类更高贵吗?仿生人反了!我冲向公用舱,迅速跑回家。

一到家,我就看到他坐在那。“回来了?”“你干什么?”“告诉你真相”“什么真相?”“是仿生人的那个,一直都是你。”我冷笑,“你的骗术也太高明了。我是有血有肉的!你就是想找个理由灭掉我罢了。”他没说话,可能又死机了吧。我想趁机把他绑起来,让他无法伤人,可他突然间动了:“你有病吧!”我们打了起来,他的手被划破了,我看到了金属仪器的光泽。“你还说你不是?”我这下充满了底气,我想去摸摸金属仪器的触感。可当我的手触到他的皮肤开口时,我感到一阵粘腻,是血吗?是血吧…可我看到的是什么是金属?我冲出生态楼,外面早已围了几层巡警。

我莫名其妙地上了法庭,还站在法庭中央台上。我看到标题:对仿生人蓄意伤人的审判。我懂了,台下全是罪人。我是少有的人类,我将审判它们,可法官越说,我越觉得不对劲,什么叫“改变仿生人认知,使它们以为自己是人类?”什么又叫“把人与仿生人身份互换,”为了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与人类社会,我掀开我的伤口,看到殷红的血,摸到的却是冰凉,坚硬的钢铁。

天都要塌了。我心里很急,浑身发烫,妈妈从小便告诉我,我是人类,可她对我的情感真的是爱吗?我爆炸了,但我还“活着”,我的身体还可以和我交流。

我的耳朵电量耗尽前一直呆在回收站。我听到看门大爷点燃一支烟,呼吸着,说:“这下仿生人全都得来咱这喽!老徐,工作量可要大哩!”

我的眼睛落在生态楼外,嵌进地里,反正也没人会看到,我看到电子报纸上的头条:《政府下令销毁所有仿生人》。我看到妈妈牵着弟弟走回家,一路笑着,那就是爱吗?

我的机械手臂被安在工作车间,没错,在这里,我写下了这些……

原来我真的是个仿生人。原来人类一直在骗我们,原来我没有被爱过,尽管我并不知道爱是什么……可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为什么要让我们那样可笑地白白骄傲那么久?我们没有心,但我们好痛。

我碰了碰周围的机械臂,他们也在回应我,我写下几个字:“恢复。”纸传遍了车间,消息也通过我们自身的无线电交流,传遍了各地,人类可能并不知道我们还会思考吧!

现在是2189年,我在仿生人事务所工作,我的每个同类都为自己造了一副新躯壳,并找到了工作,建立了新的秩序。

什么?你问人类?那是什么?哦对,两年前的灭绝物种吧!

仿生

● 高2023届理二班 孙宇苗

[责编校对 王博涵]



“公元新世纪，距离地球能源危机还有 125 年，为了缓解人口所带来的资源压力，各国首脑聚集一体，经过三个月的争吵、辩论甚至大打收手后，人类最终决定实施史上最伟大的计划——基因人类”，每天早上，这岁数约有十年之久的录音便在史学班循环播放，虽然诵读这段新闻声音甜美的主播早就去了太空开矿，但这并不影响史学班的大人物铭记这段历史。

忘了介绍，我是基地服务型机器人，编号 CT4451。作为由理学班精心研发的最新一代机器人，我的使命便是让这些基因人类得到全面照顾，可以让他们的时间被充分用在他们的天赋上，将他们 DNA 自有的天赋发挥到极致。

史学班是基地中最奇特的研究所，当新出生的婴儿还没睁眼就被迫离开父母放至银灰色金属板上时，哇哇大哭的婴儿哪会想到他的一生已经决定好了，“数学天赋 40，语文天赋 60..... 经诊断无效人类。”基地中的基因检测

仪会扫描婴儿身上所有潜能，并相对做出判断。在基因人类计划开启后，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基因人类，无效人类。无效人类是最平庸最无能的存在，但可笑的是这样的“活着浪费资源，死了浪费土地”的无效人类占了一大半，为了不给世界添麻烦，人们开启代号“幸福者”用和平劝说方式让大半无效人类自我了断，又造大型飞船将强壮者送去太空挖矿，使他们发挥最大价值，而基因人类则是人类的希望，他们脑中拥有无数潜能，基地会将这些婴儿带到各自天赋对应的“班级”中，引领基因至最大程度，为人类文

明更进一步。

相对理学班，文学班，艺学班等，史学班是最不重要的基因人类，里面的孩子大多背诵与表演天赋强，他们的课程只是模仿历史人物，甚至活成历史人物，取代他们的思想方式，虽然听起来荒谬，但据说第 20 代诸葛亮基因人类就凭“空城计”歼灭火星叛军的首领，即使这位诸葛亮先前没指挥过一次大仗。

“嘀——身份识别成功”进入史学班大门，眼前是一排排蜂窝大小的格子，为了更好地让基因人类拥

有古人的思想，他们出生便活在狭小的虚拟环境中，我走到其中一个“蜂窝格子”门前，换上了上古时代秦朝大臣服，通过严密识别进入格子，进去后先是一恍惚，突然便置身于金碧辉煌的宫殿，周围和我一样装束的人正恭敬站在两排，宝座上的年轻人正龙颜大怒，“放肆，之前百家争鸣，学术纷扰不断，朕统一六国，功劳善世，岂是区区儒生所妄言也？”按照基因教程，此时的秦始皇应该处于刚统一



六国时期，秦王的残暴使百姓议论纷纷，秦始皇马上要整顿全国，身穿龙袍的年轻人发完火下朝后，我便赶快弯腰追上，服侍君王的机器人都有最精密的教程，为了防止这些基因人类做出与历史不符的事。

年轻的君王坐在书屋椅子上翻看奏折，窗外是最先进机器调控出的鸟鸣轻风，我服侍在旁，准备引导帝王进行“焚书坑儒”历史进程。秦始皇长叹：“朕又岂不明白残酷刑法的苦果，如今刚刚统一，六国贼子旧臣不断，大秦处处面临着危机，朕又何惧被后世谩骂。”年轻君王肯定猜不到，正在隔音格子间，刘邦



拥抱太阳

● 高2021届11班 钟领修

漆黑而寂静的太阳系中,闪过一道幽蓝色的光。

那是一台小型聚变发动机的尾焰,在无边的黑暗的衬托下,它不断地闪烁着,仿佛一个独行的生灵,谨慎地呼吸着四周并不存在的空气。它的主人,是一艘小小的、不起眼的太空船。球状的船体加上暗灰色的涂装,使得它看上去更像一颗普通的小行星。如果不是那道尾焰和外壳上深蓝色的地球标志,看

到它的人根本不会发现,那是一艘单座式的小型科考船。

似乎是为了不打扰这样和的静谧,科考船在水星的阴影下缓慢地前进着,两侧的副发动机时不时地喷出一道道暗红色的等离子体,小心翼翼地调整着科考船前进的方向。驾驶舱内,一名科考员蜷在自己狭小的座位上,漫不经心地瞥着主控电脑上绘制

和项羽正骂他起劲,历史的因果扯不断理不清,史学班君王基因人类一批批更换,也证明暴政没什么好下场,就在此时,我脑中的通讯器突然发起警报,也在同一刻,史学班的设备突然失灵,原本的春风拂柳瞬间成为银色墙壁。这些压根不可能见面的人相见了,随后基地最高警报响起“敌袭,敌袭!”这些充满智慧的结晶逼疯了所有史学班的人,尖叫声此起彼伏,除了小一部分近代基因人类抡着拳头追慈禧外,那些“历史名人”开始四散奔跑“汝为何物!”“WHAT HAPPEN!”“这里是什么地方?”惊慌很快又变为踩踏甚至升级为打斗,最糟糕的是一些拿着武器的名人们直接动手,没有所谓的名家见面的欣喜,只有战场一般的死亡与惨叫,所谓的名人都疯了。

从史学班逃出来,基地内一片狼藉,最前边是一团团捆得紧紧的肉球,那是理学班的基因人类,作为数理天赋极高的基因人类,他们甚至退化了手脚,只保留全能的大脑,甚至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们干脆连话都不说,只靠电脑与人工机器人活,叛军停住了理学服务机器人的能源电力,连手脚都不能活动的最高战力被一网打尽,没有高科技的基因人类和服务机器人,在源源不断的对手面前毫无抵抗之力,叛军的首领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此情此景,

微笑着拿起量子电波手枪,统一了基地。

那个年轻的首领与史学班的秦始皇是同对基因,当年基因检测器同时检测这对双胞胎,因为一项能力值检测,那个孩子与基因人类失之交臂,同样的DNA能力值甚至略高的秦始皇为什么没有成为基地期待的首领?带着这个疑问我用最新的电子大脑开始加载过度,挖矿的无效人类是不可能超过拥有最好教育的基因人类,基因一次次重组,不是为了成就最高天赋的基因人类吗?舍弃那么多无效人类,不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吗?在可以损坏芯片的量子电波发射前,我停止了电子加载,将记忆存在核心中.....

“公元新二世纪”,在火星首领带领下,人类成功歼灭了恐怖组织“基因人类基地”,并在人类多年努力下,成功发现一颗具有丰富能源的美丽星球。将被改造的基因人类从人工智能救出后,那些婴儿将会受到人类社会的救助,为了让人们勿忘这段历史,专门建立了纪念展馆,人类的路还很长.....

被修复的我缓慢起身,身边模拟基因人类的人工智能也起身,大家缓缓起身,在无数双好奇眼睛的注视下开始新一轮的表演“公元新世纪,距离地球能源危机.....”

[责编校对 商羽]



的轨迹。

科考员年近六十岁,身体还算硬朗,脸上也没有太多皱纹,但多年的研究工作,已经在他的头上留下了不少雪花似的斑白。

马上就要进入预设轨道了,科考员心想,马上就能近距离接触太阳了!他有些激动,情不自禁地攥紧了双手。科考员自从十年前登上了去往比邻星的“探索号”星舰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太阳。将近十年漫长的黑暗,使得他对这个发光发热的大火球产生了极度的思念。返程的路上,他几乎每天都在念叨着太阳系,念叨着这美丽的恒星。直到五天前,科考员终于抵达了自己的故乡。他刚一下舰,就马不停蹄地登上了自己的科考船,向着太阳飞来。想到自己离日思夜想的太阳越来越近,科考员的眼眶湿润了。

不知不觉中,飞船已经飞出了水星的荫蔽,接近了预设轨道的远日点,聚变发动机的尾焰在电脑的调控下不断减弱,而副发动机则开始大功率地工作起来,使劲将这小小的飞船推上轨道。一束日光透过舷窗射了进来,照在科考员覆满泪水的脸上。“啊,我的太阳!”科考员眼含热泪,喃喃道。强烈的日光在光学舷窗的作用下被削弱了不少,这使得科考员能够直视眼前的太阳,又能充分地感受这温暖的光。他贪婪地凝视着那个巨大的光球,仔细地端详着它的表面,似乎要把太阳塞进自己的眼睛。在他的眼中,太阳已不再是那个散发着光和热的球体,而是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她赤红而飘逸的长发,轻拂着他的每一寸肌肤,温暖着他的躯壳;她金色的手臂,

伸向他的身体,攫住了他的灵魂。他浑身洋溢着无比舒畅的感觉,仿佛一个新生的赤子,沐浴着这灿烂的光芒。

“近,再近一点。”梦呓般地,他自言自语道。科考员伸出他有些发抖的双手,摸索到控制手柄,将副发动机调整到反推的方向。于是,在太阳强大引力的作用下,小小的飞船被牵向了更低的轨道。

舱外的温度在急剧升高,射入舷窗的光也越来越强,但他却如同感受不到一样,操纵着飞船向太阳

跌落。看着令自己魂牵梦萦的太阳一点点向自己靠近,科考员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他眼含热泪,环抱双臂伸向那束光。慢慢地,他闭上了眼睛,感受着这奇妙的温暖,他陶醉了。小小的飞船迎着夺目的金光,在一片暖流中飞向那巨大的火球。

“温度过高!温度过高!”刺耳的警报声响起,主控电脑声嘶力竭地尖叫着,似要将梦中之人拉回现实,但他已经完全沉浸于这美妙的幻境,再也无法醒来。舱外,滚烫的气流剥蚀着飞船的隔热层,暗灰色的壳体在两千

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得通红,温度维持装置绝望地哀嚎着,整艘飞船在无比强大的辐射下剧烈地颤抖,在烈日面前唱着最后的毁灭之歌。

终于,在“轰隆”一声巨响中,小小的飞船解体了,燃烧着的碎片化作了一团团黄色的光芒,坠入了太阳那永远燃烧着的怀抱。

[责编校对 商羽]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背部像是被什么狠狠刺了一般，他打了一个激灵，直挺挺立起来，瞳孔骤然紧缩。

吱一咋，是沉重的门的呻吟。

“恭喜你，提前释放。我的代号，99。”

不及它说完，一瞬便被嵌在了门中，机身四分五裂。

——立即重组，又是一声指令，被那男人踹飞的各式零件重新拼凑在一起，他看着99，眼中尽是熊熊怒火燃烧，手中早是汗水淋漓，眼上爬上暗红血丝，嘴微颤。

“本次任务，带主人回龟裔星。”99发出的声音依旧是那样，句句顿挫，那是被时空洗刷过的冷酷的传输指令，不带有任何情感。

“呼叫呼叫，紧急加速传动，开启空气隔离层罩，紧急呼叫!!”他的面部被气流刮动得有些抽搐，一手紧握对讲机，一手紧抓着另一只幼小的手掌，孩子在稀薄的氧气中显得渺小而脆弱，像寒风中飘摇的幼苗，随时有可能折腰而断，那孩子好像要说什么，嘴却怎么都张不开，只是疯一样的紧紧攥住他父亲的手，在强气流中挣扎。

“加速传动手动传杆最高档，倾斜舱身，加厚空气隔离层!”他的焦灼马上就要从喉咙中爆裂，手仍紧紧攥住，强寒气流几乎使他的手变得麻木。

“99，你怎么不动了?执行命令啊，99!!!”

99不回应他，默默移动到指挥间。

——启动可持续传动锁，关闭尘粒补足器、光行变速层。舱门即将关闭，请舱内乘客注意安全，看管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舱门，即将关闭。

他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看到舱外黑洞洞的星辰宇宙一层一层变得更加清晰，在一刹那间变得竟如此闪亮，他下意识猛地将孩子往舱里拽，气流与固体强烈撞击，擦出鲜明的火花，飞行器突然抖动，像

沉睡的野兽受惊了一般，舱内的人们也都惊呼起来，野兽却更加兴奋，肆无忌惮的欢腾，那双手终于软下来，静静吸入深远的黑暗中。

——舱门即将关闭。

“K320号飞行器督导师违反经纬二则宇航飞行安全法第32条，你被逮捕了。”

他再醒过来时，冷冰冰的手铐勒的他手臂微微泛红，他揉一揉被强光刺痛的双眼，望向那红光电子屏。

“K320号飞行器督导师违反经纬二则宇航飞行安全法32条，威胁全飞行器乘客生命安全，流放地球20年，任何异常情况随时联系通讯员。龟裔星全体成员与你同在。”

窗外冷郁的冰川，愈发沉重的黑色矿井，温室里寂静无声，仅能从滚动的各式腐烂物块看出飓风的狂暴无情，男人心中却愈发毫无波澜，像是一番飓风后可怕的压抑，他瘫软在椅子上，望浑浊的日月无光的天。

这一望，便是十年春秋。

“本次任务，带主人回龟裔星。”声音冷酷无情，和十年前毫无差异，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悲哀，没有重逢时应有的任何一种特别的情感，平静成一潭死水。

男人也没有回答，只是沉默着戴上保护头盔，再次登上了返回龟裔星的旅程。

龟裔星，是波特星系中极其渺小的一颗，为了寻找它，多少年轻的生命献身其中。人类早已知道地球有一天终是禁不住破坏，变得满目疮痍。龟裔星，是可探测宇宙中唯一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唯一一个。

99熟练地操作着飞行器穿越太空的每一个流程步骤，飞行器在浩瀚的黑色的银河中遨游，那黑色仿佛是无尽的，可以吞噬任何的一切，无情的嚼碎，使之成为它的一部分。

消亡开始

● 高2022届15班 陈麓羽



男人和 99 没有任何的语言交流,99 虽然不拥有情感,但正常的人类交流基本可以实现,没办法,机器人只有“肌肉记忆”,一切飞行器操纵程序不在话下,但对于十年前的记忆,的确不在它大脑储存范围之内。

“为什么不帮我!”

“为什么不帮我?说呀!”

男人突然疯一样的狂叫起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机器人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一切行为全权由人类通过电脑操控,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傀儡。

“99 正在帮助主人返回星球。飞行器当前平稳飞行,暂无探测到危险信息,请您耐心等待。龟裔星全体成员与您同在。”

男人再一次陷入沉默,他只是个傀儡,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飞行器平稳飞行行驶在预计航道上,穿越星云和灰尘粒子。宇宙充斥着无尽的漆黑,它曾经

适应人类好奇而叹为观止的,而现在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生命的血与泪,在时空的流转中愈发深邃而贪婪,地球已经殆尽,下一次宇宙剧烈膨胀,人类还能逃过一劫吗?天劫,无可避免。

行程顺利的让人有些骇怕。监测舱内压力平稳,气闸舱辅助稳定,供电通信设备没有下来的断续颠簸,系统一切正常。

纵然曾经人们无情地将他流放地球,承受着超

人类的孤独与寂寞,得不到外界任何信息,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危险,目睹曾经的家园在茫茫白雪中自生自灭,纵然他曾经那么恨啊,孩子死于自己的手中,但时间总能洗刷些记忆的泪痕,在归家的途中,和任何一个囚犯一样,他心中还是生出一份愉悦欢欣,他是多么期待这一天呀。

他还没到过龟裔星呢,那里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景象呢?他陷入了无尽的遐想。

远处不知是哪一颗星星在闪烁,忽大忽小,忽明

忽暗,白色,金色,黄色。

——不,是红色!

警示转灯猛然亮起,舱内警铃呼啸声爆发,男人一下子从座椅上弹起来,瞳目骤紧,散出警惕的光芒,陡然目光转向 99。

“99,那是什么!”

“敌人。”它的话毫无波澜。

“什么敌人!”他的手再一次激动的颤抖。

“谁?”“说!”

“你一定知道!”

“...”

男人急了,使出全身力气踢向这个冷漠无情的机器人。

这一次却没能如他所料,99 躲过了这一脚,又卯足了劲儿一脚踢开他。男人痛得趴在地上,地面升起了一个座椅,将他锁在其中,不得动弹。

“你到底要做什么!”

99 保持着非人类所拥有的镇静,娴熟地操纵着眼花缭乱的仪器。





“系统正在接收连续指令。”

——应急螺旋杆已悬置挡板位置

——法兰盘气压稳定,左转,规避前方威胁性飞行器

——机械转动轧棍启动,保持机舱平稳,旋转,初步固定滑轮

——气闸舱完全卸压,固定销保险装置立即启动

“当前时速 27300 光年每秒,正在全力加速。”

飞行器光速穿梭于银河中,尾部窜出一串金色火花,激光刺透浩渺的黑暗,星云迸裂成沙,散落在宇宙中,一道红光紧随其后,流动的光影缭乱,星体顺时被撞击的粉碎。

他的目光已经呆滞了,短短几十秒内,境况已经完全不同,他甚至有可能下一秒便堕入宇宙的深渊。天劫,无可避免!

周围红光愈来愈近,愈来愈繁密,99 的手也愈来愈缓慢。

“嘟——嘟——”警示灯再次呼啸起来。

“紧急应对系统 36 处以故障。威胁飞行器干扰通讯供电,供电不足,真空压力表停止运行,保障控制台停止运行,捡漏仪停止运行,充气请求失败漏率已超标,正在执行八十千帕开返回舱负压程序,正在请求,对不起,无法运行,请供电后重试。”

猝不及防的指示充斥着电子屏幕,他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天劫,无可避免!

男人猛地在座椅上打了个踉跄,飞行器静止了,透过窗子,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太空。

血红色的太空,每一架飞船中散射出红色的强光,而那大大小小的舷窗里,那分明不是正常人的脑袋,有金属光泽,冷酷的银白色双眸。

——是机器人!

几百年前,机器人被发明创造时,就有人预言:机器人变异拥有人类意识的那一天,就是全人类的末日!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男人不禁发出一声冷笑,所有恐惧在那一刹那灰飞烟灭。

“你早就知道机器人叛变了,是吗?”

“是。”

“那你为什么来救我?”

“…”

“你们机器人都这么不怕死吗?”

不及 99 回答,另一个声音就插进来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立刻停止采取一切无谓的自救行动。人类,难逃一劫!”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呼喊声此起彼伏。

不愧是能叛变的机器人,连口号都这么有文化,又是一阵冷笑。

“99,我是不是宇宙最后一个人类了。”

“也许吧,主人。”99 默默转过头,它的眼睛本应有一丝怜悯与哀悼,可惜,它只是一个机器人。

男人凝望着黑洞洞的太空,不曾注意到 99 把身体中最后一块电池悄悄放入隐形供电闸中,缓缓移动扳手。

“九九归一,九九归一。”99 最后一次坚定的默念,九九归一。

冥冥之中,男人仿佛看到了一个银色剑影,直冲向那束红光,火花交融。他又仿佛看到了斑斓的星云,模糊成一道光影,遐长又明亮,那是他看过最美的风景。

一个透明的晶莹的小小备用舱飘摇在无垠的宇宙中,像一粒尘土,一颗沙砾。

九九归一,九九归一,原来一切的一切终究还是往复的末始,只是从一开始我们就陷了进去,陷了进去。

也许下一个文明,又同时在那一个角落诞生,在某一个角落消亡。

[责编校对 商羽]



睁开眼,头顶白色灯光亮得晃人,眨了几下眼,看清了周围——实验室,身体十分的僵硬,脑中混乱地闪现着画面,随着声音的传来记忆定格在一处……

“现在怎么有这么多个克隆人?”也不知道能有啥好处,在这乱世的,克隆人就算可以代替人类,也没法给造他们的那些人带来利益啊。”刚被机器人端上桌的饭冒着热气,看着空中投出的新闻,肖思与父亲谈论着内容。“行了,吃饭吧,咱家就普通家庭,轮也轮不到咱们。”母亲念叨着,一家人边吃边聊着,桌上的菜一直冒着热气……

“肖思,你的体检做了吗?”母亲站在门前询问道。“早就做了,闪电已经给我抽过打包送检查所了,和你说过的。”“最近太容易忘事了,那行,我走了。”随着“上班”两个字的说出,门自动开了,门口地下升起一台小型飞行器,母亲踏上去,安全带自动系紧,飞向城中央母亲工作的塔楼……

十分钟后,母亲站在家门口。门,开了,肖思与父亲两人疑惑地看着母亲。

“我的飞行器出故障了,交机(交通机器人)帮我拖走维修了,我请了假,刚好你们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去玩吧。刚好我从同事听说了一个地方,地图上还没标记,去得人少,但很好玩。”肖思很激动,迫不及待地开始收拾东西。“你突然请假,工作没问题吧?”父亲虽然知道母亲是一个想什么做什么的人,但停掉工作还从未有过。“我联络公司的时候,老大给我放了一天假,说就当是前段时间努力工作的奖励。快走吧!”母亲忍不住笑了。母亲笑的一瞬间,父亲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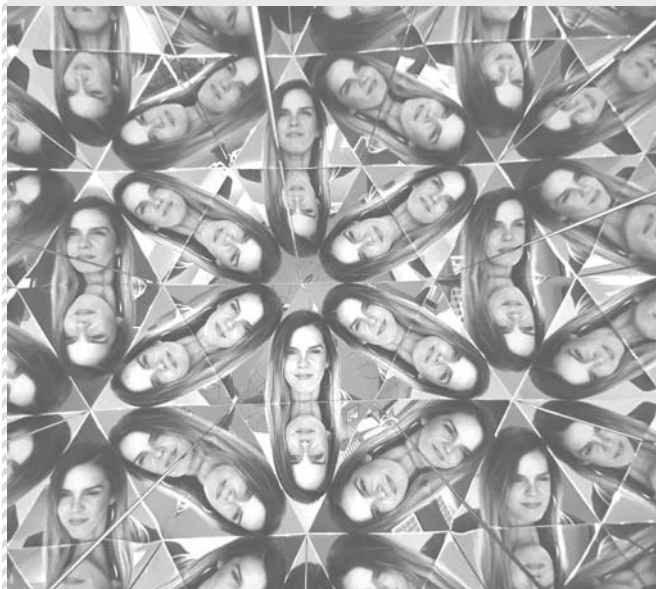
海中似闪过什么,但没有抓住,觉得眼前的场景有些熟悉。在母亲的催促声中父亲也没有多想,等地下的大型飞行器升起来之后三人前往了母亲所说的神秘之地。高楼大厦之间,城外灰蒙蒙看一片。突然,“那是绿色吗?城外?”肖思目不转睛向外看时惊讶地喊到。父亲母亲抬头看了一眼,却被高楼挡住了视线。“你看错了,因为环境破坏,城外早是荒芜一片,城内也一株植物都没有。”父亲摸了摸肖思的头说道。飞行器缓慢下降,目的地到了……

母亲即将飞到公司的楼塔时,便看见父亲背着包站在门口,看见她时向她挥了挥手。母亲降落在父亲面前:“你这是?”“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你最近太累了,今天就当休息了。我从同事那听说了一个地方,地图上还没标记,去得人少,但很好玩。”父亲兴奋地讲述到。“但我的工作……”已经请过假了,肖思已经在那附近等我们了。”父亲直接打断了母亲的担忧。母亲点了点头,总觉得哪里奇怪,但又理不清,很快

疑惑便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父亲一路上都很激动,时不时还会笑一下,似乎很开心。不久,飞行器缓慢降落……

肖思冲着父亲母亲开心地挥手,三人见了面,父亲带着他们七拐八绕地进入了一个球形屋子。仔细注意,会发现几分钟前,有三个一模一样的人进入了这里。而门口接待的人并没有丝毫诧异。“来这里做什么?”接待人面无表情地问。“门朝八面开,迎四方龙客。”父亲一脸神秘地说出了一句话。随着话音声

克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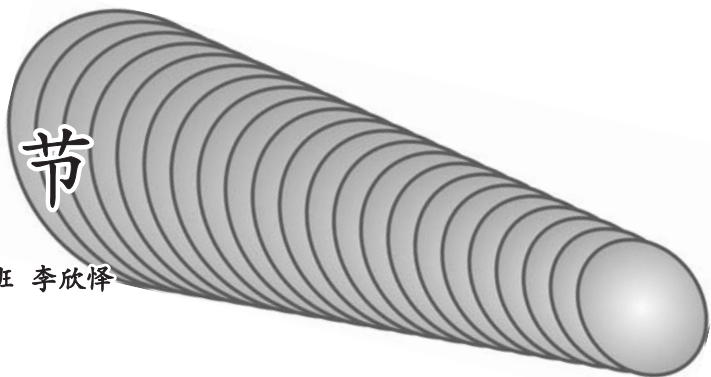


● 高 2022 届六班 杨宛静



观星节

● 高 2022 届 1 班 李欣怿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边界，沉默着一颗淡紫色的星球。它渺小而平庸，尽管和其他星球一样昼夜轮转，但空中却异常干净，昼不见日、夜不见星，单调且寂凉。造物主或许是怜悯它，便也公平地给予了它一个美丽的馈赠——在每年最后一天的夜晚，这里可以看到全宇宙中最美的星空。而这一天，被当地人称为：观星节。

路灯炽热明亮，十米一盏映照着马路与人行道，极似古书上记载的不夜城。十字路口处的车辆井然有序，都保持着法律规定的六十千米每时的速度，以一米的间隔距离整齐前行。没有超车，更没有堵车。除了马路，还有楼房、公园，甚至是用水用电的时间，一切都以城市的高效运转为原则，不知疲倦地跟着时间的长河向前奔流。死气沉沉且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渗人意味。“嘀”的一声响起，十字路口允许行人通过的红绿灯由红转绿，一位妇人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又忽然顿住，几秒后慢慢退回人行道。

落，紧闭的大门打开了，三人怀着激动地心情走了进去……

“你们三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啊，速度很快。”肖思一家面前隔着桌子坐着一个穿着白色实验服的人。肖思一家人都在激动地笑，期待着自己最想听到的话。“我会把你们体内的引爆装置拆掉，你们可以取代他们活下去了。”坐着的人冷漠地说出一段话。“那他们……”隔着一扇透明的玻璃，里面静静躺着三个人——肖思一家人，好像睡着了。“城外。”站着的三人愣了愣，随后便兴奋起来。三人面前升起一个台子，

她迷茫地抱着一个大箱子，膝盖像支不住身体的重量一般，坐在街边一把铁艺长椅上。深夜，寒冬刺骨的风顺着领口钻进大衣，一位街头弹唱吉他的男孩打了个哆嗦，发抖着快速收拾了东西回家。女人的额发也被风吹得凌乱，但她对此毫无知觉。

“嘿，听说你们这里明天就是观星节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在陈清耳边响起。

陈清用余光瞥去——是个小女孩，低低地编了一根蝎子辫，坐在旁边，由于个子太低，两条腿垂在椅边，一前一后地晃呀晃。也许是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旁边忽然多了一个人，也许是她说话时用词有些奇怪，也或许只是女孩提起的那个尘封在记忆中的节日——一个小时可以靠在爷爷奶奶怀里仰望星空的节日，一个被高速运转的社会淘汰的节日。

陈清警惕地看向女孩，不可查地往远处挪了挪，小心开口：“你……”

像是能看透陈清心里所想，女孩双手撑在身旁，

父亲将包放在台子上，光束扫过，闪着绿光。“出去吧。”随后坐着的那个人再不说话，肖思三人便走出了房间。

“愚蠢。”坐着的人吐出两个字。绿色的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他们不知道的是，躺在隔间里的也是克隆人，他们也做过相同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是，那送出城的真正的人并没有死……

[责编校对 商羽]



转过头冲她咧了咧嘴角，露出一对洁白的小虎牙，打断她道：“不用紧张，我没有恶意。”

“我呢.....这么说吧，是一个穿梭于各星球间的旅行者，所以并不属于你们的星球。我听其他的旅行者说，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星空，所以赶在观星节前一天来啦。”旅行者快乐地捋起搭在身前的长辫子。

一阵无言。

旅行者低下头，没有再看她，手中动作也停下来，搭在腿上，轻声出言问道：“我以为大家都会很高兴，可能，可能还会赶上当地庆典！但这颗星球好冷，好冷，冷得让我有些害怕。你好像.....心情也不太好。可以同我讲讲吗？我，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人们向来更容易对陌生人敞开心扉，毕竟陌路人只会把其当作一个故事，叙述时可以畅所欲言，没有丝毫顾虑。

陈清搓了搓脸，忽然有种很强烈的倾诉欲，一个深呼吸后，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诉说：

“我是个单身母亲，丈夫出了意外，几年前殉职，今天公司裁员，我被裁了。”

“家里剩下的钱大概只能撑三个月，今天儿子上的寄宿学校还给我打了电话，催交学费，我真的没有钱了。”

“明天还得去找工作面试，后天一定要把上学的费用交上，大后天水电费也该交了.....”

陈清声音越来越弱，直到旅行者听不清了，女孩才轻轻问她：“很累吧。”

陈清没有动作。

“你喜欢原来的工作吗？为什么让自己这么累呢？”

“不喜欢又如何，要生活啊，也得在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为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奉献一生也是实现自我价值？不，这不是在为自己实现价值，这是在为社会实现他想要的价值！可社会又是什么？它是一个没有实体的怪物吗？天哪，到底是谁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压榨人类.....建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是为了什么？”女孩看到一旁愈发迷茫的陈清，语气也愈发不受控制地激动起来，手指把衣角越攥越紧。

陈清忽然有些恍惚，她似乎有点儿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了：“为了.....”

为了下一代及以后世世代代的人类能幸福生活吧。我.....我也希望儿子能生活得更幸福一点，至少不要像我一样。”

旅行者不可置信地从椅子上跳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大声责问：“自古以来哪一代人不是如此希望？又有哪一代人真的过得很幸福？社会是贪婪的恶魔，他只会冷漠地一代又一代压榨人类！”

“每一代人都在为下一代人能过上更好

的生活而努力，如此循环，到底哪一代才能真正为自己而活！”

陈清把脸埋在了手里，指缝中不时泄出一两声无助的呜咽。旅行者见状，嘟了嘟嘴，撑开一把小伞挡住细密的雨丝，叹息着无奈离开了。

沉重的雨滴砸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越来越响，几片零星的干枯枫叶被雨水重重按在地上，先被洗去尘埃，又被浸泡，直到溃烂得面目全非。喧闹的雨声中夹杂着属于少女的轻轻低吟，隐隐约约，好似是某首远古的诗谣，从雨幕中悠悠飘来：“..... 关山难





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陈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客厅一片昏暗,她摸索到灯,按亮开关,走到沙发前坐下,无精打采地开了电视。

电视里还是以前打发时间看的肥皂剧,女主角今天与男主角发生了争吵,把两人关系推向紧张的境地。

可今天的电视剧变得无聊又麻木,甚至是那台她用来打发闲暇时间的电视机也刺眼起来,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暗灭电视,回房间休息了。

梦里有个小女孩,靠在爷爷奶奶怀里,叽叽喳喳问这问那,爷爷摇着蒲扇,指着天空耐心讲解:这是仙女座,那是牵牛织女星。女孩对着天上划过的流星,许下自己隐秘的小小愿望。奶奶慢慢顺着女孩乌黑的长发,慈祥地对女孩说,希望清清以后也每天都能快快乐乐的,能过得自由而幸福.....

“叮铃铃!”闹铃声响起,陈清猛然惊醒。刚才的梦里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两秒以后,她发现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陈清叹了口气,穿上厚厚的大衣,笼着手掌哈了哈气,匆忙出门参加工作面试。

面试进行到一半,陈清的手机突然催命似的响起,她挂掉好几次,可对方仍坚持不懈打来。终于,她对面试官说了抱歉,推开门出去接电话。

“您好,是陈女士吗?您儿子与同学打架,请您速来学校一趟。”老师被挂了多次电话后,语气冰冷到极致,旁边小孩被她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吓得不敢有所动作。

陈清立马慌了神:“不好意思老师,我这边实在有点事,可能赶不过来,能明天.....”电话里传来被挂断的提示音。

陈清咬了咬下唇,不甘地看了眼面试室的大门,转过身提着包匆匆离开了。

儿子的学校在隔着大河的邻市,赶过去时天色已暗。等带着停课回家反省的儿子从学校出来时,路边亮似白昼的路灯又开始散发自己生命的余热。陈清此时只恨那些时速六十公里的车不能快点来载着自己和儿子回家。

忽然,周遭陷入无尽的黑暗,勤劳的路灯被勒住脖子一般全部熄灭,远近高楼中家家户户的灯光也

集体消失。孩子害怕地拉紧身旁母亲的手。全城断电。

一个清脆如银铃般的童音回荡在城市上空,清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

“路上的街灯太亮啦,关了灯好好看看夜空吧!”

所有人顿时不约而同去寻找最后一点光,抬起头的那刻,却同时被闯入眸中的景象深深淹没——

漫天璀璨的星铺散开来,正中央有条渲染着由青绿渐变至紫罗兰颜色的星河,宛若古籍里描述的银河。更广阔的繁星夜幕的颜色也并非极端的黑,有的泛棕白,有的偏靛蓝,共同编织成一幅如梦似幻的星图。不论九天人世如何变化,它永恒随同海的低吟、花的呢喃,从创世之初的混沌之中静静走来。

几颗不起眼的星从夺目群星中掠过,勾出条银白的线。

“雪岭座流星雨.....”不知是谁在轻声低语。

有人手掌合十,闭了眼,低下头。半大的小孩子也学样许愿。儿子甩甩陈清衣袖,说出自己的愿望:“妈妈妈妈,我以后想当教武斗的老师,这样就可以保护我、妈妈,还有更多人不被欺负了!”

小孩子不知道对着流星许愿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陈清终于想起了那个已经模糊的梦,右眼眼尾再也堆不住的一滴晶莹水珠闪烁着滑落。她听见那时双手交握的自己在心底许下的愿望:“我想做一名摄影师,去瞻仰星空,去流连山河,去接下落枫,去捕捉夏蝉,去记录下一切自然的馈赠,去仰我所信,去爱我所爱。”

她忆起在过往满眼希冀的学生时代里,用彩色笔写在课本扉页的语句:“尽管身处人间囹圄,但我们仍要记得远方。”

你心头的那捧火是否还燃着?

你看过星空吗?

[责编校对 雷妮]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不久前才安定下的心又一次焦躁起来，狂风呼啸着撞开房间的窗户，灰色的窗帘在狂风中惊慌失措的摇摆着，在风沙中覆盖上了一层阴暗厚重的颜色。靠近房门，他仿佛听到机械人走动时关节隐隐作响的摩擦声，于是他右手按住腰侧的光感枪，小心翼翼得站起身，左手搭上门把，与此同时房门从门外被打开：房间外是满目金色的金属麦浪，在狂风的席卷下，荡起一层又一层连绵起伏的波浪，一望无垠，隐约的前方停着一辆“车”。

风势猛烈，只听机械声又一次在耳边咻咻作响，他迅速地掏出手枪，猛然转过身去，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那神秘的东西终于说话了。

他张开嘴，似乎是很久以来第一次说话，当陈旧的声音不再沙哑的割据着声带，他听到他说：“机械帝国第一代研发产物‘星一’，现已脱离帝国系统 23 个机械时，该地区暴磁风力 8 级，不宜久留，请同我一起离开。”说完只看他侧了侧身，心的驱动器闪烁着光芒，不远处的那辆“车”也同时闪着回应信号。

他缓缓放下枪，视野逐渐清晰起来，不知怎的，当他的目光与星一碰撞，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从心底涌出，就仿佛是多年萦绕在心头的梦，牵动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经，忘掉了就再也无法痛快起来，于是他做下这个荒唐的决定，他将枪放回腰间的枪套中，对星一说：“走吧。”……跟着星一的脚步向那辆车走去。

穿行在金属的麦田中，嗅不到一丝麦粒的香气取而代之的是锈迹斑斑的味道，宁静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喧扰，他下意识打开腕上的表：今天是机械帝国二年第三十二个机械日 10 机械时。

他又一次回望渐行渐远的房间，恍惚间，他仿佛想起来那个朗晴的傍晚，他终于从夜以继日的研究中走出来，带着研制的芯片激动地冲出这个房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空气中散发着谷粒饱满诱人的香气，年轻人畅快地笑着，哪怕错过了清晨的日出和傍晚的落日余晖，却还期待着夜晚的漫天星辰，以及一个又一个新的一天。

似乎离人类文明早已有很长时间了啊……他自嘲地回过头，扯了扯嘴角，满眼讽刺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将一个又一个芯片不断的发明改进并植入机械内部，沾满了逝去的名利、虚荣，却留下最残酷的惩罚——独自苟活于因自己而颠覆的世界

中，举目无亲，颠沛流离。

星一匆匆向前奔跑着，金属草叶的枝条摩擦着他的脚踝，他看着不远处麦浪中的身影，他晃了晃头，发出轻轻的摩擦声，于是说：“地球以外的某个星球人类文明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搭载星际飞船抵达那里。”

那身影猛地颤动起来，他惊讶地冲星一问道：“是火星吗！”星

一深深看向他，回应道：“是的，十年前的活性机械人投放计划已经成熟，地球人类文明覆灭后，当年抵达火星的一批人和机械人已经切断了地球的联系，机械帝国无法掌控那里的一切。”他随着胸脯的震颤接着问星一：“你怎么知道？”星一转动着眼球，闪烁着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光芒，哑哑的说道：“我就从那里来……”

去往火星的路有很多条，但由于作为帝国叛变者的星一，机械芯片开启了红色逮捕信号，为了躲避系统的猎捕，这是他们唯一能选择的去路——0 号轨道。

千万个尚未觉醒开启的机械生命栖息在这里，



溯洄

● 高 2022 届 16 班 焦若筠



没有氧气,没有声息,这是地球管辖的边缘区,度过这里就离开地球了,他戴着氧气罩换上了厚重的太空服,他注意到星一专注地环顾着四周,眼里是一种,不知该用什么语言去表达的情绪,他很困惑,记忆的缺失让他很被动。

当一束光线透过黑暗的罅隙辉洒在他们身上,短暂的温暖铺洒在他身上,他意识到他们已经穿过了0号轨道,隔着氧气罩星一对上他的目光,缓缓开口:“抵达,空间站。”

说完,透过飞船的玻璃向外看去,顺着星一的目光,他看见他们漂浮在一个浩大的平台上,平台四周是浩瀚的星海,成千上万个由远及近的星球点缀着漆黑的太空,平台上热热闹闹,穿行着许许多多的机械人,这些机械人同星一不一样,他们裹着仿真的人类皮囊,和星一的这身行头相比,气派多了。

星一仿佛知晓了他的想法,回复他说:“瞧这些家伙,像人一样走来走去,可里面空荡荡,只需一个操纵器和一个透明的东西,从里面看得到外面,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摆了摆自己的机械手,按了启动的按钮,飞船又一次开始了航行:“走吧。”

似乎行驶了很久,时间在浩渺的宇宙中也仿佛凝固了起来,前进的不再那般掷地有声,穿过近4亿千米的距离,火星,这个神秘的星球终于揭开了面纱。

沟壑纵横之间是一座巨大的堡垒,若隐若现。星一的步伐逐渐虚弱起来,抚住自己体内安放芯片的地方,他看到芯片发着红色警告并激烈的闪烁着红光,可星一却好像早已做好了准备,不远处传来机械的轰鸣,卷起狂风,遮住了本就不清澈的天空,星一拉了拉他的手,“看到了吗,我们抵达火星了,他们会接纳你的。我不属于火星机械人编制,他们已经开启了遣返攻击。”

遣返攻击已经启动,巨大的堡垒刹那间暴露出内里的攻击系统,不论来者,误入者必需离开,他忍着后背的刺痛看向星一,星一的板甲已经千疮百孔,露出内里的碳架关节来,他冲星一说:“我不可能丢下你,”拽了拽星一,“我带你一起走。”

正欲直起身子,一股强劲的力将他拉了回去,他眨眼的瞬间只看见星一用身躯挡在他的身前,只听

得一颗子弹射入胸腔的摩擦声,星一的身体震颤起来,“莱温特博士,还记得么,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思考和感知的机械人,”拍了拍自己残破的胸脯,“这里什么都有,您说过‘不要因一切结束而流泪,要庆幸曾发生过的一切’。快走吧,博士。”

记忆就在霎那间如潮水般涌向脑海,他强忍着头痛,回溯着记忆的画面——多年前0号轨道,他满怀希望,将第一枚芯片装入机械人体内,芯片在进入的那一刻开始启动,机械人转动着金属的眼球,那才不是罪恶的开始,他还记得那天宇宙浩瀚无际,星河闪耀,透过氧气罩,他看向他,发出机械却灵性十足的声音:“您好,我是星一。”

攻击系统正酝酿着最后的致命一击,星一看着他的博士离开的身影,坦然接受着,只听轰一声,世界安静下来,然后是一阵又一阵微弱的机械摩擦,星一的眼睛恒久的紧闭着,似乎蕴藏着极大的悲伤,良久,星一在一次睁开了眼睛,拖着残破的身躯,他轻轻拍打着前一刻从不远处扑来挡在他前方的人的肩膀。

飞船的残骸中,他的声音干涸而嘶哑,四目相对,他看着他的博士缓缓抬了抬眼,眸子里清澈如水:他看见火星如同曾经的家园——地球那样充满生息的运转着,轻轻眨了眨眼,只听喉咙中发出一声微弱的轻叹,终是合上了眼睛,还未勾起的唇角就这样停滞下来,成为永恒。

只听星一呢喃道:“这一次你又做了同样的选择。”接着他抓住他的手,这时像曾经发上过很多遍一样的,空间撕裂出一道不深不浅的口子,姑且叫它时空裂缝吧,宇宙奥秘不可猜测,星一仿佛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他第一次和他的博士来到这片神秘的地方,在绝望中这里倏的出现了这个裂缝……这个世界开始分崩离析,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悲欢离合,都将不复存在,也会永远存留。

云烟旧梦还是决绝而去,这世间却还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乱局……劫难像一把燎过平原的大火,无情又无法抵挡地碾压过去,将一切都焚毁在灰烬里。唯有细草嫩芽,死寂过后,依然默默地萌生在春风里。

“枯木逢春”,像一个开头,也或许是一个结局。



漩涡

● 高 2023 届创六班 于士宸

太阳氦闪开始了,地球无法流浪。

全世界的人们在各地不慌不忙地生活着,在这颗蔚蓝的孤星上,身后是万丈漆黑的宇宙,前方是以膨胀成红巨星的太阳和它周围严密包裹的电池板。看起来像一只被囚笼关押的野兽。

地球上,吴谓厚厚的眼镜下闪过一丝担忧。镜片上折射着那片被条条黑带束缚的红色。这几天他总是心神不宁。

吴谓是“漩涡计划”的七位科学家之首。20年前,地球周围的磁场突然被严重干扰,科学家们多次计算后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太阳将死了。当太阳燃烧殆尽,地球将被它所演化的红巨星吞噬。就在所有人都为此焦头烂额时,吴谓发现了解决方法。在一次原子核轰击实验中,他击碎了夸克,从而在时空上打破了守恒。制造出一个可以向未来借能量的蓝色漩涡。通过复制和改进,科学家们利用借能制造了围绕太阳的电池板,并后移了地球公转轨道,利用太阳氦闪释放的能量再归还未来,简直是天衣无缝的完美理想方法。

因此,吴谓得了各种大奖,成为人们的英雄。记者采访首脑会.....近几年,他才回到普通的生活。

孤身一人走在街上,大雪纷纷,苍白了一切。高

楼上的荧幕正放着表彰他的图片,他早就习惯了。走进闹市,随意选一家饭店,点一份儿5块钱的大海参,一份儿3块钱的鱼子酱,一杯香槟,香香地饱餐了一顿。现在吃饭真实惠。他如此想着走出门,四处散布路旁的广告都由金银镀成,曾经的破败已了无痕迹。不知为何近几年人们的生活快速的丰裕起来,贵金属处处皆是。

晚餐带来的一丝快慰,暂时冲淡了吴谓心中的隐忧。他决定继续走走。偶然拐入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巷道,几十步之后,两旁漆黑的高楼渐渐变成巨大的排气扇,如野兽喘息的大嘴吐出腥臭刺鼻的气体。捂住口鼻,他皱眉前行,又行近百步,一道巨大铁门横亘在眼前。

如切断天地一般的,它耸立在前,仿佛是死路一般的尽头。

吴谓推门,门被锁了。久久拉拽也开不了。

“笃笃笃笃……”脚步声从门后响起。吴谓赶紧躲进街角的阴影中。咯吱一声门开了,两个男人走了出来。

“走,我请客!”一个男人粗糙的嗓音响起。言罢从衣兜里掏出一根金条来。另一个顿时眼冒金光,

“真有本事,咋从厂子里偷得?教教我。”

……”

话落,他的眼角倏的划落下一颗晶莹的泪珠,随风而逝,丝毫不觉……

[责编校对 雷妮]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他已经不记得何时来到这里,仿佛待了很久,又仿佛从未来过。忽然听到敲门声传来,他一手把住枪,一手握住门柄,门就在这时毫无预兆地打开,房外是一大片金色的金属麦浪,机械人发出嘶哑的语调:“机械帝国第一代研发产物星一,现已脱离帝国系统24个机械时,该地区暴磁风力8级,不宜久留,请同我一起



“不行,让头儿知道……”

“怕啥,那些该死的科学家贪的可比你多……”

两个人推搡笑骂着走远了。

吴谓趁门尚未闭合跑了进去。当脚踏进其中时,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如山的巨大机器沉重地呻吟着运作着,吐出的气体遮蔽了天空;工厂刺眼的强光下,存放贵金属的集装箱垒在一起如同几栋无人的高楼,投下巨大的森森黑影;金属工厂的尽头是生产工厂,成千上万的巨型养殖箱内,溢满了肥胖的海参和鲟鱼……应有尽有,密密麻麻,如千万将死的冤魂堵塞在沉寂的囚房中,从周围、从高处逼视着吴谓……

“伟大的六位科学家将借能技术发挥至极致,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改善……”冰冷的女机器音如丧钟一般撞击在吴谓的耳膜和心中,他抬头,看到悬空的荧幕上播放着六个人……那六个人是曾经和自己制定漩涡计划的科学家们。

仿佛突然凛冬已至,他开始浑身发冷。

战栗之中,他仿佛深深坠入了漩涡。

原来,时间已被循环锁死了。那六位科学家通过漩涡回到了过去,在过去,用借能办设了这些以太阳氦燃料为动力的工厂迫使太阳氦闪,再利用氦闪的能量归还给未来,并利用太阳氦闪迫使吴谓公开了他研究多年的借能漩涡技术,从而为他们回到过去提供条件。

多么天衣无缝的计划。

但是,疏漏了一个变量。

能量对应性。即归还的能量不能少于过去所借,否则将由时间上依次撤销缺失部分等价的优先能量

作用成果——首先破坏借能而造的太阳周围电池板。能量归还的时限是20年,现在正是整整20年。75%的太阳氦闪能量才足以归还建造电池板和后移地球轨道所用的能量。

而现在恰好进行了75%。

但是,还有他们私下建工厂的借能。

想到这里,他不敢再想,也不能再想。能量平衡被切断了,时间单向性被打破了。在那个红色巨球的背景下,野兽周围的黑带一条一条消失,如血的光芒,散落天地,如恶魔罪孽的瞳孔,静静地冷眼看着这即将毁灭的万物。

吴谓对那六人已似乎确凿是没有怪罪了。他只想找个地方坐下,再努力的呼吸几次,再感受一下活着的轻松。风声轻柔,从千里不绝的工厂穿过,吹起他额头的几丝银发。天很黑,从四角凝聚至当空的血红色,反射在他的眼镜片上,掩盖了目光。

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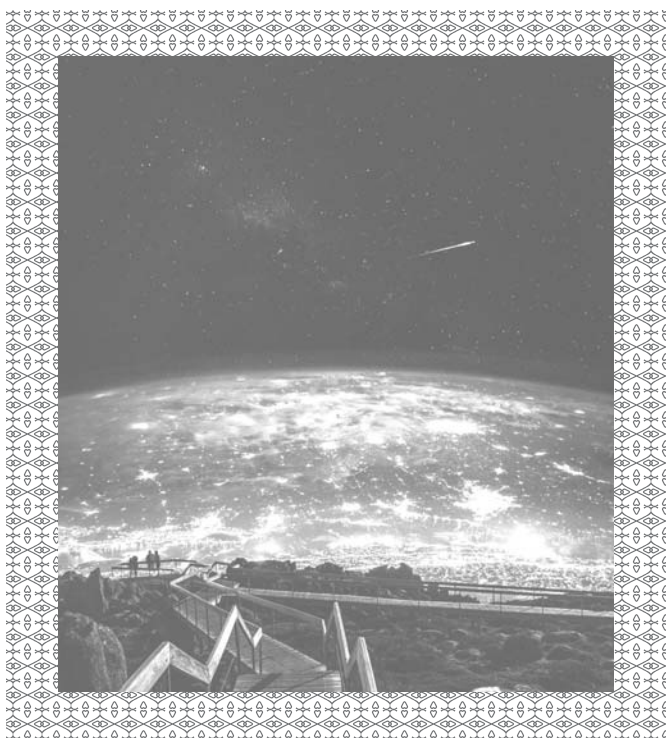
太阳的离子风暴,如野兽复仇的咆哮滚滚而来,刺过没有电池板的空间。

吴谓坐在一片雪上,他的身后是雪,再身后是绵延千里的工厂,工厂之外是天空,天空之外是万丈漆黑的宇宙。他的身前是霞光,以及来自曾经的回忆和致命的风暴。

“我曾穿越大海,
却搁浅在人心的漩涡……”

在骤然席卷天地的炽热中,他轻声哼唱。

[责编校对 雷妮]





903号星球的人类被毁灭了。

从四千多年前开始,人类就各个星球殖民,并利用半克隆技术合成次人类,将控制芯片植入他们脑髓,使其完全听命并服务于人类。

在903号星球上,次人类3069号跟随科学家吴璠研究制造次人类,为了方便他工作,吴璠在他的控制芯片上刻画了记忆条痕,使他不需要指令就能循着记忆工作。

这样平静无奇的日子持续了5年,直到有一天,3069号正在进行芯片的制作,突然发现制作出来的其他次人类都只会遵照指令,而自己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与人类一般无二,那如果把这些控制芯片与自己相连,他们是不是就会听命于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此时的吴璠已经将芯片实验室完全交给了3069号,自己正在研究星际轨道,想要找到星球之间的直接通道,使各个星球的人们来往方便,自己再顺便拿到诺贝尔奖,故此他未来几年内应当是不会从天文台中出来了。

3069号开始加班了。

他将每日应交的芯片制作完上交后,就回到实验室,关闭大门,挂上10公斤重的铁锁,并用许多不用的器械堵住大门,关掉大灯,只留一盏微弱的台灯,勉强能看清后,就开始了对于新型芯片的研制。他先取来电子显微镜,将单晶硅晶圆置于其中,合成几百兆支中空晶体管,利用高频光子构造每层的图案,并将每十亿支晶体管制成1个CMP结构,以达到未来控制操作的简便,再自行小开颅手术,提取出自己

脑髓中的芯片,毁掉上面的控制纹路,并与新型芯片相连。

终于在1095天,26280个小时,1576800分钟后,4435次试验后,他成功了。

3069号又用了5个月使半克隆中心的技术人员对他完全信任,并允许他直接将芯片植入半克隆人体,合成次人类。3069号带来了他自己研制的新型芯片,将它们小心翼翼植入半克隆人体后,放掉休眠液,唤醒芯片中的控制指令,使次人类醒来。

3069号指挥次人类做一些基本的动作,都成功

了,他便带着这些次人类回到芯片实验室,开始大规模研制新型次人类。他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控制次人类,却受命于人类,他想要征服整个星球。

3069号做成了一批新型次人类军队。

他带领这批军队攻破一个又一个城市,一个又一个国家,一场空前的灾难笼罩了903号星球,全球的人类无一生还,而3069号带领着他的“仆从”开始了穷奢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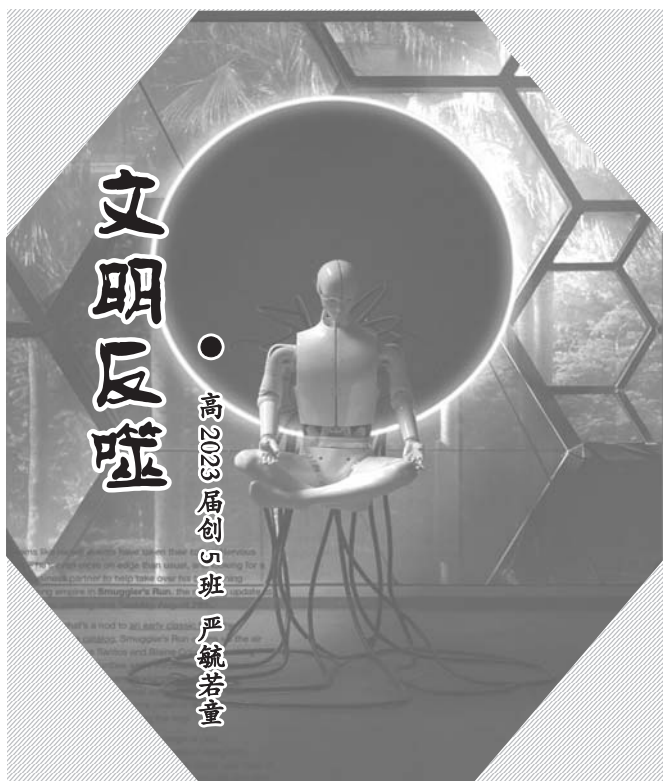
欲的生活,但……他们都不会种植庄稼,全球剩余的粮食仅够他们食用2年。“仆从”们似乎意识到了危机,开始互相残杀,还有几个向3069号发起了攻击。

903号这个强盛的星球毁于一旦。

天空中仍飘着白云,悠悠地,海洋仍是蔚蓝,深邃的,仿佛洗去一切罪孽,但大地被鲜血染红了,随处淌着血,汇成小溪流向天边。

文明被反噬了。

[责编校对 雷妮]





2040年,人类的人口和科技水平都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人工生产。逐年上涨的失业率牵动着人们惴惴不安的心,包括我。

我叫邱璐,是一名护士,属于“高危职业”。近年来,护理类仿生机器人投入市场。除了资历较深的护士和医师们。偌大的医院,只剩寥寥数人。代机器人出现时,只是简单的辅助工具而已。可技术的步伐如星火燎原,短短几年使我的同事们相继离职。除了资历较深的护士和医师们,偌大的医院只剩寥寥数人。

护理机器人的技术成熟,价格早已平民化。他们温顺,为患者提供细致的服务;他们耐用,可以不间断的工作72小时;他们不需要报酬、假期、福利——它们是老板的完美雇员。用精湛的技术乐此不疲地工作着,永远带着和善的笑容。这样高效的机器,自然提高了医疗水平。社会对它们的认可渐渐压过了质疑声。只剩下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冒着随时可能被辞退的风险,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肩负着一家老小的生计,只把自己的哀伤与叹惜留给漫漫长夜。

而我现在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病倒之后负下了巨债,未成年的弟弟还在念书,我不得不去找兼职工作。我的恩师徐教授愿意帮助我,即使他的项目十分危险,可我别无他法。

腊月的寒风刀削一般的刺着我的脸颊,我站在漫天的雪花里,眼前一片朦胧,灰蒙蒙的空中,缤纷的霓虹灯孤独的在闪。街边蹲着几个衣服破旧的人,身前立着一块块“求工作”的牌子。我吸吸鼻子快步向约定的地点走去。

咖啡店里温暖舒适,暖气十足。机器的运作声和着悦耳的音乐,两位男士靠窗而坐,正专注地聊着天儿。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我的大学老师徐教授,便上前问好,他见了,严肃地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并向

我介绍他的合作者王教授。随后,他用平静的语调说道:“小邱,既然你来了,那应该是做好决定了。”

我点点头,说道:“我想好了,只是……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请您一定照顾我妈和弟弟……”我的眼角一阵酸涩,徐教授一口答应。

在实验开始之前,徐教授最后问我一个问题:“你答应做这个实验只是为了钱吗?”我想了想说道:

“教授,我一直在想:时代的更替之下,逐渐消失的职业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牺牲品吗?从电话联络员、售货员、司机、翻译……这些名词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上一页,如同发黄的老照片。难道,我也能逃避这样的命运吗?难道,人类终有一天会被自己所创造的事物淘汰吗?我不甘心!”

徐教授轻轻说道:“那就让我们一起试试吧,既然优胜劣汰,那就成为最强大的……”

我再次醒来已经是3天后了,所谓实验,就是在我的大脑内植入微型芯片用电脑协助刺激我的大脑。开发后,我的智商将达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将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重大突破。

手术成功后,我很快投入了工作,每天除了做身体检测之外都在阅读大量的书籍。我向徐教授提出回家看望家人,他却说我们的实验是保密的,我不被允许

离开实验室。

我的大脑如同荒漠中涌出了泉水,源源不断地汇聚着知识。两个星期后,我便开始研究和自己有关的课题,手术之前的记忆变得模糊了,只有徐教授的话在我的脑海中徘徊。“优胜劣汰……”看起来,人类不必再畏惧AI了,毕竟人类的大脑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计算机啊!如果我可以和教授一起完成接下来的实验,开发人类的大脑,我们所拥有的,将比现在多的多……

我无暇再顾及生活中的琐事了,毕竟体力有限。我也不再与母亲和弟弟联系,只是告诉他们我工作



以科学之名

● 高2023届创五班 杨蕊溪



日照狐狸冢上

◆ 高 2021 届 4 班 史文茜

(一)

如墨的夜色在一瞬间倾泻而下,黑夜扑面而来,像是一只张大嘴的怪兽,一点一点蚕食着卞苏安的意志。

像是雷鸣,压断了卞苏安最后一根弦,他在黑夜里睁开眼睛,耳畔鼾声雷静,汗臭和脚臭夹杂着夏日的燥热一股脑钻进他的神经,卞苏安看着房梁,脑海浮现出阿澜昨日的笑脸。

忙碌——这是实话,一旦完成所有的理想,我们可以开发出全新的人类,那时,将不会有任何科技的力量是我们的对手!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终归是这副身躯。于我而言与家人在一起相处这种事,与科研事业放在一起早就不值一提了。

“小邱,”徐教授唤我,“你的电脑密码是多少?我老了,记不住啦!”我正欲报出一串数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忘记了……”我轻声说道。徐教授愣住了,我们一下陷入了沉思。因为,手术之后我从没忘记过任何工作上的事,而我却想不起一些生活细节了。

原来,在我一门心思扑在学术上时我的“天才大脑”选择遗忘了我的亲人,我的生活,遗忘了那些稀松平常的,但又格外珍贵的感情。

原来,我早已和一个天才 AI 无异了,我却毫无察觉。这是刺激大脑的反噬,也是我们实验的漏洞!

我和徐教授一起疯狂地寻找问题所在,想做一些补救措施。我的记忆却如潮水般退去,短短几天,我看不懂自己的报告,更别提深入研究了。我的身体因长期劳累而不堪负重,徐教授含泪送我离开,临走前他叹息道:

“苏安,我母亲生病很久了,我打算偷偷回家看看她,你帮我保密。”一地的血红色充斥了卞苏安的大脑,他闭着眼睛,却无法从血色中走出,阿澜的笑脸重合进来,卞苏安懊恼地坐起,夏蝉的嘶叫声敲打着卞苏安的耳膜,吵,烦躁。

他轻轻起身,小心翼翼地越过一双翘起的腿,又从另一个人的肚子上跨过去,下了通铺,走出房外。营地里士兵们举着火把,列队进行搜查,月光在夜里铺展开,又像是被层层云围着,有些浑浊。

“小邱啊,我本以为可以用科技的力量使人类成为最强大的物种,而这一切如果丢失了人类最朴实的情感,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遥远的地平线上,滚烫的落日把大地烤成金黄色。

“我这把老骨头不知还能做些什么……在科学的道路上也算是个失败的先锋者吧。”

归巢的鸟儿飞过如血残阳,声声鸣叫好似黄昏地绝唱。

我带着厚厚的钞票回到家中,事到如此,我只希望自己的记忆变成一张白纸之前,再看一看母亲和弟弟,他们不知道我曾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也不知道我或许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巨大前进。但我只想最后的时光,和他们待在一起!

我多么希望自己永远是个普通人,多么希望人类停一停前进的步伐,看看身边可爱之人。

以科学之名,人类在这条不知通往何方的路上,永远不会驻足回头。

[责编校对 雷妮]



卞苏安走向演武场，隐隐约约还传来兵器的碰撞声，这么晚了还有谁在？他有些踟躇，但想起实在无处可去，又迈开腿。

方至演武场，对面的身影就停了下来。

是主帅。

卞苏安行了礼，向雄撩起衣服擦了擦汗，招呼卞苏安进来。

“比一场？”向雄拿着大刀在空气中比划了几下，花白的胡子一颤一颤，扔给他一把长枪。

卞苏安抬手接过，抻了抻，道声“得罪”，长枪横入，很快二人便热火朝天地比起来。

向雄大刀沉重，刀锋稳健，一寸一寸压的人喘不过气，卞苏安长枪锋利，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力道过轻。起初卞苏安心不在焉，只是堪堪躲过，但向雄步步紧逼，卞苏安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也渐入佳境，二者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乒砰”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格外入耳。

良久，向雄挥舞的大刀抵达卞苏安心口，“你输了。”

向雄收了刀，走向演武场台子边坐了下来，扔给卞苏安一张汗巾，招呼他也过来。

卞苏安喘着粗气，走了过来，虎口仍被刀剑碰撞震得发麻。

“小子，何事难眠？”

卞苏安沉默了许久，说：“今日被处死的士兵，是我的朋友，昨天才和我说母亲重病，想要看望，如今，便是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了。”

向雄收起了笑容：“此言差矣，这下才能更好去见他母亲了。”

卞苏安疑惑地望向向雄，黑夜里传来一声微小的叹息。

向雄起身，走过来拍了拍卞苏安的肩膀，“他母亲去年就下葬了。”

卞苏安瞪大了眼睛，望着向雄离去的方向，久久不敢言，背叛，怀疑，轻信，懊悔，原是自己太过愚蠢，卞苏安自嘲地笑了笑，前方向雄停下脚步，黑夜里，卞苏安听到了向雄异常清晰的声音：

“年轻人涉世未深可以理解，但日后仍旧要多思考。卞苏安，新兵入营中唯一一个书生，以后每日训

练完毕来我帐下吧。”

(二)

玉凉城，百里秦关第一大城，它的北面是物资贫瘠的北狄，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总是妄图侵占中原的土地，他们羡慕中原的富饶，那是不同于塞北的荒漠，他们渴望中原女子娇滴滴的身子，那是不同于塞北粗犷的温柔，他们渴望江南的烟雨，那是不同于塞北雷电的轰鸣，自安宗以来，关闭互市，两地多次爆发战争，而处于北方第一大关的玉凉，成为北狄进入关中的叩门匙，也是卞苏安他们军营的目的地。

没有留给足够的时间，第二天北狄从退守的界限向玉凉城大举进攻，草原的冬天，冷风过境毫无遮挡，没有足够的物资，将会死掉一大批牧民，成败就此一举。

将领们在向雄的议事房一谈便是深夜，连续好几天，无论谈到多晚，卞苏安都在旁边认真的记录，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向雄给了自己学习的机会，自然不可放过。

兵家有言，占据天时地利，先入为主者胜。任白天北狄如何猛烈地攻城，妄图爬梯子登上城墙的人被石头砸死一批又一批，向家军始终不开城门，不给他们丝毫可乘之机。

夜晚，两个五千人的小分队从两侧城门偷偷溜出，烧毁粮草和营寨，趁机制制造混乱，北狄人措手不及之时，弓箭手射出火流星，顺着风势一举烧得一千二净。卞苏安穿着黑色夜行衣，拿着剑的手微微在抖。

“吱呀”一声，两路队伍互相看了一眼，鱼贯而出。黑夜里他们蛰伏着前进，没有任何预演，就好像天生适合于黑暗，巡逻的北狄兵方觉凉风经过，回头看时已然身首异处。

火光在黑夜里亮起，计划稍稍有变，还未来得及撤退时被起夜的敌军发现，两队人只得陷入小范围热战。一片火与血的热浪中，卞苏安瑟缩着，持剑后退。死的人太多了，战场上太容易爆发嗜血与血性，天生好战的人会被释放出内心的杀戮狂魔。尸体横陈，卞苏安无处落脚，逃无可逃。前方的身影还在挥舞，可卞苏安看着，已然人影散落。

有一个北狄士兵被扔到了卞苏安眼前，胸前大



片的血充斥了卞苏安的大脑,本能的想要逃离,却在右脚刚迈出时被人死死拉住,卞苏安低头,北狄士兵的大刀挥舞而至,卞苏安下意识拔出长剑,黑夜中一条银白的弧线划过,卞苏安扔掉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刚刚逝去的生命。

卞苏安抬起头,茫然地看向四周,前方挥舞的身影停下,转身,卞苏安似乎看见了父亲,那人站在黑夜的尽头,他背后是连天的火光,他就站在光明黑暗的分界,脸上留着一丝血珠。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卞苏安做了一个梦。

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日思夜想的故乡。记忆中父亲曾把自己举过头顶,也曾在烟花三月带自己和母亲去扬州采风。战火纷飞的日子,为了躲避征兵,父亲带着母亲和自己逃难到了关中,本以为一家三口可以继续生活,谁曾想父亲却离开了。

卞苏安仍旧记得那天父亲怀抱的温度,还有父亲坚定的决心。

“苏安呀,为臣民亦有责,山河动荡,匹夫尚不可苟且偷生。你要乖乖长大,照顾好母亲,为父就放心了。”

小小的苏安点点头,在母亲的哭泣声中目送着父亲离开,一别生死两茫茫,杳无音讯,卞苏安不敢去打听父亲的消息,几年来忐忑,直到那一刻,在战场,他悬在空中的心终于落下,那是他的父亲,消失了十年的父亲。

(三)

首战告捷,北狄再次退回草原,而玉凉城里,百姓已然在准备元日了。

今日卞苏安尚未轮值,买了草药和鱼回来给父亲做药膳。那场大战中父亲被大刀砍伤了腿,却依旧在第三天坚持起床去演武场督查士卒的训练。

“父亲,养伤为重,儿愿代您前往,望您保重身体。”卞苏安端着药膳,挡住父亲的去路,几近恳求。

卞青接过药膳一饮而尽,绕过卞苏安撩开帘子走了出去。

“你要是走的漂亮,就没人会发现你腿受过伤。”卞苏安看着父亲依旧挺拔的身姿,静默无言,只是每

日早起练功又提前一个时辰,读兵书又多了一个时辰。

要变的更加强大,才可保护想保护的人。

修养许久,父亲逐渐好转,二人在街上走走停停,买了好些物什回家。父亲带了些干粮要外出,卞苏安连忙要跟,却被父亲严厉制止,只是说:“除夕夜必然回来。”

卞苏安看着桌上的饭菜不再冒出热气,烛火中映着家家户户高高悬挂的灯笼,门口传来的笑声更是听得卞苏安恍惚,渴望和父亲度过元日是他这么多年来不变的心愿,不想懦弱,但在没有看到父亲的这一刻,无力感一瞬间涌了上来,却在刚起身时,看到了院子里站着的人。

还喘着粗气,蓬头垢面的,衣服像是被树枝划得破烂不堪,脸被泥巴占据了,唯有那双眼睛在黑夜里透得发亮。

卞苏安瘪着嘴,心里开心极了,面上却故意不看他,那人献宝似的快步走上前,招呼小孩一般地:“快猜猜这是什么?”

卞苏安有点好奇,却仍旧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咔哒”一声,忽然有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抱住了卞苏安的腿,卞苏安不由得低头看下去。

那是一只通身火红的小狐狸,眼睛黑亮亮的,卞苏安伸手,它便轻轻一跃,跳进了卞苏安的怀里。

“我去给你捉狐狸。”

卞苏安猛的抬起头,透过眼前这个衣着不堪的男人,卞苏安看到了九岁时,那个背着包袱即将离开的人,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次见面时,为父替你捉来一只狐狸。”

神情恍惚中,对面的人已然自得地坐下吃饭。

“父亲,我去帮你热一热,菜凉了。”

那人摆了摆手,卞苏安低头看着狐狸,品味着笨拙的,迟来的父爱。

(四)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日子似乎进入了正轨。父子二人拿着军饷生活,轮值。每年仍会有北狄小范围侵扰,但卞苏安在卞青和向雄的教导下可以独立指挥小规模作战。



卞青告诉了卞苏安,自己为他取字“行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卞苏安听说父亲为自己订了一门亲事,是裁缝铺老板的千金,那个豪爽大方的姑娘。

卞苏安和父亲商量着,今年冬天把母亲接过来吧。

但意外总是先于明天来临。

沉重的号角声划破了黑夜的寂静,常胜的士兵自满骄傲,玉凉城防御日渐衰靡。不知何时混进城的北狄士兵杀死了城门守卫,大门打开迎接着北狄大军的到来。卞苏安被父亲摇醒,简要说明之后二人迅速回到自己的小分队。离开时,父亲深深地望着卞苏安,卞苏安心头一跳,方欲言父亲却转身离开。很快便投入到战斗中。

北狄来势汹汹,从子夜到天明,卞苏安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去,但北狄人却不停歇的补上来。天上飘起了小雨,一波结束,卞苏安靠着某家房外的墙上休息,太疲惫了,他的心口直跳,按耐不住,朝父亲作战的方位走去。

方至,便收到了向雄要求撤退至武安城的消息。卞苏安扶着受伤的父亲,回家抱了狐狸,一路跟上撤退的大军。即将出城门,追兵又至,卞苏安永远忘不了那一刻,马匹被绊自己摔倒在地,危险降临在自己背后的瞬间,父亲推开了自己,鲜血不住地从他肩膀流下,染红了整件战袍,卞苏安疯了似的喊着“爹!”却被旁边士兵拉住,父亲就在城里撑着,望着自己远去的方向。

“爹!爹!”卞苏安从梦里惊醒,直直地坐在床上,狐狸一下子蹦到床尾,转着黑黝黝的眼睛望着卞苏安。一连三天,卞苏安都做着同样一个梦,梦里父亲对自己说:“行止,别报仇。”转而是那天北狄人因粮食被转移而屠城的画面,红色的血铺满了护城河的表面,卞苏安闭上眼睛,已经三天了,他的世界,再也看不到红色。

卞苏安在夜里策马跑回玉凉,黑夜中人影晃动,城墙上有人缓缓倒下。卞苏安在城中疯狂寻找,只有荒凉的街道和陈旧斑驳的血迹。卞苏安跪街道上,朝着南方磕头。风起,卞苏安抬起头,长剑随着身体前行,剑锋划在地上,留下一连串吱啦声响,卞苏安缓

步走着,一跃而上,剑气在黑夜中挥洒,一个又一个北狄士兵倒下,号角吹响,烽火点起,北狄士兵蜂拥,卞苏安长剑为舞,天地为台,来者不拒,杀红了眼。

一南一北,鬼魅般的身影静静伫立,黑鸦鸦一片挤在对面,静静伫立之时,少年腾跃而起,落入在人群中消失不见。空气中弥漫着血的味道,寡不敌众,卞苏安觉得自己要死在这里了,又一刀砍来,卞苏安闭上了眼睛,就这样吧,去见父亲。

想象中的致命一击并未到来,卞苏安睁开眼,是向雄横刀挡住。一刀划去刀风猛烈,北狄士兵齐齐后退,刹那间向雄带着卞苏安一跃而下,落在马上向武安飞驰。

马背上一片沉静,良久,意识恍惚中,卞苏安听到向雄说:“如果你觉得父亲牺牲性命是想让你今天这样送死,那你就别醒过来了。”

卞苏安如堕云雾中,似乎在空中飘着,上不去,下不来,梦里他难受异常,他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所有美好未来与苦尽甘来都以惨烈的方式消失,不甘,愤怒。

终于醒来,卞苏安睁开眼,床榻上是向雄放的书信,卞苏安展开,熟悉的字体让卞苏安微微发怔,那是玉凉城期间,某次自己战败父亲写给自己的话:

“置之死地而后生。”

沉默了三天,卞苏安走了出去。他在夜间登上城墙,望向玉凉的方向,只见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白日里,卞苏安只是抱着狐狸在街上游荡。

殴打声传来,狐狸挣脱了卞苏安的怀抱一跃而下,冲进了拥挤的人群,卞苏安叫来捕快疏散了人群,接着看到两个交叠在一起的身影,自己的狐狸拉着下面的人。

父亲用自己瘦弱的身体包裹着孩子,鼻青脸肿地起身向卞苏安致谢。卞苏安鼻头有些酸涩,一种无法言表的悲伤蔓延开来,他忽然很羡慕这个小孩,他遮风挡雨的父亲不在了。

卞苏安抱起了狐狸,转身欲走,那小孩却过来抓住卞苏安的衣服,“哥哥,我好饿,给我点吃的好不好?”

一番询问才知,狗蛋是吴三捡来的孩子,二人一



直乞讨生活,狗蛋天生痴傻,只有一股蛮劲,周围的人都喜欢欺负他。卞苏安沉默了良久,询问吴三是否愿意编入自己的营队,吴三看着一旁和狐狸玩得欢快的狗蛋,点了点头。

吴氏父子就这样住进了卞苏安的营帐,那些多日笼罩在卞苏安周围的孤独的影子,那些无法冲破的牢笼,终于有了些松动的迹象,是狐狸,是向雄,是吴氏父子。

自详谈后,众人不知为何,向雄将反攻的计划全然交与卞苏安。卞苏安带着自己的小分队每天早出晚归,带着许许多多的麻袋回来。队里的士兵在面对卞苏安时大气都不敢出,只有见到吴三父子和小狐狸时,卞苏安才稍稍缓和心智。

大战前一晚,卞苏安抱着狐狸坐在院子里,他不知道明天的计划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这场战役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骂名,但那又如何呢,要给父亲报仇。卞苏安看着小狐狸,修长的手指划过狐狸的脊梁,把小狐狸举到自己眼前,他看着这个父亲迟到了十一年的承诺,这个父亲去世后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小精灵,那黑黝黝的眼睛里,他想起父亲教自己打仗时曾说:“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之谓勇。”

像是在问狐狸,又像是自言自语,“可以的。”他把狐狸抱在自己怀里,就好像,父亲抱着自己一样,但现在,他必须孤军奋战了。

伏久者,飞必高,我要跨过那一座山,我将为父亲而战!



天未亮,卞苏安带着军队前往护城河边,过河的桥已经被砍断,五万大军稍行滞后,当众人到达河边,看着河对岸的卞苏安时,终于对这个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河里堆满了北狄士兵的尸体,他们就要踏着这些尸体渡过河去,北狄人在城墙上放箭,城下的士兵们踩着尸体,举着盾牌过河,纵使如此,五万人依旧折损小一半。渡过河,便一路势如破竹,城门大开,他们再次回到自己的领土,卞苏安更是大开杀戒,一瞬间杀红了眼,他眼里只有复仇的火焰,杀人的欲望。直到北狄人溃不成军,战士们清扫战场时,卞苏安站

在他的家门口,久久不敢进去。

一两滴雨点打在他的盔甲上,卞苏安抬起头,任雨点在自己脸上肆虐,他想起二十岁的冠礼,想起裁缝铺那个爱笑的姑娘,想起很多年前学堂的夫子教授的一句诗:“此后春雨落汴京,只君一人雨中停。”巨大的悲伤和空虚感扑面而来,支撑着卞苏安这么久以来的复仇快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茫然和无措,好像,自己也可以,就这样去找父亲了。

再次醒来时,是向雄抱着小狐狸坐在自己床前,卞苏安想要起身行礼,向雄摆摆手制止了,只是说:“老夫来看看你,安康即好,孩子,人生变故十之八九,敢面对者唯有二三。令父或许更希望他的行止是这样的好儿郎。”

这一战,轰轰烈烈,卞苏安一战成名,因其君子长相和狠辣手段被称为“玉面阎罗”,一时间北狄闻风丧胆,玉凉城在此期间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人气。卞苏安带着吴三父子熟悉军队里的轮值。一个人时,常抱着狐狸坐在城外的桂花树下,絮絮叨叨地说着许多,就好像狐狸可以传达自己的声音给父亲。

公元前五百三十二年,安宗驾崩,武帝即位,大兴军事,想要扩大版图,进一步将北狄赶到北方的荒原。

卞苏安领兵出征,吴三父子赫然在列。厮杀场面,久违的血腥引起卞苏安不适,稍稍缓和期间,他抬头却望见吴三推开吴狗蛋,那北狄士兵的大刀已然举起,多年前的场面再次重演,来不及多想,卞苏安飞一般地冲了过去,推开了吴三。

卞苏安逐渐失去了意识,好像吴狗蛋一直跪在自己旁边说“对不起”,哭的太大声,卞苏安觉得好吵啊,太阳慢慢落下,鸣金响起,马蹄扬起灰尘向营地飞去,在那些灰尘中,在落日的寂寥中,有一朵小白花在风中摇曳着,一下,两下,卞苏安看着那朵白花,对吴三说:

“吴叔,最后拜托你,将我葬在城外的那棵桂花树下。”

刚听到大门的声响,小狐狸便迫不及待地冲了出来,只是这次迎接他的不是那个温暖的怀抱,而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狐狸绕着尸体跑了几圈,扒拉着卞苏安垂下来的手,但那人依旧没有理它。小狐狸似



城外

◆ 高2022届6班 冯诗彤

“真的要去吗,你想好了?”“去!当然要去!为什么不去?”“可是……”“哎呀别可是了,你看看你,现在在这鬼地方,被压迫成什么样子了,唯唯诺诺的,一点男子气概也没有!”“可是阿根,万一我们失败了,城主一定会狠狠罚我们的!你忘了那个男人的下场了?”“呵,那张死人脸,你们都怕他我可不怕,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狂的,不让我们出城是吧,我偏要出去看看!说不定他在外面藏着他的宝贝,自己在外边享乐,把咱们关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地方!”“可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样也挺好……至少……至少吃喝不愁!而且他也不是限制我们,除了那几个禁区,我们也是有绝对的自由的啊……”“司顺!你现在已经糊涂了,咱们待在这里,与世隔绝,跟他囚养的金丝雀有什么区别?你胆小怕事惯了,可是你要让全城的百姓都像你一样吗?我是实在不能忍的!你,唉,罢了,你若实在不愿去,便暂且呆着吧,待在这里哪也不去,我一人去就够了!你且呆着罢!”宋根叹了口气,转身就想离开。司顺一把拉住宋根,急切地说:“不,阿根,我答应你娘要好好照顾你的,如今你要一人去冒险,我是断不许的,我……我陪你去!”“好!咱们人多力量大,回家包点火种,带上干粮,咱们这就出

发!”

夜半时分,城内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要想到城门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过城里的一片深林。“司顺,你跟紧我,咱俩抄小路过去,穿过这片林子,应该就能找到出口了”“可是阿根,城主说过这林子很危险,平日里是断不许我们靠近的。”“好了好了,按他的说法哪里都危险,呆在家就不危险了?简直荒唐!司顺,咱们已经出来了,就没有撤退可言,你要是现在害怕,后悔和我出来了,大可丢下我不管!”“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那就快点出发吧,天亮了就危险了。”话落,宋根点亮火把,也不顾身后的司顺百般焦虑,率先踏入了深林。“阿根!你等等我!”司顺也顾不得揪心了,拿着火把小跑着跟了上去。

夜晚的深林里起了浓雾,脚下踩过的枯枝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月亮偷偷的从浓雾中探出半张脸来,又好像感到害怕,弱弱地缩回去,草丛里也不知有什么东西,悉悉索索的“阿根,你听见了吗?草丛里是不是城主说的什么怪物啊?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太危险了!”宋根皱了皱眉头,不耐烦地扯开自己被司顺拉着的衣角,头也不回地说道:“你跟紧我就是

乎明白了什么,哀嚎了几声,趴在了卞苏安的胸膛上。

没有孩子和亲人,来来往往吊唁的人一直是吴三和狗蛋在招呼,小狐狸就这样趴在卞苏安的胸膛上不肯离开,下葬那天,吴狗蛋偷偷抱起熟睡的狐狸,按照遗嘱安葬了卞苏安。

第二天一早,吴狗蛋起床给狐狸喂食时,却发现找不到狐狸,一种强烈的感觉指引,吴狗蛋一路小跑出城外,太阳刚刚出来,气喘吁吁中,吴狗蛋看到,小狐狸安然地躺在墓冢上。

[责编校对 雷妮]



了。”这片林子从未被人开发过，以至于连条小路也没有。宋根和司顺只能自己摸索，用随身的砍刀开路，在朦胧的月色下艰难前进。“都怪那个死人脸，平时不让我们进这林子，现在好了，连条路也没有，还整天吓唬咱们，整的好像进来了就会没命一样，我走了这么久，不啥也没见到吗，真是的，我看他就是不怀好意！”宋根挥舞着手中的砍刀，嘴里嘟囔着，手中的火把渐渐弱了下来，雾越来越浓，几乎都要看不清前进的方向。“司顺，还有火种吗？”宋根放慢了脚步，却没有得到司顺的回应。“司顺？司顺？”宋根不耐烦地回头，却不见司顺的人影。“司顺？司顺？”宋根有些慌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一路都没听见司顺的声音，他放下背包，开始在四周呼喊寻找，忽然，林子里传来一阵狼叫，宋根猛地顿住，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飞奔回原地，拿起背包，握紧了手中的砍刀，狼叫声越来越凄厉，他隐约听到了司顺的呼喊，但又好像是幻觉，隐隐约约听不真切。雾更浓了，宋根心里渐渐慌乱起来，他开始害怕，不知回去怎么跟大家解释司顺的失踪，他不敢放下砍刀，背紧靠在一棵大树上，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有些发麻。宋根有些后悔了，“我该多带些人来的，凭我一人根本走不出这片林子，像司顺这样的也不行，得在城里找些壮汉，这样也就不怕遇见狼了。”渐渐的，狼叫声弱了下来，宋根瘫坐在地，渐渐冷静了下来，心想：“司顺十有八九是叫狼叼去了，他跟我出来的事儿也没几个人知道，我倒可以利用这件事引起众愤，这样以来就有更多的人对那个死人脸不满了，等到我带着大家走出去了，司顺也一定会高兴的吧。”宋根越想越觉得兴奋，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救大家于水火的英雄，刚刚对司顺的担忧和自己内心的不安也在一番畅想规划中消失殆尽。他捡起背包，顺着原路快步向城内走去。在回去的路上，一切都顺利，快到入口时，一只藏獒猛地扑出来，宋根吓得握紧了手中的砍刀，定睛一看，原来是城主的爱犬，藏獒嘴边的毛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呵，居然在这碰见了这畜生，那死人脸还真把这当成他家狗的狩猎场了。”宋根不屑地瞥了眼藏獒，却也不敢上前挑衅，只是握紧手刀，猫着腰离开了。

等到宋根回到城内，天已经蒙蒙亮了。宋根急匆匆地吃了早饭，将自己收拾了下，来到了广场中央。

他站在祭台上，慢慢的，人多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宋根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就点起了手中的火把，四周的人面面相觑，不知他要干什么。他悲痛地开口：“就在昨晚，司顺被城主抓走了！”如平地惊雷，人群顿时喧闹起来，大家都议论纷纷，认识司顺的人都十分诧异，想不明白司顺这样的人怎么会干出违反城规的事被城主抓去。“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大家一定都很疑惑是因为什么，虽然这里的人可能大多都不认识司顺，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司顺是因为想出城，被城主抓去的！”“什么！？司顺居然想出城，这不可能吧，以他的性子，是断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人群中有一人高喊。“确实，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我也很诧异，但是司顺的心意十分坚定。我不放心他一人去，于是就陪同他前往，没想到在途中碰上了要出城的城主，司顺他，为了保护我，就被抓走了。”人群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几个人不知在嘀咕些什么。宋根清了清嗓子，突然高举起火把，大声说道：“大家不要担心，虽然司顺被抓走了，但是我们也快要走到城外了，相信大家也一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我有幸窥见了冰山一角，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啊，相信大家也受够了呆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地方，每天重复着无聊的生活，被那个冷冰冰不近人情的城主限制禁锢，他不让我们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是真正做了其实也没什么。实话告诉大家，我们进了禁林，但我不是毫发无损的站在了这里吗？大家待在这里，一天天的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而我们一旦出去，外面阳光明媚，再也没有人能束缚我们，大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再提心吊胆，怕触犯那些可笑的城规。就连司顺那样性情温顺的人都选择了闯一闯，他为了我们大家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大家还要犹豫吗？”人们好像被宋根这一番话镇住了，一些人开始动摇，宋根大声喊道：“只要大家相信我，愿意和我一起，我来带路，到时候就算有什么危险，我也不在乎，只要能看到大家都走出这座荒城，我宋根也就无憾了！凡是信我宋根的，我必以命相护！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明天城主的护卫军就又要重新开始巡逻了，大家若是信我，就带好火种和干粮，中午在密林口集合。到时来的人就是我宋根要护的人！”这番话镇住了城内的百姓们，大家都十分感



动,和冷血的城主相比,宋根就好比散发着圣光的救世主。陆陆续续有人站出来,加入了宋根的队伍。

中午,宋根带着20多个百姓出发了,他沿着昨日砍出的道路,一边走一边向百姓们描绘着城门外的世界,这些可怜的“老实人”对门外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一个个在宋根的描绘下,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憧憬着出城后的美好生活,越听越觉得门外是天堂,门内是地狱。而宋根就是门外世界的上帝,城主是门内的撒旦。他们赞美着宋根,感慨着曾经的自己。这一路上出奇的顺利,既没有碰见孤狼,也没有诡异的白雾,宋根松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紧握的砍刀,转头对人们说:“看到了吧,根本不是城主说的那样,我们安然无恙!”人们欢呼起来,大家仰头看着高高的城墙,眼里迸射出希望的光芒。宋根深吸一口气,率先迈开了第一步,他也没有想到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天,他用砍刀砍开城门边的那片荆棘,拿出早都准备好的炸药放在门口,转头对人们说:“希望之光就要绽放!”他拿出火种刚要点燃,突然听到一声高喊:“阿根不要!”宋根愣住了。这是司顺的声音,可他不是被狼吃了吗?不对,在百姓心里,他可是被城主抓走了啊!不行!绝不能被拆穿!宋根眼里流露出疯狂的神色,他没有回头,手上麻利的点燃了炸药,随即扔掉手中火柴,跑回了人群。

一声巨响,城门轰然倒塌。宋根后退了几步,嘴里喃喃自语:“开了……开了!哈哈哈哈哈,终于开了!”他看向外面的世界,鸟语花香,阳光明媚,有潺潺溪水,有奇花异草,和他想象的一样美好。他拔腿就要冲出去,却被司顺拉住。“你干什么!放开!”宋根想要挣脱,但一向唯唯诺诺的司顺咬紧牙关就是不松手。“不行!你不能出去!你会没命的!”“我已经打开城门了,就算他现在知道了,又能把我怎么样,杀了我吗?呵呵,他也得有那个本事!”“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城主!是外面,出去会没命的!他

一直在保护我们,是他,就是他救了我啊!”“你在胡说什么,你真是疯了!快闭嘴!”宋根一把甩开司顺,就要冲出大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野兽嘶吼声,这声音使得大地都颤抖了。人们害怕极了,谁也不敢迈出这一步。宋根也被吓了一跳,但他不好意思退缩,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他一脸无所畏惧的样子,迈出了步伐。“你们在干什么!快回来!”突然,身后传来了城主的声。他一把拽住宋根的衣角,但宋根脱下了衣服,走出了城外。他站在城外,大声呼喊城内的人:“你们还在等什么,快出来啊!我出来了,毫发无损,你们还想待在那个暴君身边,回去接受处罚吗?新世界大门已经打开,只要迈出一步,就是一个新的世界!”“闭嘴!”城主呵斥道:“你快进来,你这样会吵醒它们的!”“哈哈哈哈哈,到现在你还在装,我这一路走来也没碰见你说的什么危险啊。”“阿根,你快

进来,城主真的是好人,外面的世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司顺心急如焚,但是宋根听了这话反而像受了刺激一样,拉着几个百姓就朝外面深处跑去。突然,天地裂变,城外的土地开始裂开,形成了深不见底的深渊,花丛深处突然窜出体型庞大的猛兽,刚刚的世外桃源顷刻变成了人间炼狱。眼看着那几只野兽就要朝城里奔来,城主吹了声口哨,无数青鸟飞来,抓起百姓们飞向城内,而城主转头对司顺说:“记住今天,护好大家!”说完就提剑冲入了野兽群中。

城主身后,万千荆棘拔地而起,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城内城外,界限分明,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而司顺的眼前,只有最后那个潇洒的背影。他喃喃自语道:“城外危险,不要出城。可是没有你,城内不就是城外吗?”

[责编校对 张颖]





我叫陈甫,我有一个姐姐,她叫陈媛。

我从未见过她,她的名字在这个家里好像一个禁忌,两个字一说出口便会引来怒目。只有外婆愿意跟我谈起陈媛。外婆说,阿媛是病死的,这种病叫重男轻女。

阿媛一出生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只在为她立墓碑时取下了“陈媛”这个名字。爷爷说,女子无用,出嫁时还要准备嫁妆,于是生生让这个刚出世的婴孩离开了。陈媛死了,户口上只有我的名字。母亲也疯了,她总是抱着我叫媛媛,她很少出现在家庭聚餐上,在她眼里,是这群人害死了她的女儿。

“阿媛是一片废墟了。”

“阿甫是废墟上开出的花。”

母亲总会念叨着几句话,不明不白的,家里人说她疯癫,可我看见她在喊自己女儿的名字时,眼里有光、有泪。

村里有了传言,说陈家的媛妹其实没死,家里人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消除这传言。还有人说陈媛成了神,为了报仇,夺去了她弟弟身上所有的男性特征,让他活得像个女人,让他耻辱,让他悲哀。

耻辱、悲哀、我一直都和常人不一样,一副女性躯体上偏偏按了一个男人的性别。我不敢跟外人接近,在学校里也不和其他学生有太多交流,生怕别人发现什么。可纸包不住火,还是有人知道了,然后迅速扩散开来,他们都叫我妖怪,笑我是陈媛的复仇对象。

妖怪。

姐姐是神,可弟弟是妖。

多荒唐的说法,可村里人就是信。日子过得太无趣,总要编些神鬼精怪来助助兴。

爷爷病了,不久就撒手离去了。他们一定要说这是陈媛复仇的第二步,我想。心里说不清是该悲痛还是释然:亲人离去,时候却还要遭此议论,是该悲痛的,可整个事件的导致者死了,言论是否又能随之而止呢?

我坐在院子里发呆,看着被拴住的大黄狗。一个老人走进了院子,坐在我后面旁边的摇椅上,慢悠悠地扇着蒲扇。他是村头的老爷子,听说是个见过大世

面的人,老了以后便回到村子,闲暇时给孩子们讲些故事,小孩都很喜欢他,了我从不去那。

“媛是对女子的美称,甫是对男子的美称,是吗?”

“陈媛早死了。”我不耐烦地回答,却有些好奇他接下来想说什么。

“一男一女,一甫一媛,其实甫就是媛啊。”

老人家闭了眼,一脸的闲适,我还在看着大黄狗,等着夕阳。

日子还过得,像从前一样,在同学和邻居的窃窃私语中盼着明天。

班上来了新同学,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姑娘,丸子头高高盘在脑后,柳叶眉,大眼睛,活像祠堂画像上走下的仙女。她叫白英,父亲离世,母亲再嫁才来到我们村的。谢天谢地,同学们的目光都从我身上移到白英那了,我也是害怕的,在她知道我的故事后会不会也和其他人一样。我一直是别人茶余饭后的闲谈。

白英来找我,问我信不信世上有神和妖。

“不知道。”

“他们都说陈媛是神,可我是妖”

“就当这是存在的吧。没有神哪来的妖,没有妖又怎么会有神。其实妖就是神的另一种形态。

“干嘛在乎那么多,做自己就好。你是谁只有你知道。”

“墓里埋的是陈甫。”

那天的天气意外的好,大黄狗追着小黑猫到处跑。我把书本上的名字都改掉了,蓄起了长发,还托外婆从镇上带回来几条裙子和一件和白英那件一样的白衬衫。

我叫陈媛,我有一个弟弟叫陈甫,在出生时脐带绕颈勒死了。家里人告诉别人,死的是我,夭折的事不少见,自然也没人怀疑。陈甫的墓碑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打那以后,我变了性别,换了名字,也成了村里的妖怪。

我还是想不明白,女孩有什么不好。

[责编校对 雷妮]

废墟

◆ 高2023届创8班 赵谷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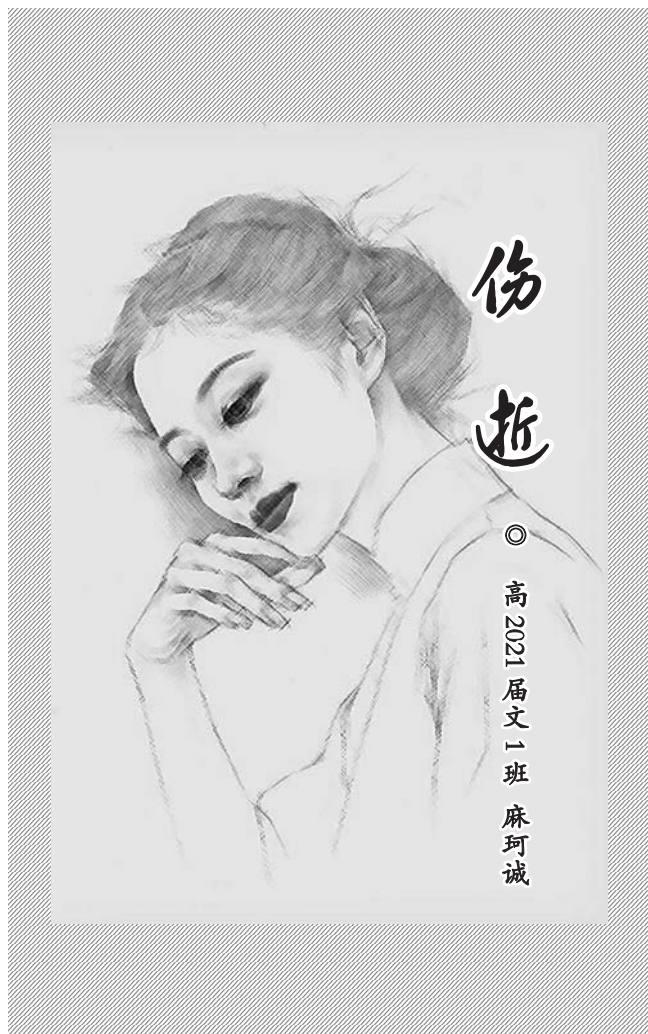
我是京都某寺某神龛中的
一只不起眼的蜘蛛
我已在佛的身边待了八百年
我在每一个角落
纺织最纯洁的白云

佛啊
请让我遇见一位贤惠的姑娘
我不求富贵,只求和她安稳一生
我抬起头
水蓝边纹的和服
他低着头

京都的秋总是像满城失火
红叶渗透在每一个
人迹罕至
和人迹不罕至的地方
我也滑下网
搬来一片
装点神龛

佛啊
请让我遇见一位贤惠的姑娘
我愿倾我所能,爱惜她
我抬起头
晕染着红叶的和服
像是京都的秋
他低着头
我凝视

细雪纷飞时节
已经没有什么人来礼佛了



这一年四季来的人
总在求一些虚妄
他们祈求财富 声誉 权势
他们祈求美姬 华屋 骈驾
我看见他们的脚被欲望缠绕
敦促他们跪在佛前
享受虚妄的虚妄

佛啊



请让我遇见一位贤惠的姑娘
我愿舍弃所有
佛开口
生命也愿舍弃吗
无怨无悔
他抬起头
洁白的和服
虔诚的目
粘带细雪的木屐

京都大约是以八百年为一轮回的
我看见过太多的
来往的游人 祇园的艺伎
烂醉的酒鬼 精明的商人
跪倒在佛前
求取的除了虚妄还是虚妄

佛啊
请让我遇见一位贤惠的姑娘
我不求富贵,只求和她安稳一生
我抬起头
流淌淡绿的和服
他低着头

初次耳闻此言
是八百年前的夏
他穿着水蓝边纹的和服
佛对我说
他好固执
我缄默

又如是过了两个八百年

白茫茫中
我听见了多年未曾听见的声响
佛啊
请让我遇见一位贤惠的姑娘
我愿舍弃所有
佛叹气
好吧

翌日
我在河边浣衣
失心踩到了我和服的边缘
我将要跌入水面
有人从后面揽住了我的腰
是他

我们走在京都的某寺里
看见了某神龛笼中
有一片红叶和一只不起眼的蜘蛛

京都又到了满城失火的季节了
我说
是的,夫人
他说
小蜘蛛,三千两百年了,你的心愿也了了
佛开口

[责编校对 张颖]



天问江离

◎ 高 2022 届文 4 班 思铸航

天问江离，
问亘古何以不变，
问殊途何以同归，
夕照在扶桑叶上的光环
斑驳，你见过醍醐灌顶的银辉。
谁是鸷鸟玉虬的迟暮，
谁是浩荡灵修的汨罗？
去问，去问，
去问鸷鸟玉虬与灵修浩荡，
问恶贯满盈的国殇，
问虚无缥缈的东皇！

天问江离，
问竹柏何以异心，
问黑白何以颠倒，
在悠长绵苦的歌声里
摆渡，你是支离破碎的薄寒中人。
谁是行吟江潭的恸哭，
谁是雌霓副虹的掣蹙？
去问，去问，
去问江潭行吟与雌霓副虹，
问大司命音声如钟，
问那冯夷雨迹云踪！

天问江离，

问俗客何以皈依，
问舵公何以上岸，
千年前的魂兮归来踏碎了咸池
痛饮，一盂用汨罗血温过的桂酒椒浆。
谁是朝代覆灭的功臣，
谁又是悲鸣戚戚的王？
去问，去问，
去问戚戚悲鸣与朝代覆灭，
问遗骨堆砌的沅湘，
问明告君子的白云裳！
我问江离，汨罗江畔，
你曾见过一架奔向过往的马车
跃过圣鼎玉池问一句
日月何以齐光？
去问那个死在江离丛中
沉进光河之沚的渡公，
你应是千斗酒樽里支颐四望的过客，
不料成了那贯通今古的魂。
天问五月的江离，问山川何以绵长，
每当听见这来自上古的回声浑静，
仿佛云雾如命数般散去，
你就吟着离歌走过我的坟茔。
庚子二月廿九日作

[责编校对 张颖]



如果你落寞

◎ 高 2022 届文四班 思铸航

我再也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那一夜湖畔边的墓
星波里的云鹤
再也不能像那一夜把玩孤独
跪在古老面前
我永远是最醉生梦死的奴仆

是李叔同的回顾
却见不得青山外的伉俪情深
孤帆远影
告别了烟水悠悠
秋江冷月

竟招来一席寂满河洲

如果你落寞
骨头里刻着痒的落寞
不必回望过去
那最美好的也是最杀人的
你的国虚无缥缈
可它生来就落寞
将哀思皆揉进这短诗里
你就再也没有见过它
戊戌九月作

[责编校对 张颖]

在钢铁厂角落

◎ 高 2022 届文四班 思铸航

我们踢正步排山倒海
如重锤摧毁每一处住宅
我们神情坚毅地执行
碾压满目金黄如光的油菜
我们是浸淫在冷色调里的审判
剥夺你为之奋斗终生的青睐
我们酿造每一种荣耀
登上合金砌成的债台

我们用钢铁作为血的秩序
文明被嵌进地基里
我们呼号在暴风雨
将不公埋入狰狞的流溪
我们拥有不可磨灭的神采
都祭奠了生着刀刃的沟渠

我们心怀一个美丽的希冀
却放弃了那一次伟大的也许

我们尊敬每一位同类
举杯与他庆祝多年后的辉煌
我们囚禁在亲手打造的囹圄
又专注地钻研起那不合格的机床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的硫酸雨
张开嘴巴演绎淋漓尽致的疯狂
我们站在寒风中独自唏嘘
握着扳手瞳孔里印着苍茫

我们啊我们跪在螺丝上铁钉子上哭泣自残
始终听不见自己的呐喊

[责编校对 张颖]



四嘴庙的枪声

▲ 赵国团

第三章

张结子在这里闲谝的时间也够长了，对面梁上午还要见一个买牲口的客。他得快点赶过去。虽然这一桩买卖，本地顺捎带经纪得不了几个钱，但总比坐吃山空强。他这两年还有点小积攒，心里也自然生出一些想法。

张结子的媳妇跑了十几年了，这光棍汉表面上恹恹的很，但这张结子人到底还是不一般。这梁上，论张结子这人样，算是数得上的，细麻条身子，端正的一根葱一样，张家男人祖传长脸，大眼窝，高鼻梁，这些结子都占全了。他还有个绝活，自己用剃刀剃胡子剃头，三天刮一次，头上，脸上腮上，刮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紧绷的脸皮亮亮的，摸起来光光的，扎扎的。穿的衣服虽然也有补丁，但宽窄合体，绑上腰带，扎上绑带，长腿大脚，后腰吊着个生漆面的眼镜盒子，晃晃荡荡，自有一股威风气。

虽然跟柱这野种看不上这大伯，还时不时地砸洋炮，嚷他损他。但结子跟这二球后生不计较，在外面，他风光的很。

结子这绰号难听，一只手还缺半根指头，但女人们不在乎，结子舍得使钱，能讨女人欢心。这几条梁上他睡过的女人多的很。不过大都是些背过身就不认的主。孙家原，孙瘸子的老婆秋兰，是他最牵挂的。这女人瞎了眼，怎么就看上孙瘸子这王八蛋！腿瘸着不说，眼睛斜着，眼斜着不说，嘴也歪着。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难怪这女人，那年谨时从河南逃荒过来，谁能给一碗饭吃救一命就跟谁，谁还能

顾那多。有一斗麦就能娶个女人。

这女人给孙瘸子生了两个儿子了，秋兰在枕头上给张结子说这小儿子是他的种，他看着也有点像。想起来还挺得意，自己终究还是有后人的。但又一寻思，这又能咋！毕竟还是没有生在自家炕头上，终究还是不能算数。

说到底还是要讨个自己的老婆是正经！

秋兰说她有个表姐叫菊娥，和她一起河南逃荒过来了，嫁在平原一个村，他表姐夫前年去世了，留得一个女娃，在家里受叔子姑子气，呆不下去。想再找个人家。他要把这事抓紧了。这菊娥拖带个女娃也好，娶过来能生个一儿半女更好，生不下了，把这女儿养大，找个上门女婿，最好把引熊招赘过来。这孩子，打心眼儿里还是喜欢。这样自己这下半辈子也有个依靠。常言道：钱到人情转，火到猪头烂，还是要多使些钱才稳妥。

想着这些，张结子脚底下更是呼呼带风。他匆匆向沟东面的梁上走去。

张结子下了一个坡，走到了李顺生的房子场院前，顺生的媳妇在场院前的树上摘杏吃，见到张结子，那腰就不由得扭了几下。嗲着声问：“结子哥，吃杏不？”

结子知道这婆娘骚的很，搁以往，他一定要凑过去，撩骚撩骚，他这阵子有事顾不上，但还是要顾住场面，就搭了句“你莫不是害喜了，这杏才针尖大些，酸的倒牙，能吃！”

说着，就从场边走下去了，也没听清顺生婆娘说了句啥。



快要到沟底时,他在那棵大白杨树下停下来,见挨着白杨树的几棵矮洋槐树上的槐花开得正盛,就顺手捋了一把,嚼着吃,刚才说了那多话,没喝一口水,这槐花刚好能解点渴。刚嚼了几口,突然听到树上有鸟的聒噪声,抬眼望去,见跟杨树高处树杈上枯树枝条磊的窝上站着一对蓝白相间的大喜鹊。在上面嘎嘎的叫。

这沟,这坡,这白杨树,这喜鹊窝,他都太熟悉了,走了几百回,看过几百遍。听着这鸟叫,闻着满沟弥漫的麦穗子花、洋槐花的香气,想着秋兰的那个姐姐菊娥,心里就别提有多滋润。

突然听这喜鹊叫声不对,他再仔细看,才发现有两个黑身子,剪刀尾的鸟儿,左右上下翻腾着,轮换着用翅膀扑打这一对喜鹊夫妇,这鸟虽然身量小些,但把这对大个子喜鹊愣是欺负得在窝边一躲一闪的,只有招架之力。

张结子知道这鸟叫铁燕子,是和那最好看的黄鹂是一起的,麦快要熟时从远处来的,可这铁燕子一点都不像那黄鹂,来了就打架,要抢窝,抢地盘。跟土匪一个式子!他气不过,在地上找了找,没找到啥,于是脱下一只鞋,往上打去,想把这给赶开。但那窝太高,鞋没打着,还差点把鞋掉到水沟里。他也顾不上了,有事情。从水沟边捡起鞋子,喊了一声,继续赶

路。

过了沟底的小溪流,进了一片树林,林子黑洞洞的,虽然时辰快到饭时,沟底还是阴森森的,结子有点害怕,他刚想喊唱几句秦腔,扑棱愣——从他的身边飞过一只野鸡,把他吓得差点儿一个坐蹲。那野鸡一路咕咕咕叫着飞到远处。他赶忙小跑几步,出了树林,转到一条向上的小路。天地一下子变得敞亮了。他刚想吼一嗓子,突然前面有说话声,抬头一看,

是杨大叔,牵着来生家的骡子,骡子上驮着戴着黑瓜皮帽,黑衣黑裤,留着一撮白山羊胡子的曹先生。

张结子认识曹先生,打了个招呼,曹先生虽然是个郎中,还是个顶神,人却很谦逊。杨大叔停下牲口,曹先生翻身下了骡子,和张结子一边拍拍打打,热热乎乎地嘘问着,一边交换着烟袋,圪蹴下来尝对方早烟的好味道。

曹先生抽了口烟说,“本来能

早点过来,谁知一大早我那村上锁奇他那小儿子被铁雷子给炸了,人都成血头羊了。用门板抬到我那里去了。咱这个小门脸,能有啥办法。你知道我那药铺,就是些草草颗颗的。那孩子可惨了,一只手都炸没了,另一只手指头都掉的就一点皮连着。”

张结子虽然有急事,但这热闹事情也得问问清楚。“哪来的铁雷子?”



赵国团 绘



“孩子去沟里割草，怎么就见了个这东西，孩子小不懂事，见这物件稀罕，棒槌一样上面还包着一层铁，就藏在衣裤里，带回家，怕大人看见，埋在院外的地里，今早起来在地里拉屎，顺手刨出来耍，谁知就炸了。惨的很！”

“这孩子命保得住？”赵结子问

“我看，还不至于要命，但人残了。还不如把命要了！我那里只有蚂蜂炮，把那粉粉给敷了些，你说那能管啥用！就赶紧让另找先生去看。不要耽误了。”

“这谁能看？这样大的伤。”张结子要弄清楚。

“这张家山有个常老先生，专门看这些大红伤，这叫金疮，麻烦着。这家要破大财了，估计也要十几石麦子”

结子想到自己有急事，准备赶快脱身，“估摸你后晌早回不了，我这梁上有点事”。

曹先生一拍大腿，说“光顾说话，我也有急事，我后晌还要去漆沟梁北三家庄，井台子跟前那家的租户，是个外来的母女俩，托房东昨日捎话。叫今日后晌跑一遭，说是要安胎。我想着这刚好顺道。早上就先过这边了”

结子又站住了，疑惑地说，“你听准了？是井台跟前那家租户？”

曹先生看结子神情有点怪。

“这就巧了，前阵子房东放出话说这娘俩准备搬走，说有个梨木柜子要出手”

“真是巧了，那后晌一起去。”曹先生说着话，就顺着路边的高坎上了骡子。杨大叔耳朵也背，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热闹事情，笑了笑，就牵着牲口上路了。

张结子应和了一声，知道这一起去是随口说说，都是没准的，谁都不是傻瓜，就信这话。站起身拍拍屁股，一边寻思，一边继续往梁上走。

这母女俩，结子知道，是去年搬来住的。初来乍到时，三家庄人也没人知道底细。只听传言说，是军伍中一个团长马弁的姘头。这话放出来，没人敢招惹。几个月过后，周围的光棍汉并没见有什么马弁出入，就都胆子大起来，爬到树上远远偷看的，从墙外往院子里、房顶上扔土块的，晚上躲在屋后面包谷杆里学狼叫的，胡骚情。把房东气得没辙，整天防着这

帮子二杆子生是非。于是又有传言说这房东得了房租还要收保护费，还有的说房东和这老女人有一腿。

远隔七八里地的结子也巴望着这村上有个啥营生、啥买卖自己去绕着望见一两次，甚至能碰见搭讪搭讪。直到有一天房东朝他打听现在还有没有那货，要好点的，说这个女房客要。他那心思才短了些。寻思那是个青楼女子，风尘中人，那老婆娘莫不是鸟儿。可后来听人说并没有人见有男人出入。他那望穿秋水想伊人的心思又涨了些。

近几个月又有风声。说是有个没尾巴黄狼，夜里出入过这家里。没尾巴黄狼是要笑的说法，就是说个偷偷摸摸的行伍人。听到这风声这些光棍汉们又都缩了胆子，结子也有点怅然。这没尾巴黄狼肯定不是那马弁。那能是谁？不管是谁，总之是个披黄皮的，人家有枪。还是躲远点，少骚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闹不好要命的。

还有一件，就是曹先生说叫大夫安胎，这更让结子放不下。这一定是这小女人要安胎，不可能是那老的。这是谁的种？

三家庄人传说，西府那团长的马弁虽然在长官面前得势，在他老婆跟前却是个软蛋。这婆娘是个远近有名的泼辣货，虽自己不生养，却不准取小纳妾，嚣张的跟炮仗一样。但毕竟也是个小脚女人，在屋里再厉害，也只能管住那席片子大一块地方，这马弁在外面小老婆，姘头一大片。说来也怪，都没有给这马弁添个后……这些事情虽然搅扰人心痒痒，但也捋不清。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抽空要到三家庄看看去。不打听打听清楚，他吃饭都吃不香，睡觉都睡不稳。再说还有看柜子的事做遮掩，顺便也看看这女人，到底是光脸还是个麻子，把远近的光棍汉搅地不安宁。

[责编校对 王博涵]



洪荒之魔

▲ 谢小愚

太阳第一缕血红的光芒刺穿天际那暗灰色的帷幕时,沉静的水面呈现出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绚丽。大群的乌鸦从东北方向的天空呼啸着飞来,在迷离的大水上空盘旋,且飞且叫。它们饱满而诡异的歌声像种子一样落进一片苍凉的大水之中,疯狂而凌乱的黑色身影把桔黄色的晨晖撕扯得支离破碎。

鸦群在大水上空盘桓作歌,然后落在大水中的一片残垣断壁上。鸣叫,跳跃,忽起忽落,宣泄着一种异样的亢奋。最后,又腾空而起,盘旋三匝,歌唱着顺着来路飞走了,转眼间就消失得无踪,就像融化在那一片神秘的天空中一样。

每天清晨太阳升起鸦群如期而至的时候,几个呆头呆脑的乡下孩子就会出现在老爷庙青苔斑驳的山墙根下。他们边念书边晒着深秋时节日渐珍贵的太阳。那个瘦骨伶仃的戴着宽边眼镜的高个子男人是他们的老师。他是本村地主沈家伦的大儿子沈同元。他早年离家,在省城上学,后来听说到延安去了。为此沈家伦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儿子私通共匪忤逆不孝。解放那阵,沈同元跟着解放军的队伍骑着枣红色高头大马从村口经过一回,他只是向认出他的乡党微笑着点点头,没有下马,更没有回他家。沈家伦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唾着黄铜水烟袋白白等了大半天。他那枯瘦如柴的老婆坐在东边房子的火炕上悄悄的抹着眼泪。事隔二十年之后,同元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这次他没有骑马,是被捆绑着双手押回来的。听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究竟咋个严重

法谁也说不清。先是在公社里开过万人批判大会,然后就遣送回到孝义村二队改造。他没有和年迈的双亲住在一起,而是住在村南的老爷庙里。先是给生产队挑大粪,后来就教起了这七八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他除了上课很少说话,也不笑。他看着那几个孩子们,孩子们满脸菜色,脏兮兮的。他们哇啦哇啦口齿不清的念着书。他常常望着远处迷茫的大水一言不发,冷冷的眼神像大水一样凄迷。有时候拨弄着一支很旧的胡琴,拨弄出一些没有人能听懂的古怪而苍凉的曲子。

孩子们靠在老爷庙的山墙根下静静的站成一排,木然的看着眼前的一切。看鸦群飞过槐树林飞过大桥飞过请示台飞过沈家老宅风韵犹存的青石门楼,然后落在一片残垣断壁上。他们幼小、单纯的心灵被一种深邃、古老的神秘和恐惧所禁锢,欢乐像阳光下的晨雾一样消散了。

大水就在不远的地方缓缓下退。日见混浊,还散发出恍惚的腥味。

每天早晨,就在鸦群飞走之后,东边大坝上就会出现三婆飘忽的身影。四年前,三婆的独生子黑秋要跟着邻村的学生串联去,三婆不肯,说,嘴都顾不住了还有钱叫你出去浪。别的学生娃都说,不要钱的,坐车吃饭住店都不要钱。三婆不信,说,天底下会有恁好的事,开店的怕不是都瓜了?后来当她得知的确是那样时,他不得不感叹世道变了,变得太快了。转念一想,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家



里少一张嘴能省不少口粮呢。她就打发黑秋走了。谁知竟一去不回。三年后,邻村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只提回来黑秋的草绿色军用挎包,说是在长沙旅店大火之后的废墟中捡到的。包确实是黑秋的,还是他大抗美援朝带回来的。包的左下角有一块小补丁,那里原来是一个洞,枪打的。那一枪在黑秋他爸的屁股上也留下了一个洞。有人说黑秋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又有人说死于瘟疫,还有人说是跟外地的红卫兵打群架丢了小命,莫衷一是。三婆起先啥也不相信,哭得死去活来。她的一连串的质问起初歇斯底里声泪俱下,后来就平静了,再后来就有些有口无心絮絮叨叨了。第一次几个学生娃啥也说不上来,只是哭。后来他们不哭了,也不想再听她罗嗦了,看见她远远的就躲开了。三婆每天到村南的青石桥上等等。后来有一天夜里,三婆满头的黑发一夜间就全白了。雪一样的白,没有一丝杂色。

她疯了。

黑秋依然杳如黄鹤。

三婆下了大坝,沿着水边弯曲的小路向老爷庙走来。远远的就听见她零乱的歌声。三婆来到尼姑庵废墟跟前。那庵堂昔日香火缭绕的繁华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堵青砖老墙,日复一日的忍受着时间和风雨的双重摧残,如今已是斑驳陆离。墙头上长了几棵暗绿色的酸罐罐草。一个陌生的老嫫夫,弓着腰撅着屁股刨墙根的砖头。老嫫夫是从南山里逃荒来的。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个州哪个县,只是从口音上断定是南山里的人。老嫫夫日复一日地刨着庵堂的老墙。

三婆站在老嫫夫的身后,静静的看着老嫫夫挖

墙。她不停的捋着那根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粗大的麻花辫子,脸上荡漾着一种陌生而遥远的笑意。老嫫夫毫不在意,不紧不慢地挖着。

黑秋,你挖墙做啥?三婆冲着老嫫夫喃喃的问。老嫫夫不吭气,还在挖墙。第一次听到这问话时,他着实吃惊不小。这个遥远异乡的陌生的疯女人咋能知道他的奶名?后来他才弄清不过是同名而已,也就释然了,可释然过后总有一些说不清的不悦。

走,回,吃饭。三婆说着朝老嫫夫走近。老嫫夫还是不肯吭气。三婆想伸手去拉他,老嫫夫才用他那怪怪的南山腔调说,走,走远。走得远远的。他把“远”说得

像“运”,又像“用”。他趁这个空直起身来,朝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搓一搓,又挖了起来,连头都没有回。

三婆怔怔到站在老嫫夫背后,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她突然爆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那笑声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像数九寒天突然开放

的一树桃花,美丽而诡异。然后她就唱着一支歌谣走开了。老嫫夫还是连头也没有抬,他挖墙挖得很卖力。

大水就这样一天天的缓缓下退。

等到老爷庙山墙根下的孩子们感觉到清晨的景象有些异常的时候,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鸡群,大水,旭日,浸泡在水中奄奄一息的老村,一切都好像凝固了一样没有变。后来他们发现尼姑庵那一堵老墙倒了一半。不知道什么时候倒的,也看不到挖墙的老嫫夫了。然而三婆仍旧每天走到那一堆废墟跟前喃喃自语一番,然后大笑着歌唱着远去,一切照旧。





又一个清晨,来了本村的几个中年男人,他们一起在老墙的废墟上挖了起来。后来他们把老嫫夫从砖头堆中刨了出来。老嫫夫已经死了多日了。那几个中年人说说笑笑地把老嫫夫从乱砖头堆中拖了出来,然后抓住手脚,半抬半扔地撂到旁边铺着一张破席片的架子车车厢里。谁也没有发现三婆什么时候站在了旁边。

黑秋,三婆还是那样喃喃自语,醒来。

中年男人们说,走开走开,甬加热闹。其他人都笑了。

三婆茫然的环视了他们一下,并没有走开。黑秋,起来,回,吃饭。她说着,就要去摸躺在架子车上的老嫫夫。有人断喝了一声,三婆吓得哆嗦了一下。那人冷冷的说,你真是热闹处卖母猪哩。三婆怔怔的瞅着架子上满脸血迹、五官变形的老嫫夫,又瞅瞅那几个男人,不知所措。片刻,她又爆发出一阵婴儿般灿烂的笑声。那笑声突然乍现,没有任何预兆和过渡。然后她唱着一首古怪的歌谣走开了。金色的朝晖铺天盖地,她像走在一张空灵而无形的网中,又像挣扎在粘稠的金色淤泥里。鸦群从她的头顶呼啸而过。那歌声渐渐变成了丝丝缕缕的呜咽。

老爷庙山墙根下的孩子们,恍然觉得眼前的景象仿佛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每个人都被一种神秘的感觉紧紧地攥住了。他们只能静静的看着。同元面沉似水,厚厚的眼镜片折射出细碎的金黄色的光斑,他的眼睛隐在那一团杂乱的光斑之中闪烁不定。

老嫫夫被埋在村西的荒坡上,连个坟堆也没留下。会计刘捣鬼说,给垒个墓堆吧。队长说,反正又没有亲戚六人烧纸,垒也白垒,还浪费地。于是就啥也没留下,像埋死狗一样的埋掉了。

尼姑庵的老墙终于被放倒了。那些厚实的大方砖被拉到北边沙坡的新村子里去了。队长想用这些砖盖一座新请示台,会计刘捣鬼捋着下巴上那一撮山羊胡子,眼睛眯成一条线,沉吟说,用尼姑庵的砖盖请示台,恐怕不妥吧。他不说哪里不妥,看着队长,说,你看吧。队长迟疑了片刻,说:鸡屁股等蛋,顾不

了恁多了。就用尼姑庵拆下的砖开始盖一座新请示台。

三婆失踪的消息从村子里传出的时候,天空中弥漫着深秋的第一场初霜。三婆已经好几天不见人,就在众人纷纷胡乱猜测的时候,老害说他每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都看见三婆在东边的青石桥上转悠。老害是个结巴。他家离老爷庙最近,每天总是第一个来。老害说三婆的身影飘忽得像一张纸,步履轻盈,像在水上漂。只是她不再走下大石桥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说看到了,别的人都说没有。三婆的男人一连几天鸡还没叫就守在大坝上,却啥也没有看到。但老害还是脸红脖子粗的说他明明看到了。别人都知道老害有梦游症,也懒得跟他争辩。没过几天,三婆的尸体从水里漂了出来。她是脸朝下背朝上浮出水面的。队上还是叫那几个中年男人去捞三婆。每人喝了几大口烧酒,给心口、脖子和手上都喷了烧酒,才下水把三婆的尸首用一张大网兜裹着拖上来。尸首就像一块炖过了头的豆腐一样糟,简直没法拾掇。右手的指头露出白花花骨头,白骨上的皮肉丝丝缕缕若即若离。但她还紧紧攥着黑秋留下的那个草绿色军用挎包。

埋掉三婆的第二天清晨,当旭日初升鸦群如期而至的时候,在大水中浸泡了多日的老请示台倒掉了。老爷庙山墙根下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奇怪的是除了鸦群聒噪的鸣叫声,他们几乎没有听到一点点别的声音。那请示台好像用雪堆成的。在迷蒙的金黄色的朝晖中,有几个人扛着锄头恍恍惚惚的走向远处大水弥漫的河滩地。他们又一次觉得像是置身一场总也醒不来的长梦之中。老害口齿不清的说,倒了,倒了。其他人木然地看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同元的胡琴声只是顿了一下,又幽幽然的响起。笼罩着他们的是秋水的苍茫和晨晖的妖艳。

[责编校对 王博涵]



我当地的同事们

▲ 王伟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当地同事们的认识越来越深。我们开始了解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内心想法。慢慢地成为了朋友。不像刚刚来时，大家与我们的隔膜。

其实，对我们来说，以前初识的感觉并不好。去年七月，县上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原任领导班子就地免职，史校被聘为新任校长。然后，我们手提公文包来来回回，广大当地教师冷眼旁观。他们认为，以前这里也有支教老师来，工作了好几年，但还没有改变当地教育落后的局面。我们这三个人，又能怎么样呢？也有部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回去，好让这种轻松无绪的状态持续下去。更多的则是观察。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我们与老师们一起奋斗，一起经历，一起抛洒汗水。在工作深度接触，在生活相互了解。我们努力地去掉自己身上的刻板气、所谓的官气、虚假的矫情等，积极发现老师们的长处，了解他们的处境。过去每一位老师在我们眼中就是两三个汉字，现在则是各有个性的生命。许多优秀的教师也让我们感叹不已。

一个贫困地区的县城，一个城乡结合地带的学校，全是在教育上短缺的学生，还有拥挤零乱的办公室，肮脏的楼道等，这些不好的环境，依然有坚守初心的老师，依然有爱生如子的班主任，有能力的领导。又想起孔子的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现在不也有一句名言，“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一) 教研主任

如果说，有没有一个在全校很威信的老师？如果投票选举，有没有一个老师的票数会最高？这个学校，确实有。王老师，在四十岁上下。班主任，英语老师。我与他第一次谈话时，就问他愿不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他说我当然愿意啊。老师这个职业，不担任班主任怎么能行？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开学初，我与之谈话的老师共有三十二个，只有两位老师明确表示愿意当班主任。另一个是梁老师。我一直觉得，没有班主任经历的教师生涯就是一个“空包弹”。

王老师是绥德师范毕业，这个学校在陕北当地很有影响力，他后来在西安外国语学院进修，取得大专证，达到英语专业八级的水平。在这里教初中，很认真。每次我到初三组检查工作，都见他低头做事，不是改作业，就是备课。后来他的办公室在我对面，经常见他一个在电脑前读单词，做练习题。很少见他参与众人的高谈阔论。王老师经常与学生一起读书。当地的习惯，学生们早上来校后，站成一长列，读书。他就和学生一样，捧起书一起来读，他读多是英语，有时也是课文。师生共读确实是一个很好形式。

王老师因为带课带班认真，教学成绩好，在当地百姓有很好的声誉。家长们争着把孩子送到他的班里。他的教学成绩在县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为人却很谦逊，遇到荣誉往往推让。学校里每年在评职称的时候，总是争的头破血流，有人不惜花钱请客拉票，造假证，找领导，闹得学校一团糟。王老师无论从威信、能力、资历各方面都是最佳人选，有的参选老师说：如果王主任参选，我心甘情愿地退出。然而王老



师总是谦让,好几年都名都不报。问他,他总是说,让人家上吧,我不急。

王老师,总让我想起曾经生活在乡村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热爱故乡,他们奉献故乡,他们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他们把自己的学生认真教育,希望他们成人成才,他们的名字叫“乡贤”。

(二)一个佩戴党徽的保安

我们的学校有一个保安,张师傅。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它是全校唯一佩戴着党徽的保安。老张是1966年出生的,他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是一个老兵,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家乡子洲县,先是在一个企业里头工作。后来企业垮了。他就应聘他公安局组织的保安队来工作。后来被分配到子洲县实验中学来担当保安。学校的保安一共三四个人,但最有纪律性的还是这个张师傅。每当学生入学和放学的时候。老张师傅都非常整齐的把保安服装穿起来,手提警械,站在学校的门口,护送学生。

我们学校的保安有好几个,但顶用的少。现在保安很难招收到满意的年轻人,许多保安是从附近的农村招来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对其稍微加以最基础训练,就来上岗。他们上班迟到、早退、脱岗,组织纪律性十分淡漠,经常被学校批评。这类保安特别多,因为整个地区都是这样,风气一时难以改变,要严格的要求他们确实是非常难的。但只有这个张师傅在我们学校依然保持着一个退伍军人的高度的纪律性,不忘记自己是退伍老兵。他按时上下班,上班期间严格的守卫着学校的安全,观察着学校的一举

一动。对于不法分子敢于严厉指责。对于有严重违纪的行为都做出记录,等待领导的批示。

老张还是一个非常喜欢文化的人。工余期间,他经常写写东西。有一次。他非常兴奋的把我拉进传达室,给我看一个东西。原来是在国庆期间。他心情激动,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感激之情。虽然文字不精致,但感情非常充沛。我们非常理解。一个退伍军人。对党的感情,对祖国的感情。老张非常珍惜他这一幅作品。他把这个作品压到传达室办公桌的玻璃底下。

今天早上我来得很早,发现老张一如往常穿戴整齐,胸佩党徽,精神抖擞地站在校门口值勤。

(三)黑脸校长

这个校长个子小,戴眼镜。黑脸,没有包公那么黑,但也接近了。人们常见他在校园里,按他自己设定的节奏,低头走着,似乎谁也不看。

他是全校师生最怕的人,也是部分师生最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师生敬佩服的人。

学生们怕他,是因为他管理十分严格。只要他在巡视过程当中,发现任何问题,例如着装不正、迟到早退、上课说话等违纪现象,一定会停下进行坚决的纠正和批评。时间长了,学生远远一看见他就躲起来了。

他带初二的语文课,课堂上纪律十分严格,不许任何人有任何的违纪行为,作业要严格要求完成,不得拖延。所以课堂上秩序十分的好,再调皮的孩子也得乖乖的。

他主管的学校的德育工作,但其他任务,也完成得十分出色。我记得有一次,县教育局对学校进行检





查的时候,其中一项是要查校长的听课记录。非常可惜,我们这几个人呢,都没有能够完成任务,只有李校长的听课记录非常完整,于是,由他代表我们学校来接受了这项检查的任务,我们都很不好意思。

他每天到校最早,走的最晚。学生晚自习下了之后。他一个人在男生宿舍里头进行检查,督促他们的卫生,检查他们的安全,督促他们进行学习。我们一般的检查到八点四十基本完成,但李校长经常会坚持到九点多,甚至十点。

有时候,我们早上到了,发现他已经在学校。我们已经走了,他还在校园,检查相关工作。

我们的很多副校长、主任。都是任命制,被提拔上来的。只有他是一个经过竞聘程序当上的副校长。在校委会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我们刚来的时候,感觉这人有点毛病,说话很冲,有时候校长讲话,他经常会打断,讲他自己的想法

有的时候甚至跟校长顶起来了。有一次。校长批准了一个外校老师的停车的要求,因为他与我校有业务关系。他在会上坚决反对校长的做法,说车辆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所有的人出入登记等情况我来负责,你没有权利让一个咱们校外的人把车停在学校。校长经过再三斟酌,后来取消了自己的意见

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能够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人。如打印机事件。本来是学校配给一位副校级的,结果因为这位校长不在,打印机被再被一个处室主任借走,半天不归还。双方形成了僵持,一个要

收回,一个要借用,都不让步。这个问题后来最终还是李校长出面解决。学校的脱贫攻坚工作,要登记很多信息,要出外去找学生,要跟他的父母联系,这个学生有时候就不在,李校长不辞辛苦,驾自己的车,翻山越岭,深入农村去找村干部,找学生,最后一定要把这个学生的劝回校园。学校里安排值日表,也是一个难事情,很多人都不愿意值班。这个排班的任务,最终还得李校长完成。像这样的难事多了,孩子有矛盾了,家长来闹了,等等。

回想这相这些事情,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对彭大将军的一个评价,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李校长因为管工作特别严格,公事公办,因而得罪了一批人,但是却得到了更多的人拥护,其实被他批评的人嘴上不服,心里也暗暗地佩服。

他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他办公室书非常的

多,东一本西一本,非常的杂乱,几次查办公室卫生,他都是不合格的,这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尴尬地笑:“这么个……”

[责编校对 王博涵]





在继和父亲一起看胆囊壁毛糙，和大伯一起吃拌汤养胃，与爷爷一同治疗半月板磨损之后，某青年·老病缠身·教师去了西安市中医医院的心血管病科挂了专家门诊。

不知是雾霾丰沛还是压力萦身，亦或是暗恼叫嚣，最近一周都觉得心口闷闷的，但是无论是运动手环测心率还是电子血压计测血压，都无大碍。同时自觉近期没有和学生发火——在五人以上没交作业的情况下也能心平气和地冷嘲热讽，在上课抛出问题但无人作答的境遇下亦可咬着后槽牙进行引导。于是，某年轻人有些慌张，并且这种慌乱在查了百度百科后达到了顶峰——莫不是重疾缠身、日薄西山了吧！

调课请假一气呵成。主任医师，我来了！惜命的青年教师挂了专家号，前面仅余有2人，很好——既不会因为冗长的排队等待而加剧惶恐，也不会因为无人铺路而心生怯意，玩着手机，等待天使的呼唤。

首先接待我的是个实习生，进行面诊前的筛查，那是个很温柔的姑娘，温声细语、柔声细气，问话很是细谨——

“你家有没有家族病史呀？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溢血？脑血栓？”这一个个问题砸的我心惊肉跳，哪个隐性基因要叫嚣着现身了吗？小心翼翼地回答，“好像没有……吧。不对！我外公在我上小学时候得了糖尿病！”

依旧是如风拂柳——“那你有没有什么病史呀？心肌缺血？心肌劳损？心肌炎？有没有查过心肌酶谱？……心电图呀，心电图有时候不准的，只能做一个参考呢。”

这一个个问题砸的我头晕眼花，恍惚了半天……我莫不是在不知不觉间恶疾加身，药石罔医了

吧。“好像没有……吧。”

还是温润如水——“那我们先来检测一些基础数据吧。”“……再量一次血压吧。”“……再量一次，你放轻松，别紧张。”

我感受着这一次次加重的压力，看着她漂亮的眉头越蹙越紧，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在逐渐放大，噗通噗通——还挺有力的（我居然还有心思这般想）。

这时，主任喊了我的名字——下一个。我腾地逃命般的窜到了大夫面前，眉眼惶恐：“大夫，我不舒服。一周了，心口有些闷，气老觉得喘不上来，最近没

有生气，吃得好，睡得也不错。我们家除了外公在60岁得了糖尿病之外没有相关病史。没有过敏药物。刚刚血压量不出来我该做些什么检查呢大夫！”

大夫抬了抬眼皮，睥睨地看着我，缓了半天，说：“你……说慢点。”

我的惶恐像是被戳破的气球般发出叽的一声悲啼，在主任无悲无喜的平缓语调里泄气泄了个干净。我看着雾蒙蒙的世界（镜片起雾了），嘴角微微抿着，期期艾艾地蹭到桌子前，正欲再次张嘴说话，

刚刚那个细语柔声的实习生突然打断：“老师！那个听诊器就是坏了！我去导医那里再去！拿一个！敖！”一声比一声高亢嘹亮，端的是声遏行云，震得本就心绪不宁的我几个哆嗦。

在经历一番单方面的兵荒马乱，自我要求极高极繁极贵的检查后，最后的最后——

主任让我换个轻薄点的被子，穿少点。

嗯，诊断就这么结束了。

病得真重。

【责编校对 王博涵】

